

威廉·伯南汉

相册



图一:这幅奇异的照片——一道光环停在伯南汉弟兄头顶上方,是由摄影师埃尔先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拍摄的,当时他正在为一位反对伯南汉弟兄之事工的传道人拍照。当这位摄影师冲洗出底片时,他大吃了一惊,于是就立即拿底片到伯南汉弟兄下榻的旅馆去。疑问文件检验师乔治·莱西在实验室里仔细检查了这张底片,并宣布这张底片绝对是真实无伪的。

George F. Jarry
Assistant
Examiner of Documented Documents
Houston, Texas

January 29, 1950

R E P O R T A N D O P I N I O N

Re: Questioned Negative

On January 28, 1950 at the request of Reverend Gordon Lindsay, who was representing Reverend William Branham of Jeffersonville, Indiana, I received from the Douglas Studios of 1610 Rusk Avenue in this city, a 4x5 inch exposed and developed photographic film. This film was purported to have been made by the Douglas Studios of Reverend William Branham at the Sam Houston Coliseum in this city, during his visit here the latter part of January, 1950.

R E Q U E S T

Reverend Lindsay requested that I make a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the aforesaid negative. He requested that I determine, if possible, whether or not in my opinion the negative had been re-touched or "doctored" in any way. Subsequent to the developing of the film, that would cause a streak of light to appear in the position of a halo above the head of Reverend Branham.

E X A M I N A T I O N

A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and study was made of the entire surface of both sides of the film, which was Eastman Kodak Safety Film. Both sides of the film were examined under filtered ultra-violet light and infra-red photographs were made of the film.

Report and Opinion - Page 2 - January 29, 1950

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failed to reveal retouching of the film at any place whatsoever by any of the processes used in commercial retouching. Also, 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failed to reveal any disturbance of the emulsion in or around the light streak in question.

The ultra-violet light examination failed to reveal any foreign matter, or the result of any chemical reaction on either side of the negative, which might have caused the light streak, subsequent to the processing of the negative.

The infra-red photograph also failed to disclose anything that would indicate that any retouching had been done to the film.

The examination also failed to reveal anything that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negative in question was a composite negative or a double exposed negative.

There was nothing found which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light streak in question had been mad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Neither was there anything found which would indicate that it was not developed in a regular and recognized procedure. There was nothing found in the comparative densities of the highlights that was not in harmony.

O P I N I O N

Based upon the above described examination and study I am of the definite opinion that the negative submitted for examination, was not retouched nor was it a composite or double exposed negative.

Further, I am of the definite opinion that the light streak appearing above the head in a halo position was caused by light striking the negative.

Respectfully submitted,



GfJ/L/11

图二(a):佐治·拉西关于这张超自然光照片所做声明的影印件。这是拉西先生信件的原件复制,证明这超自然现象是真实的。

佐治·拉西
可疑文件检验师
撒尔大厦
休士顿市,德萨斯州
1950年1月29日
报告与意见

检验:有疑问的底片

1950年1月28日,高登·林协牧师代表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市的威廉·伯南汉牧师,前来要求为一张四×五寸已曝光过的底片进行检验。我接受的这张底片是本市拉士克大街门牌1610号的多格拉斯影室,在本市休斯顿的山姆运动场,特意为威廉·伯南汉牧师拍下的,也就是当他在1950年1月底访问本市期间拍的。

要求

林协牧师要求我为上述的底片做科学检验。他要求我若可能的话,根据我的意见鉴定这底片在冲洗后是否被修描或伪造过,使得一道光圈出现在伯南汉牧师的头上。

检验

这整张伊士门柯达安全底片两面都被肉眼和显微方法进行检验与研究,底片两面都用滤过的紫外线检查过,也做成了数张红外线照片。

图二(b):佐治·拉西关于这张超自然光照片所做声明的影印件。这是拉西先生信件的原件翻译成中文,证明这超自然现象是真实的。

显微检验没有显示出底片任何一处曾以任何商业修描方法修描过;显微检验也没有显示出光线部分及其四围的乳胶受过任何的干扰。

紫外线检验没有显示出底片两面有任何异物或任何化学反应,致使底片在冲洗时产生那光线。红外线照片也没有发现底片上有任何修描工作。

通过检验也没有发现这张有疑问的底片是综合而成或两次曝光的底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光圈是在冲洗过程中形成的,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张底片不是用正常的,公认的方式冲洗的。底片的光线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密度。

意见

根据上述的检验和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张提交检验的底片既没有被修描过,也不是综合或曝光两次的底片。

此外,我也肯定地认为那出现在头上的光圈,是由照射在底片上的光造成的。

GJL/11

恭敬的呈上,
佐治·拉西



图三：伯南汉家庭全家照。从左到右：毕利·保罗，贝琪，伯南汉弟兄的妻子美达·马利。



图四:小木屋。一九零九年四月六日,威廉·伯南汉诞生在这里。它位于肯塔基州布克史维尔城的附近。一九零九年的深秋,也是在这个小木屋里,母子俩差点丧生于一场可怕的暴风雪中。(见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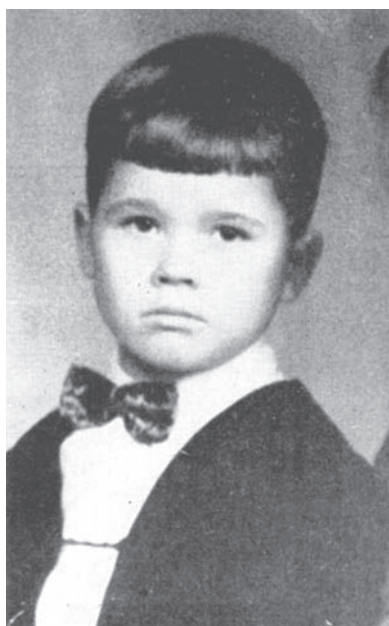
威廉·伯南汉生平的两张历史照片



图五:俄亥俄河景。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的俄亥俄河边,威廉·伯南汉举行了一次施洗仪式。当他正要为第十七位施洗时,有一颗星出现在他头顶上方,许多人也目击到这件奇事,当时的当地报纸也做了报道。



图六:恩舍尔兹维克的帐篷。这不是美国的夏令营聚会,而是位于瑞典北部靠近北极地区的伯南汉医治大会的帐篷。留意背景里的巴士车队。



图七:死里复活的男孩。这名男孩在被汽车致命地撞伤后,被伯南汉一行人救起。



图八:得医治,不再需要支架的女孩。照片摄于伯南汉弟兄在芬兰举办的一次聚会上,伯南汉弟兄与其中一个经祷告后得医治的女孩站在一起。这女孩名叫维拉·伊哈莱嫩,是名战争孤儿,奇妙地从这残酷的支架和拐杖得到释放。



图九:位于伦敦的约翰·卫斯理墓。高登·林和杰克·摩尔站在伯南汉弟兄的右边。



图十:威廉·伯南汉站在约翰·亚历山大·道威的墓边。他右边是 F.F.波士务。



图十一:出席在堪萨斯城



图十二: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在加州



伯南汉医治大会的一部分观众。



圣贝纳迪诺市举行的伯南汉帐篷大会一角。



图十三：伯南汉大会合作的牧师们出席的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宴会。



图十四: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的伯南汉大会。图片只显示出楼上一半的听众席。次日晚上大会移到休斯顿山姆运动场举行,约有八千人参加。



图十五:阿肯色州小石城大会的观众席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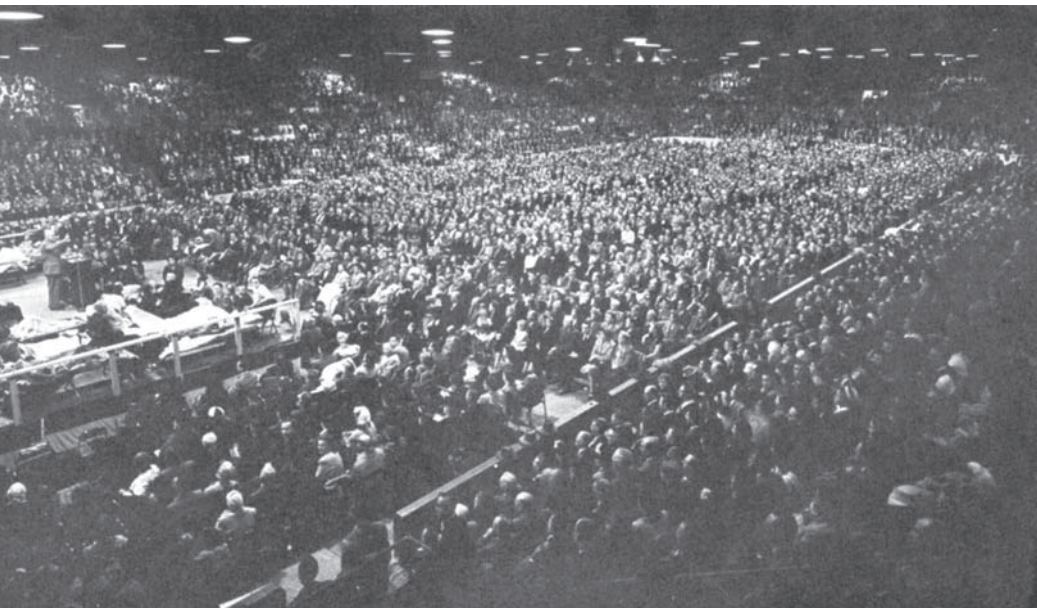
图十六: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



自左到右：高登·林协，伯南汉弟兄，杰克·摩尔。



山姆运动场观众席一景。



图十七: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华盛顿州塔科马市聚会的观众席一景。



图十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城市运动馆聚会的观众席一景。



图十九：伯南汉弟兄周围的光环。拍摄此照片时，有一道光环绕在威廉·伯南汉牧师的头上。摄影师指出，在伯南汉牧师与运动馆后头之间没有任何光源。

威廉·伯南汉

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

高登·林协著
《医治之声》编辑
与威廉·伯南汉合作

由威廉·伯南汉布道协会出版
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

目录

	页数
导言	11
第一章 一次异常的挑衅	19
第二章 奇特的出生和童年时代	27
第三章 伯南汉家的艰辛与贫困	32
第四章 威廉·伯南汉弟兄悔改信主	36
第五章 幸福的婚姻和致命的决定	43
第六章 一九三七年俄亥俄河大洪水	52
第七章 绝望之后, 梦见天堂	57
第八章 天使造访之前的非凡事件	70
第九章 从神面前来的一位天使	74
第十章 新事工的开始	81
第十一章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第一次 医治大会	88
第十二章 天使出现后伯南汉弟兄事工中 一些戏剧性的事件	92
第十三章 伯南汉聚会随笔	100
第十四章 本书作者进入伯南汉的故事中	115
第十五章 伯南汉在西北部	124
第十六章 《医治之声》杂志诞生	128
第十七章 伯南汉一行北上	139
第十八章 休斯顿大剧场的奇异照片	147
第十九章 美国报刊报导伯南汉聚会	159
第二十章 多过医治的恩赐	168
第二十一章 伯南汉弟兄所看见的异象记录	181
第二十二章 海外之行——赴斯堪的纳维亚	208

导言

威廉·伯南汉的生平故事非常地超凡脱俗,要不是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记录以及证实其真实性,人们可能会认为那是牵强附会和难以置信。但这些事实却如此广为人知,并且也很容易被任何一位诚实的调查者所核实。正如神在先知和使徒时代向人类启示祂自己一样,这些事实再次见证了神向人类启示祂自己的意愿和目的。他是一位先知,尽管我们不常用“先知”这个词语,但这位先知的生平故事确实见证了一个事实,即圣经的时代又来到了。

作者深感自己文采贫乏,恐怕难以恰到好处地描绘和讲述这伟大的事工。不过,作者大大地得助于伯南汉弟兄亲自口述的大量材料,以及其他参与这个事工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伯南汉牧师清晰而简练的风格具有独特的魅力,尽管他本人并没有什么文化特长,但他的这种风格,虽有时显得粗犷,却永远是鲜明和富于戏剧性的。

认识伯南汉弟兄的人都会喜爱他。他的天性温和善良,能深深地体会他人的痛苦。他对病痛者怀有极大

的同情心,以致于不顾自己的健康,长时间不停地为那些在祷告队列里的病人祷告。曾有一段时间,这苦难世界的重担似乎全压在他那脆弱的双肩,直到神让他明白其他人也应该分担这个重担。自从他重返福音工场以后,他遵从同工的请求,注意保存精力,避免超出他体质所能承受的程度。神的医治并不能使人今生不死,就是耶稣也受过疲惫劳苦的重压。

伯南汉弟兄确实生活在一个与普通基督徒不同的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他被公认为是懂世故的,他也不准备与那些出于自私和狡诈想占他便宜的人斗智。但另一方面,在他真正生活的那个世界里,他的属灵感觉已经活跃到一个程度,使他能够远离世事,进入神里面;并使他比当今在世的任何人更能清楚地意识到天国的真实性。正是这种惊人的属灵敏感力使他的事工具有如此的革命性。他的确没有给教会带来任何新的教义,而是带来了神的大能及其真实性的新鲜启示,以及圣经中神迹奇事的内涵真理。

除了他灵性的敏锐之外,他事工的另一个特点也使他受到广大听众的强烈爱戴,那就是他纯朴的谦卑。对于这么一个与生活进行过多年失败争战的小个子所取得的成功,谁也不会嫉妒。在他大部分的生命里,除了贫困、艰辛和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外,他别无所知;就连他在生命中所剩下的一点点也被剥夺走了,他留下的只是赤裸裸的灵魂,似乎连上天也与他作对。我们要感谢神,因祂的美意后来赐给他的补偿,我们也要在他的成功中与他同乐。或许,只有在他的事工中今生生

命的死亡得到如此强烈的象征,这是为了神可以向祂的子民显示出这个新生命或复活的生命。

伯南汉弟兄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常常因缺乏文化水平而向他的听众道歉。他乐于讲述自己卑微的出身和长期与贫困挣扎的经历,没有丝毫的假装。但只有当谈到他自己被呼召这件事时,他毫无疑问,也不犹豫。他必须讲明这点,为要成就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他的信息和所运行的恩赐必须让世人知晓。

当考虑到教义观点时,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不认为自己是神学家或教义纠纷的仲裁人。尽管他对广大听众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没有借助这种影响力来使人们接受他自己的教义观点。有人未经授权企图借他的名来推销个人的观点。他被迫友善而坚定地批驳这种企图。他的使命是联合神的子民,而不是在教义纠纷上进一步分裂他们。“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八:1)

正是这种纯朴的谦卑,使他所到之处都令他的听众陶醉。尽管成就神的呼召需要他去服侍成千上万的人,但他仍然衷心地期望保持单纯的生活。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那些伟大的神人们一旦失去了他们简朴的基督徒经历和曾经有过的谦卑之灵,他们就发现在他们身上神的大能和恩膏也随着消失了。

他离开人群退去,不是因为要躲避他们,而是因为他发现只有这样,他的事工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否则的话,他发现他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全耗费在接待数不清的人群中:这个希望见他,那个想与他交换意见,一个要

给他忠告,另一个要与他商量,等等。那就没有时间来等候神了,但他深知,他是所有人当中最需要仰赖圣灵恩膏的人。没有那个恩膏,他完全是无助的。一旦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失去的话,他不具备天生的才能使他可以转而依靠的。当然,有些人误解了这一点,所以当他们的未获准与他私人会面时,就非常地失望。几乎每天都有人觉得他们有要紧事需要告诉他,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那些要紧事传达给他。

尽管他必须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才能给他人带来灵感和祝福,然而没有谁比伯南汉弟兄更通人情和理解别人。他极其愿意使所有的人都快乐,渴望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其实,在这点上他不能信任自己,因为他知道,他想使人快乐的愿望,可能会使他做出实现不了的承诺。而没有什么比知道自己不能信守诺言更令他苦恼的。于是,他把事务安排交给同工们经手,这样,当主办他的布道大会时,他们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去执行主办各方都同意的事。

要了解伯南汉弟兄,有必要知道他的一点背景。正如他自己在讲述生平时说的,他的家庭是贫苦家庭中最贫苦的。到结婚时,他仍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买不起一些最起码的家庭用品。有一次,因为他不能按期付款,一张安乐椅就被一家借贷公司拿走了。他在自己的教会讲道多年,没有收过任何报酬,因为他相信他的会众太穷,无力支付教会和他家庭两方面的费用。为了支付日常开销,他找了一份在印第安那州当狩猎管理员的工作。但因他心肠太软,不忍心对人

罚款,而罚款是狩猎管理员的唯一收入来源。结果,他还得再找一份工作,那就是高压电线巡查员(这听起来确实很荒唐,但却是真的),他可以边做这份工作,边当狩猎管理员,以便挣钱养家糊口。但在他自己人生的挣扎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的痛苦与忧患。即使在现在神呼召他到的这尊荣的位置上,他仍能够十分体恤那些也必须行在他曾行过的黑暗孤独忧伤之路上的人。

神拣选威廉·伯南汉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呼召祂的百姓在灵里合一,还有另一个原因。主知道,他永远不会试图建立另一个属他自己的组织。他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对这种建议,他不加思索就拒绝了。他的信息不是要给教会带来什么新东西,就是会导致创建新组织的東西。那不是他的异象或愿望,相反地,他是要使那些彼此分裂的神的百姓们,现在认识到这个事实,即他们本属于同一个身体,在灵里合一,期待着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不仅寻求信徒的身体得医治,而且也寻求基督的奥秘身体即祂的教会得医治。这使人想起使徒保罗所说的,教会里有这么多疾病和夭折,原因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林前十一:19~30)我们知道,这节经文主要是指“基督身体”的肉身而言,也是在主的晚餐上以那掰开的饼作为象征的。但这段经文必定也与基督奥秘的身体有关,因为保罗紧接着就开始讨论这个主题,实际上,这主题占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整章。保罗在总结这段论述时,指明基督身子各个肢体的当务之急,就是正确认识到各自在身子

里的位置。“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林前十二:26~27)教会,或基督的身子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各肢体彼此不和谐导致的。

现在,我们简要地谈一下关于威廉·伯南汉的事工,他不再试图为参加他聚会的所有人祷告;他发现自己体力有限,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每晚的聚会他不得不限定要求代祷的人数。但这不等于在他聚会中的其他会众不能得医治。在听众席中的病人被鼓励伸出信心的手,在座位上就接受他们的医治。其实,在这样的指导下,出现了很多如此得医治的例子,其见证的数目之多是令人吃惊的。这些医治并不仅限于轻微的小病,对那些患有象癌症、肿瘤、肺结核等各种器管性疾病的人,他们也一样得了医治。一次又一次借着恩赐的运行,伯南汉弟兄辩明出这样的疾病,并宣布病人得医治,而得医治的病人或许坐在听众席的最后面呢。

伯南汉聚会的另一个重大目的是给这个事工带来启迪,不是要鼓励多人去举办大型聚会,而是使那些从新得到启迪的人回去自己的教会,开始一个确实能拯救罪人的事工。很久以来,人用各种替代品吸引人们来教会,结果许多教会的敬拜降到了纯粹是人的水准上,超自然的要素消失殆尽。医治事工是圣经里神最终用来接触大众的方法。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参加过伯南汉聚会回家后,把门锁起来,闭门谢客,直到他们从天上得到回答,在他们的生命中诞生了多么奇妙的事工啊!

对于广大的基督徒来说,当他们亲眼目睹到——通常是头一次,神迹的运行之后,他们的生命变得何等的丰盛啊。怀疑和不信受到挑战,仓惶溃逃。神不再是模糊和遥远的神,祂是近在咫尺的神,并随时准备将自己显现给世人。当现代主义及其僵死的不信遇到这种挑战时,它们被当场彻底击败。任何甜言蜜语或花言巧语都不能愚弄一个曾亲眼目睹过神在他眼前行事的平常人。世人过去从未达到过这种认知:即圣经是真实的,神的大能是真实的,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

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这些大规模聚会具有传福音的特点。这些伯南汉大会深入到了那些全福音派很少涉及到的广大乡村人口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响应了祭坛呼召。尽管他们回去后并没有壮大当地的教会,然而他们都是加给神国度的无价之宝。当然更不用说,从城市来的很多人也悔改信主,并成为那些有进取心的牧师壮大他们教会人数的目标,这些牧师积极主动地跟进并鼓励这些初信者。有位牧师告诉我们,在他本城里举办的伯南汉聚会一结束,马上就有一百名新成员加入他的教会。当然,对整个社区来说,这整个大会都是全福音信息的真理及其真实性的大能见证。

作者的个人见证是,威廉·伯南汉的事工已经大大地影响了他本人的事工。虽然作者也实行过医治事工,他自己的教会也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这个荣耀真理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直等到他目睹了伯南汉弟兄的事工后,他才得到信心去服侍那些耳聋的、哑巴的和瞎眼的,并且当场看到果效。在作者主持的这类聚会中,他

对自己所经历到的巨大成功感到满意,毫无疑问,作者本会因着众人的请求,在此刻全力地投入到自己的大会当中,然而,在按着神的旨意担任《医治之声》的编辑后,他的时间和精力需要用于协调和鼓励人们,就是那些与临到这地上的神伟大的造访有份的人。在这项工作中,作者为能够与威廉·伯南汉合作引以为荣,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回顾这次神的造访的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那天主的天使亲自对威廉·伯南汉说话,告诉他说,他若能保持忠心,这个伟大属灵的运动将震撼整个世界。我们正在目睹这一预言的成就。但是,就我们大家及亲爱的伯南汉弟兄来说,越过人这软弱的器皿更进一步地看,我们就会看到全能者不可测度的旨意,祂如此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三:16)。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罗十一:33)! 一切荣耀都归于祂。

高登·林协,1950年2月

第一章

一次异常的挑衅

194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政礼堂的每个门都早早地打开了。下午六点,已经有很多人早早就排好队,等待机会进去找个好位子。当礼堂管理员按时去打开礼堂的每个门时,他有点糊涂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等待着他开门。这实在有点怪,他注意到所登的广告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就宗教聚会来说,即使大肆宣传,也很难吸引足够的人来坐满礼堂的一小部分。

管理员可能也留意到,人们没有照做礼拜的寻常惯例,先坐满中间和后排的位子,而是急忙往前冲到靠前排座位上。很快前排座位就满了,后排和楼上的座位也被占满了。还有一件事,管理员也注意到了,因为值班消防员传话给他,说是照城市法规中关于公共安全的规定,该礼堂容量已满,他必须立刻关门,不能再让人

进去。

也许,这次聚会不寻常之处还不只这些。从许多宗派来的各级神职人员坐满了主席台的大部分。若是数一下在礼堂里的全部神职人员,肯定有好几百个。这种由本地和外地神职人员一起参加的复兴会在波特兰市是很罕见的,规模之大肯定以前也从未见过。

是什么吸引住这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呢?不是演唱或特别的演奏。虽然两者都很优秀且富于灵感,但很明显,人们正抑制着不耐烦的情绪等候着开场白的结束,期待着接下来要开始的。

这次大规模聚会的原因,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全城的人都知道,有个名叫威廉·伯南汉的人要来本城,并在市政礼堂讲道。关于这人,据说有位天使在一次特别的造访中向他显现,医治的恩赐彰显在他的事工中。尽管物质主义思潮的倾向在今天已经席卷整个知识界和各个高等学府,但是很明显,你信或不信,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确实永远存在着一种对超自然能力彰显的渴望。人类是活在一个到处充满着腐败、瓦解和死亡的世界里,过着一种转瞬即逝和脆弱的生活。物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神学,无法在人死后提供任何的帮助,也无法满足人类灵魂与生俱来对生存的渴望。在这个被上千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所搅乱的世界里,每种声音都唯我独尊,都要被人认可,所以自然地,人们会渴望看见神的大能以可见的方式彰显出来,以确认和验证他们所讲的信息是真实的。耶稣也没有否认人类灵魂这种基本的欲望和渴慕,因为祂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

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十:36~38)

头两个晚上的聚会激起会众强烈的兴趣;到第三个晚上,礼堂里还是挤满了人,再次等待讲道人的出现。作者当时在组织这次简短的大会。我请会众站起来合唱「只要信,只要信,凡事都是可能,只要信」为传道人上台讲道做好准备。会众合唱的时候,一位举止谦卑、面带亲切微笑的小个子男士走进来,然后走到讲台后站住。歌声止住,观众席上一片寂静,当他开始讲时,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当他在传讲时,听众们都很明显地被讲道人的亲切以及他的诚实和谦卑所吸引住了。刚才所唱的歌词激发了传道人的灵感,他以信心这个主题开始了他的信息。“是的,”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在对神的信心面前站立得住,今晚若是这里的会众与我一同相信神,我们会看见神必尊重那个信心,并会在全会众眼前确认那个信心。”

就在会众全神贯注地听台上那瘦小个子讲道时,也许只有一人预料到这场即将展开的令人吃惊的闹剧。当然,主持人一点也没有察觉,即将发生的搅乱实在太不受欢迎了。突然间,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礼堂后面的一个男子,他正大跨步地快速走过来,很明显是朝讲台方向走去。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有紧急情况发生,想必是礼堂里有人晕倒或得了重病。可是,当他走近时,

我们非常担心地观察到 he 脸上所露出的那恶魔般的笑容, he 看来象是失去了理智或是患有暴力性的神经错乱,而且显然是挣脱开了监管他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要当时知道的话,我们肯定会更加不安),原来这人并不是发疯,疯子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这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以前曾因扰乱破坏宗教聚会而犯过法。蹲监狱并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现在 he 看到再次破坏聚会并挑起一场大骚乱的时机到了,就走上讲台来,以达到这个目的。

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台阶,然后站在主席台上,摆出一付威吓的架势;这时 he 已经引起了全部会众的注意。礼堂两侧站着两名魁梧的警察,注意到出了乱子,他们正想过来抓住这个扰乱者,但我们可以料到那样做必会导致一场扭打,所造成的骚乱可能会断送这场聚会。而且,传道人自己显然已经陷入窘境,因为他刚刚说过,在信的人凡事都是可能,并且神必定永远支持那些凡信靠祂的众仆人。说真的,人们的期待已经达到如此高涨的地步,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执法官员出面完全是情有可原的,但这看来并不是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赶紧挥手让两位警员退回,同时让传道人注意正在发生的事。然而,他自己已经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头。他平静地告诉听众,请大家与他齐心默祷,他自己就转过身,去迎接这邪恶来犯者的异常挑衅。

那人面带凶象的样子让人想起异教徒所雕刻的偶像脸上那种狰狞的笑容,当传道人转身面对他时, he 就开始厚颜无耻地责骂和诅咒讲道人。他大声喊着说:

“你是属魔鬼的,你在欺骗这些人,你是个假冒者,草中的毒蛇,是个冒充的!我要让他们看到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大胆的挑衅,每位观众都看得出这并不是放空炮似的恐吓。这入侵者不停地辱骂传道人,口发嘶声,嘴吐唾沫,摆出恐吓的架势,要对他动真格的。会众都觉得此时对台上那个小个子来说是个不幸的时刻,大部分人一定对他深感同情。警官又想过来帮他,但有人挥手叫他们回去。现在,谢绝他们的帮助就意味着讲道人有意地接受了这恶棍的挑战;他的个头和凶狠让观众们确信他确实能照他所夸口的去作。毫无疑问,那些出于好奇而溜进礼堂的批评者,正期待着快要达到高潮的这出人意料之外的闹剧,会可怜而草草地收场。肯定的,他们能够看出其中不可能有什么圈套。台上的这个人不得不凭他的真本事来收场。

就在这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刻,人们不禁想起很久以前那场挑战的故事,凶悍的歌利亚奉他诸神的名咒诅小个子大卫,并扬言要把他撕成碎片。那些吃惊的会众,一定就象当年的以色列军队,带着疑惑和惊愕看着那场面,几乎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只是担心最糟糕的会发生。此时,主席台上所有神职人员都惊慌地看着这局面,他们知道除非神行一件非常之事,以超自然的方式保守这位讲道人,不然,这个过去曾成功地破坏过宗教聚会的捣乱分子,会再次得手。有些人心中感到很不安,因为没有容许警员来控制这局面,他们相信这个错误的判断不仅会让这被鬼附的人破坏这场聚会,从而使基督的福音蒙受耻辱,而且还有可能导致讲道人身

体受伤。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是所等待的高潮并没有出现。眼下,看上去有什么东西正拦阻着那挑衅者实现他的恶计。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进一步以暴力来兑现他所夸口的,而只是满足于口发嘶声、嘴吐唾沫和发出极可怕的咒骂。观众可以听到传道人用轻微而坚定的声音责备控制那人的邪恶力量。他以非常轻的声音说话,只有在很近的地方才能听到,他说:“撒但,因为你在众多的会众面前挑战神的仆人,你必须在我面前跪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倒在我的脚前。”这些话重复了几遍。那挑衅者止住不说话了,很明显地,现在是他处于挣扎之中。尽管他和那控制他的邪恶力量非常强大、再加上得到礼堂里每个邪灵力量的增援,但很显然地,它们已经逐渐屈服于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这力量会回应那轻声呼唤的耶稣的名。很快地,那人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败势,但他已无力扭转这个局面。这场紧张的属灵力量的较量此时把他身上的每一份力量都聚集起来。当他做出最后绝望的挣扎时,串串汗珠从他脸上冒出来,但一切都无效了。突然,这个在几分钟前以恶毒恐吓和责骂厚颜无耻地侮辱神人的家伙,发出一声可怕的呻吟,歇斯底里地抽滞着,趴倒在地板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当传道人若无其事平静地继续讲道时,那家伙还趴在地上,偶尔动弹一下。

不用说,会众们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一幕情景肃然起敬,因为在这件事上,神非常显著地证实了祂的仆人,赞美神的声音大大地充满了宽敞的礼堂。警员对所

目睹的事惊讶不已,公开承认神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实在不需要记录在接下来的医治聚会中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它们使出席的人永生难忘。当一大群人当晚在祷告队列里接受代祷时,发生了许多神迹的医治。

带着这种权柄说话,而且其事工得到神大能的非凡彰显的证实的那小个子究竟是谁呢?他名叫威廉·伯南汉,来自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他的事工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反响,到我写这篇文章为止,这影响已经波及全世界。在波特兰市,那晚有很多人归荣耀于神,因晓得神已再一次造访祂的百姓。很多神职人员也认识到,神以特别的大能来到他们中间。他们相信,他们所目睹的事是神准备要为祂的子民所作更大之事的象征。说真的,有些牧师的事工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个年轻传道人,他妻子曾目睹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大胆挑战。她劝说丈夫参加最后一晚的聚会。当他坐着看到一个聋哑孩子的耳朵打开,并能听能重复他人的话语时,神就对他说话,神说:“这也就是我要呼召你去做的事。”第二天,他把教会里的工作转交给他会众的一些成员,把自己锁在房里,决定等到神的旨意已确实启示给他以后才出来。经过一段刻苦的心灵反省,一个使上千万灵魂得救并伴随着许多神迹奇事的事工便诞生了。这位年轻传道人就是 T.L.欧斯本。

很奇怪,当大会结束后,我们听到少数人有疑问。神为什么拣选这么一个背景平凡、对属世智慧所知甚少的人呢?他们一样不能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所说的那原则,他说:“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

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绝大多数人相信了并为之喜乐。除了以最简单的方式外,要让这位传道人去一个个地服侍成千上万寻求医治的病人,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然而那次大会所产生的奇妙见证依然是数目可观的。如果那些心存疑问的人,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在那次聚会中获益,然而对许多直到如今仍然相信的人,波特兰市那次简短的大会却是一次永生难忘的神的造访。

也许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问:威廉·伯南汉其人究竟是谁,他从何而来?神对他的特别造访和医治病人的使命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把读者引到所关注的事上。

第二章

奇特的出生和童年时代

在 1909 年 4 月里一个美丽的早晨,在肯塔基州离 100 年前亚伯拉罕·林肯的诞生之地不远处的山村里,天刚破晓。在一座简陋的小木屋里,当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声传出时,晨光正透过窗户照在他躺卧的粗制的小床上。这五磅重婴儿的两只小手擦拂着只有十五岁的母亲的面颊。站在床边的是年轻父亲查尔斯·伯南汉,他交叉着胳膊,穿着一身新工装,这算是山里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最好的打扮了。天刚亮,鸟儿已经开始鸣叫,对这位父亲来说,晨星看来也格外明亮。小家伙的小手擦拂着妈妈的脸,又一次哇哇大哭起来。

“我们就给他起名叫威廉吧。”父亲说着,幸福地朝下盯着他的初生儿子。“那好啊!”母亲说,“那么以后他就用比尔这昵称啦。”这位母亲一点也没意料到

全能的神会用那双正在触摸着她面颊的小手来释放祂的百姓脱离疾病和捆绑。那一带居民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生贫寒的山村孩子将会把福音的信息传遍全世界。在所有山里人中,伯南汉一家是穷人中最贫穷的。然而,神的踪迹何其难寻!若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天神会借着那双手赶鬼、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癌症消失、叫成千上万的人跪在祭坛前流泪悔改,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他们也不会相信将有飞机高速飞越美国大陆载着病人来找他;将有火车巴士满载一批批寻求释放的病人来找他;将有多人从东西南北而来,听他用简易谦卑的方式讲述救主耶稣基督的故事。

当邻居们都来看这新生的婴儿时,他们说,屋里似乎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奇异感觉。谁能说那不就是天使在场吗?那天使在神的指示下,在威廉·伯南汉一生的许多重要事件中引领他,后来又亲自对他说话。

出生刚两个星期,他父母就带婴孩到河下游的“独星”聚会处——一座老式的差传浸信会小教堂去,这教堂是由圆木和木板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木板架在木桩上就成了座位。这是小威廉·伯南汉第一次上教会!

神保守母子脱离死亡

由于他父亲是伐木工人,大部分时间需要在外,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天气对旅行很不便。在这段时期,母亲和婴孩就得单独留在家里。曾有一回形势险峻,差点夺去母子二人的性命。

当孩子约六个月大的时候,父亲正出门在外,发生

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整个山村连日都被大雪覆盖。小木屋里几乎没什么吃的,很快地,食物和木头都用光了。她用粗麻袋裹在自己的脚上,到树林里劈些小树枝,然后拖到小木屋里来,为了不要让火熄灭。最后,她越变越虚弱,只好放弃了。没有食物没有柴火,母亲只好拿来所有床用被褥把自己和婴儿裹住,躺在床上等候结局。就在这时,神差遣祂的保护天使救了他们的性命。

有位邻居住在较远的地方,但伯南汉家的小木屋却在他的视线以内。不知为什么,他对那贫寒的小木屋所处的状况产生一种奇怪而不妙的预感。一次又一次他远远地盯着小木屋看,越看心里越觉得不安,尤其是当他没有看到烟囱冒烟。一连过了几天,他心里更确信事情肯定不妙,尽管需要在雪里跋涉很长一段距离,他还是决定过去查看一下。

到达小木屋门边时,他就确信自己的担心是对的。因为屋内一点反应也没有,而门外的迹象表明无人离开过这附近,房门又是从里面闩住的。于是,他决定破门而入,当他进去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裹在被褥里的母子,因饥寒交迫已濒临死亡。这位好心的邻居急速找来柴火,燃起一炉旺火,小木屋里立刻暖和起来。接着,他返回自己家中去拿食物。他的善行真是雪中送炭,使母子二人复原过来,并很快恢复了健康。

这事过后不久,全家就从肯塔基州搬到印第安那州,他父亲就在印第安那州乌提卡附近的农场做工。一

年之后,他们又往南搬到靠近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一带的河谷地区。杰弗逊维尔是个不大的城市,后来成了威廉·伯南汉的故乡。

神给孩子的第一个信息

几年过去,这孩子已长到七岁左右,在杰弗逊维尔北郊几里路远的一所乡村小学上学。就在那时,神第一次对那孩子说话。我们想让伯南汉弟兄用他自己的话讲述这次奇特造访的故事:



【有一天下午,我正从仓库往我家提水,之间约有一个街区那么远。在仓库和屋子之间大约一半路的地方,有一棵老杨树。我刚放学回来,其他孩子都到池塘去钓鱼。我也吵着要去钓鱼,但父亲说我必须去提水。当我停在那棵树下歇会儿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好象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知道别的地方都没有风。看上去那是个很平静的下午。我从树下倒退着走开,发现树上有个地方,大约有水桶那么大的范围,风似乎正从那里刮过树叶。那时,传出一个声音,说:“永远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大以后,有一件工作要你去做。”

我吓坏了,赶紧往家里跑。但当时我从未告诉人这件事。我边哭边跑回家,扑向母亲的怀抱,她以为我是被蛇咬了。我告诉她,我只是害怕;她就把我抱到床上,要去叫医生来;她认为我一定是神经受了惊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从那棵树底下经过。我宁可绕路从园子

另一边走,来避开那棵树。我相信神的天使就在那棵树下,多年以后,我面对面遇见了他,并同他说话。

因为神对待我的奇特方式,我从未能喝酒抽烟。有一天,我跟爸爸和另一个男人到河边去。他们要给我喝口威士忌,而我因为想讨好那个人,让我能借他的小船用,就拿过酒瓶来要喝。但就象我今天在这里讲话一样真实,我听到了那个好象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往四周一看,未见有什么刮风的迹象,就又把酒瓶对准我的口。立刻我又听到那声音,只是更响。就象以前那样,恐惧抓住了我,我扔掉酒瓶就跑,而我自己的父亲却在后面叫我是个“娘娘腔的”。那是多么伤我的心啊!另有一次,当我告诉我年纪很轻的女朋友说我不抽烟时,又一次被她叫成是“娘娘腔的”。她的嘲笑激怒了我,我就抢过那支烟来要抽,但我被那熟悉的声音所截获,便扔下烟,哭着离开那里,因为我不能象其他人那样。当离开那里时,我耳边还回荡着人们的讥笑声。

我总有那种奇特的感觉,特别是独处时,我觉得有个人站在我旁边,要对我说什么话。看起来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和我一起的男孩子都因我不喝酒,不抽烟,就不跟我打交道;所有的女孩都去跳舞,我也不去跟她们跳舞。所以,看来我这一生都是个让人嫌弃的人,没有人理解我,连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

第三章

伯南汉家的艰辛与贫困

神的旨意似乎常常是这样,对祂所拣选的器皿,预定他们早年都生活在艰辛的环境下,有些还要经受极度的贫困。有时,祂容让他们深尝那忧患的苦杯。倘若不亲身经历艰辛困苦,怎能同情有同样遭遇的人呢?蒙神特别呼召的人少有生在富贵之家或名门望族的。我们的救主自己就生在马槽里,第八天行割礼,祂的家人因为太穷献不起羊羔,就用斑鸠或雏鸽当祭物献上(利十二:8)。在基督传道期间,那些好批评的人对祂的先驱施洗约翰的权柄提出质问,因为他衣着粗陋、讲道不是温文尔雅,缺乏当时神学院之人士所具有的浮华风采。然而,耶稣论到约翰时,却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路七:28)耶稣尖锐地问那些好批评的人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路七:25)换句话说,主是在向他们表明,要寻找象约翰那种身量的先知,不当从浸泡于纵容溺爱和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去寻找。谦卑和刚强的品格最容易在艰

么不脱掉外套呢？”但我能脱吗？里面可没穿衬衫呢。我只好撒个小谎,说：“我有点冷。”她就说：“那好,你就坐到炉子边去吧。”我就坐到那边,汗流浹背。她又问我：“你现在暖和过来吗？”我不得不说：“还没有,老师。”

哎,那日子真是难熬。我的脚趾头会伸出鞋外,象乌龟的头一样。过不久,我才有了一件衬衫。

我要告诉你们那是怎样的一件衬衣。那是一件女孩的连衣裙,原先是我表姐穿的,上面有很多花边。我把裙子那部分剪掉,穿在身上后,你们真应该看到我是怎样穿着它神气活现地去上学的。然后,同伴们都笑我,我就问：“你们笑什么？”他们说：“因为你穿着女孩的衣服。”我只好又撒个小谎,说：“不,我没穿女孩的衣服,这是我的印第安套装。”但是他们不相信我,我就哭着走开了。

我家附近住着一个男孩,当时他正在卖《寻路者》的小杂志。因为这样,他被奖励一套童子军制服。哦,我太喜欢那套制服了。那时正值战争时期,凡是够个头的,都穿着军队制服。我一直想要成为一名士兵,可是我那时太小。甚至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我的个子还是不够高;我有四个弟弟都参军去了。然而,神还是给了我一套军装——神的全副军装,使我可以出去与那些捆绑人的各样疾病争战。

但是,我太羡慕那套带有帽子和护腿的童子军制服了。我说：“洛依德,这套衣服你穿破的时候,把它送给我好吗？”他说：“好的,比尔,我穿破了就送给你。”

可是那套制服比我见过的任何衣服都耐穿。我似乎觉得那套衣服他永远也不会穿破。有段时间我没看到他穿那套制服,我就去找他,问道:“洛依德,你把那套童子军制服怎么样了?”他说:“哦,我回到家里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去找时,发现他妈妈已经把制服剪破,给他爸爸的衣服作补钉用。他来对我说:“只找到一只护腿,什么也没有了。”我说:“把那只护腿给我吧。”于是,我把护腿拿回家,穿在腿上。护腿上有条松紧带,我把它往上拉紧,这下我觉得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了。我想把它穿去上学,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穿。所以,我就假装有一条腿受了伤,穿上护腿好象是要保护受伤的腿。不料,上课时我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我就想把没穿护腿的那条腿藏起来,可是全班同学都在笑我。我就哭了起来,老师便打发我回家。

我还记得,我们每月两次坐着那辆四轮旧马车去杂货店付账。杂货店老板就会给我们一些棒棒糖。我们一窝小孩子坐在外面的毯子上,看着爸爸从店里拿着棒棒糖出来,每一双小蓝眼睛都仔细地看这些棒棒糖是不是分得公平,这样大家所得的就一样多。今天下午,我可以出去买一整箱的奶油巧克力,但是味道怎么也不如过去那种棒棒糖好吃。那是真正的糖果。有时,我会舔上几口,然后用纸包好放在口袋里,等到下星期一再拿出来舔一会儿。我弟弟他们到那时已经把他们的糖果吃完了,他们又想来舔我的。有时,如果他们答应帮我做些家务活,我就会跟他们作个交易,让他们舔上几口。】

第四章

威廉·伯南汉弟兄悔改信主

少年的威廉·伯南汉尽管已经经历到神的旨意在他生命中的显著彰显,然而他还未悔改信主。有一段时期,他仍在抗拒神的呼召。14岁那年,因打猎受了重伤,他不得不住院7个月。神管教了他,但他还是无动于衷。不过,他越来越意识到神呼召的急迫性。但他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他得不到他们的鼓励。长大以后,仇敌想方设法要压制那一直对他内心说话的微细声音。

到西部去

当这少年长到19岁时,他决定去西部的一个牧场做工。1927年9月的一个早晨,他告诉母亲说,他要去坦纳米尔宿营一趟,那地方在杰弗逊维尔以北十四里。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要是母亲知道他去西部的计划,就会求他不要去。后来,当他母亲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不是坦纳米尔,而是远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实际上,他内心知道自己是在逃避神。他享受了一段牧场的生活以及西部的新奇感,但正如其它世俗的享乐

一样,这些很快就变得不再新鲜了。

关于西部的经历和一直萦绕在他内心神的呼召,他这样说:

“我常常听到风从高大的松树刮过的声音,我似乎能听到神在远处森林中的呼唤声:‘亚当,你在哪里?’星星似乎近得好象一伸手就能摘到似的。神似乎离我很近。

说到亚利桑那州,我记得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沙漠中的公路。人一离开公路,就很容易走失。有时,旅游者看见沙漠里的小花,就远离高速公路去采摘。他们在沙漠里转来转去,迷了路,有时会因干渴而死。基督徒的道路也是这样,神有一条高速公路。祂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提过这条路,它被称为“圣路”。许多时候,一点点的世俗快乐就使人离开了这圣路。接着,他就失去了与神的经历。在沙漠里迷了路的人,有时会看到海市蜃楼。对那些快渴死的人来说,海市蜃楼可能是一条河流或湖泊。他们追着海市蜃楼,并跳进去,最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火热的沙子里打滚。有时候魔鬼给你看样东西,说它可以让你享受好时光,但那不过是海市蜃楼,不是真实的。假如你听信牠,就会发现自己给自己增加痛苦。亲爱的朋友,不要去听它。相信耶稣,祂才是那位赐活水给饥渴慕义之人的。”

噩耗

有一天,这位年轻人收到一封家信,信中说他有一个弟弟病得很重。他就是大弟弟爱德华。他没料到那

母亲为我们的午餐准备了一小桶爆玉米花。我们两个不同其他同学一起吃饭,我们吃不起他们吃的食物,我们总是悄悄地爬到小山那边去吃。我记得,那天能有爆玉米花吃,我们就觉得那真是一顿丰盛午餐了。所以,为了保证能得到我那一份,我在中午还没到,在弟弟分到他那份之前,就先出去给自己抓一大把。

站在那里,望着骄阳似火的大草原,我想到这一切的事,我不知道神是否把他带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时,神再次呼召我,但我象往常一样地试图抗拒。

我作好了准备回家去参加葬礼。葬礼是由福尔顿港教会麦肯尼牧师主持的,他对我有如父亲一般。当他在葬礼上布道时,他这样说:‘这里也许有人还不认识神,若是这样,现在就接受祂吧。’哦,我是怎样拼命地抓住椅子的,那是神再一次呼召我。亲爱的读者,当祂呼召你,你要回答祂。

我永远不会忘记,葬礼之后,可怜的父亲母亲哭得多么伤心。我想回西部去,但母亲苦苦求我留下,于是我答应,若能找到工作我就留下。很快地,我在印第安那州公共服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患病

大约2年后,我在新阿尔巴尼的煤气厂作气压表检测时,因煤气中毒而一连几个星期感到难受。我去找了我所认识的所有医生,但我的病仍然没有好转。煤气中毒引起我的胃酸过多,情况越变越糟。后来我被送去见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专科医生。他们最后说我患了

阑尾炎,必须作手术。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阑尾炎,因为我腹侧从未痛过。医生说,如果不动手术,他们就无能为力。最后我同意作手术,但坚持要他们使用局部麻醉,以便我能看到手术的过程。

手术时,我要有位认识神的人在我身旁。我相信祷告,但我不会祷告。于是,有位从第一浸信会教会来的牧师跟我一起进了手术室。当他们把我从手术台移到病床上后,我自己感到越来越虚弱,心脏几乎不跳动了。我感到死亡正笼罩着我,我呼吸越来越急促,我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哦,朋友,当你到那地步时,就会想起许多你曾做过的事。我知道自己从未抽烟喝酒,也没有什么恶习,但我晓得我还没做好准备去见我的神。

你若只是个冷漠、形式化的教会成员,当你走到生命尽头时,你会晓得你并没有做好准备。若你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些,我请你们此时就在原地跪下来,祈求耶稣使你经历到重生,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祂告诉尼哥底母的那种重生。哦,那喜乐的铃声要大大地响起来,赞美主的名。

神在病房里向他说话

病房里渐渐暗了下来,我好象置身于茂密的森林中。我能听见风吹过树叶的响声,但它似乎是在森林的深处。你可能曾听到一股强风吹过树叶的声音,离你越来越近。我想,“完了,这是死亡要带我走了。”哦,我的灵魂就要去见神了,我想要祷告,却是不能。

那风越来越近,响声就越来越大。树叶正沙沙作响,忽然间我就消失了。然后,我似乎又回到光着脚丫的孩提时代,站在那条小路的同一棵树下。我听到同样的声音说:“永远不要喝酒或抽烟。”我所听到的树叶响声,与那日风刮过树叶的响声是同样的。但这一次,那声音却说:“我呼召你,你却不愿去。”那声音重复了三遍。然后我说:“主啊,如果这就是祢,让我再回到地上去,我将从屋顶到街角传扬祢的福音,我要向每个人传讲这福音。”

当这个异象消失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做手术的医生还在楼内,他过来看到我的样子,大为吃惊。看得出他原以为我会死的。然后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去教会做礼拜的人,我的诊所也很忙,但我知道神已经造访了这孩子。”他为什么那样说,我不知道。没有人对这事说过什么。若是当时我知道现在所知道的,我一定会从床上跳起来,大声赞美神的名。几天后我获准出院回家,但病症仍在,由于散光我被迫戴上眼镜。看东西时间一长,我的头就会晃动。

悔改信主与神的呼召

我开始出去要寻找神。我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想要找到一个有老式祭坛呼召的教会,但令人伤心的是,我一个也没找到。

一天夜里,我如饥似渴地寻找神,想得到一次真实的经历,我就到房子后面的旧棚子去,要在那里祷告。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祷告,因此就开始跟神说话,好象

跟人说话那样。忽然间,有一团光进到棚子里,形成十字架的样子,有声音以一种我不明白的语言从那十字架形中发出。然后,光就不见了。当时我被迷住了,等我恢复过来后,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那就是祢,请祢再次来对我说话。”我出院回家以来,一直都在读圣经,我读到约翰壹书四章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我知道刚才有什么向我显现,当我再次祷告时,它又再次出现。然后我觉得,从我魂里似乎有千斤的重担被拿走了。我跳起来,跑进屋里,似乎是在空中跑步那样轻松。母亲问:“比尔,你出了什么事?”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很轻松。”我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必须到外面去跑一跑。

当时我就知道神若要去传道,祂必会医治我。于是,我去到一间相信为病人抹油(雅五:14)的教会,我便立刻痊愈了。那时我注意到,门徒们所拥有的某样东西是今天大多数传道人都缺乏的。门徒们都受了圣灵的洗能奉主的名医治病人,并行各样大能的神迹。因此,我就开始为得到圣灵的洗而祷告。大约六个月后的一天,神满足了我的心愿。祂在一道大光中告诉我出去传道,为病人祷告,他们无论得什么病,神必医治他们。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传道,并做神告诉我去做的事。

人们常常不住地问我,是否我已经得着圣灵的洗。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我认为除非拥有这恩赐的人也接受了那位赐恩赐者,不然,圣灵的恩赐是不可能自由地运行的。

第五章

幸福的婚姻和致命的决定

在他悔改信主并蒙神呼召去事奉之后,神的祝福临到这位年轻人。他似乎事事顺利,开始了他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时期。他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杰弗逊维尔举办一场帐篷聚会,对于一位年仅24岁、刚开始事奉主的年轻传道人来说,那场大会是极其成功的。据估计,单一堂聚会就有大约三千人参加,并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了。紧接着复兴会之后的洗礼,有130人到水里受洗。就在这次洗礼中,当他正要给第十七位施洗时,天上有一团光出现在他头顶上。当时站在俄亥俄河岸两边观看的大批会众都目击了这件事。

那年秋天,杰弗逊维尔城参加他聚会的人们为他造了一座教堂,直到今日它仍以“伯南汉帐篷”的名而矗立着。之后的几年,他的事工很有成果,因神的祝福

临到他身上。在这期间他看到一些异象,但要等多年后他才完全明白那些异象的内容,因为那时神对他一生的旨意才更完全地启示给了他。

婚姻

在这几年间,他遇到一位很优秀的基督徒姑娘,名叫厚普·布朗巴克。经过几个月的恋爱,这位姑娘接受了威廉·伯南汉的求婚,两人便结了婚。我们让他以常在讲台上用的那种简朴、富于戏剧性的风格来描述他是如何地害羞,如何写求婚信、结婚以及婚后所发生的事:



【我是个乡下孩子,十分害羞。考虑到我是这样地害羞,你也许会感到不解我是怎么结的婚。

我遇见一位信主的好姑娘,我认为她真是很出色。我对真正女人的标准是:不喝酒、不抽烟。当时很难找到这样的姑娘,现在就更难找了。我爱这位好姑娘,我想娶她,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她提出来。可是,我知道我得尽快向她提出来——她是那么好的姑娘,用不着跟我磨蹭——不然她会嫁给别人的。我一小时才挣二十美分,而他父亲一个月能挣好几百美元。每晚我见到她时,就对自己说:“今晚我要向她提出来。”可是我却如鲠在喉,就是开不了口。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你知道我最后用了哪一招呢?我写一封信给她,向她求婚。

哦,那封信的内容比“亲爱的小姐”浪漫得多了。

我竭尽全力写好那封信,然而我想还是写得很差劲。一大早,我就准备把信投入信箱,但我忽然想到要是信被她妈收到了会怎么样?但我又不敢把信当面交给厚普。最后,我鼓足勇气在星期一早上把信投入了信箱。星期三晚上我原定与她见面并带她去教堂。在星期三之前,我一直都很紧张。到了星期三晚上,我去她家里。一路上我就想,如果是她妈开门,说:“威廉·伯南汉!”那要怎么办?我知道我跟那姑娘打交道没问题,但对她妈我心中就没底。

最终,我走到她家门口,喊厚普的名。她来开门,问我:“你不进来吗?”我说:“你若不介意,我就在门廊坐一会儿。”我要确保他们不会把我请进去。她说:“好吧,我几分钟就好了。”

我有一辆 T 型老福特车,但她说:“到教堂不远,我们步行吧。”这句话使我吃一惊,我想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步行去教堂的路上,她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我太紧张了,传道人在讲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进去。你知道一个女孩子会让你心神不定的。

离开教堂后,我们就沿着马路往下走。那是一个月明之夜。但她还是闭口不言。最后我断定她没有收到那封信,这使我觉得轻松一些。我想信可能被邮递员送错地方了,于是很快我就恢复了常态。这时她转过脸来,说:“比尔,我收到了你的信。”我对自己说:“哦,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终于问:“你……你看了吗?”她“嗯”了一声。这下我比刚才更紧张了。快走到她家时,我又问:“你都看了吗?”她又“嗯”了一声。这

时,我们走到房屋的台阶上。我不知道她是否要领我去见她妈。我马上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她说:“我同意。”

我没有去问她妈,但我知道至少我要问一下她父母亲中的一位。于是,我想我去问她爸,因为我们相处得还不错。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他的“别克”车里,我走近前去与他打招呼。你们记得,我有一辆 T 型福特车。我说:“哎呀,你这辆车真不错。”他答道:“你的福特车也不错啊。”我支支吾吾地说:“嗯……”他看着我,对我说:“是的,比尔,你可以娶她。”啊,那真是如释重负。但我说:“不过你知道,我没法让她过上你给她的那种生活。你知道我一小时才挣二十美分,干那种挖管沟的工作。但是我会尽力为她做一切的事,我会真心待她,尽心地爱她。”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说:“比尔,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宁愿她嫁给你,而不是嫁给别人,因为我知道你会善待她,也会爱她。”

我们结婚了。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的小窝更幸福的了。那真是美妙极了。我们没有很多家具,只有一张折叠床,一小块旧地毯,一套早餐餐具,还有一个从旧货商那里买来、重新安上炉格的旧炉子。但朋友们,这就是家。我宁愿住在棚子里,蒙神悦纳,也不愿住在豪宅里,却远离神。

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我妻子省吃俭用,给自己买了一件方格花布裙子。每当我能替她做些事时,我心里就感到很快乐。两年后,一个小男孩诞生在我们家里,他就是毕利·保罗。当我在医院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哭

声时,我似乎知道他是个男孩,在我看到他之前,就把他献给神。

参加一次全福音派大会

不久后,我攒够一笔钱买了一套钓鱼的工具,就去了密歇根州的波波湖要呆几天。当我的钱所剩不多时,就不得不往回走。在回程路上,经过密苏瓦卡河,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聚会。我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所以就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就是在那里,我对五旬节运动有了了解。

我发现,他们聚在一起是举行一次大会。他们情绪相当激昂,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有点新鲜。他们一开始在唱「我知道这是宝血,我知道这是宝血」这首歌,每个人都开始拍手。我感到惊奇,这些是什么人呢?很快,有位监督站起来,开始传讲有关圣灵的洗。他讲得越久,我就越信服,可能他讲的还真有点内容,于是我决定呆到第二天。我没有足够的钱住旅馆,于是当晚就到田间,把车停在玉米地里,在那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起来,回到教堂去。我买了一些面包卷和牛奶,这样钱就能用得久一点。当我返回教堂时,已经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准备开始早晨的敬拜。

那天晚上,有很多传道人坐在台上。主持人说:“我们抽不出时间听你们一个个讲道,所以只想请你们各位站起来给大家报个名。”轮到我时,我站起来说:“传道人威廉·伯南汉。”说完就坐下。

次日下午,他们让一位年老的黑人上台讲道。他看

上去很老迈,我有些惊讶,他们怎么会选这样的老人对着广大的会众讲道呢?他以约伯记三十八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作经文开始讲道。哦,这老人所谈的都是创立世界以前几千万年前的事。他讲完了天上的事,又沿着地平线上的彩虹,讲到地上的事,一直讲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到他快讲完的时候,他已象个活泼矫健的年轻人一样了。事实上,他走下讲台时,这样说:“你们这讲台太小了,不够我讲道用。”我意识到,神为那人做了某件事是祂还未曾为我做过的。他刚开始讲道时,我曾为他感到难过,可是当他讲完后,我却为自己感到难过了。这些人拥有某样东西,是我还没有得到的,而我也想要。

那天晚上,我又到那玉米地里睡觉。早晨起来,我想既然没人认识我,我就穿上一条泡泡沙的旧裤子。另一条裤子被我当作枕头垫,弄得很皱。那是我留下来的最后一天,因为我得留够回家路上加油的钱。我返回教堂时,会众正在唱歌喊叫。若神愿意赐给我,我要得到圣灵的洗。

被邀在大会上讲道

主持聚会的牧师站起来说:“刚才是由这里最年轻的传道人作了见证。下一位最年轻的传道人是来自杰弗逊维尔的威廉·伯南汉。伯南汉牧师,如果你在会堂里,请上来吧。”你可以肯定这使我大吃了一惊。我低头看看我穿的泡泡沙裤子,所以就坐着一动不动。说实

在的,我从未见过公共音响系统,而且我也确实不愿上台去,在那些满有大能的传道人面前讲道。他们又在喊:“有谁知道伯南汉牧师在哪吗?”我身子在座位上越缩越低。邀请重复了几遍。坐在我旁边的黑人转过来问我说:“你认识他吗?”我不能撒谎,只得说:“是的,先生,我认识他。”他说:“去叫他吧。”我说:“听着,我就是伯南汉弟兄,可是我穿泡泡沙裤子,不好意思上台。”那位黑人说:“这些人才不管你穿什么呢,他们只在乎你内心所想的是什么。”我就说:“请你什么也别提。”但这位黑人却马上喊了起来:“他在这里!他在这里!”我心往下沉,不知如何是好。但前一天晚上,在玉米地里我曾祷告过,我说:“主啊,如果这些人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他们看起来既快乐又自由,求祢使我在他们面前蒙恩。”现在,主使我在他们面前蒙恩,可我却不愿穿着泡泡沙裤子站在他们面前。但会堂里人人都在看着我,我只好行动了,我就走上了讲台。我满面通红,转过身来,看到麦克风,我心想,“这些是什么玩意儿?”我祷告说:“主啊,如果祢要帮助谁的话,我现在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我打开圣经,目光落在这段经文上,“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路十六:22~24)我就用这经文作为主题:“后来他哭了”。“那里没有基督徒,他哭了;那里没有教堂,他哭了;那里没有鲜花,他

又哭了;那里没有神,他也哭了。”我本是个相当正统的传道人,但当我传讲时,似乎被什么抓住了,神的大能临到了会众。

弟兄们邀请他去举办复兴会

我传讲了约两个小时,聚会结束后,我走到外面。有位传道人向我走来,他身材高大,脚穿牛仔靴,然后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德克萨斯州,我那里有一间很好的教会,帮我带领两个星期的聚会怎么样?”另外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传道人也走过来问我说:“到我们那里去主持一次聚会如何?”我掏出纸和笔来,记下他们的姓名地址。几分钟内,我就记下了足够的邀请,这些聚会让我能持续一整年。哦,我太高兴了,跳进那辆 T 型小福特车里,我朝印第安那州的家中驶去。当我到家时,妻子跑出来,张开双臂扑向我,抱住我的脖子。她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事这么高兴?”我说:“我遇到一批我一辈子当中所见到过的最快乐的人。他们真的很快乐,并不为他们所信的感到羞耻。其实,打那以后,我好象也发生了改变。这些人让我在他们的大会上讲道,而且我也收到一些邀请,要我去他们的教会讲道。”所以我就问:“你会跟我一起去吗?”她回答说:“亲爱的,我答应过你,你去哪里,我也跟你去那里,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愿神祝福她忠诚的心。

于是,我决定上去告诉母亲。我到她那里,对她说:“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跟她说了关于那些邀请的事。她问我:“那么你打算如何生活呢?”我们一共

只有17美元,但我们觉得神会供应我们。母亲用胳膊搂住我并为我祝福,她仍在为我祷告。她说:“孩子,许多年前,我们教会也有那种信仰,我知道那是真实的。”

致命的决定

朋友们,我现在要说的,愿它使你们从中汲取教训。愿我的错误,带给你们祝福。那时,朋友和亲戚警告我,反对我去接受我知道是来自神的呼召。有些说,我在大会上遇见的那些人都是人渣。后来我发现,让我存敬畏的心这样说:那些被称为“人渣”的,其实应该被称为“人杰”。有人对我说,若那样做,我妻子就会吃不饱,有上顿没有下顿。又有人对我说,我的本分是留在那里,管好杰弗逊维尔的事工。我听从了他们,最后就决定留下来。我自己或亲友们都未能料到,八个月后俄亥俄河水涨过了堤坝,我一家人就陷入那场可怕洪灾的悲剧中。

就在那时候,已临到我身上的神的恩膏离开了我。五年后那恩膏才又回到我身上。在那之前,我的教会正处在旺盛发展的时期,但现在却开始滑坡了。每样事都不顺利。面对教会的滑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着,那场吞噬了许多生命的俄亥俄河洪水发生,夺去了我在世上两个最亲爱的人的性命,翻开了我人生中悲伤的一页。

第六章

一九三七年俄亥俄河 大洪水

1937 年的冬天在全国各地都特别寒冷。多日里,西北部降下罕见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地区。但是在东部却真正地发生了悲剧。连降几个星期的持续大雨,使许多支流的河水涨溢,并一起涌入流经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地区的俄亥俄河,河水水位逐渐涨溢到洪水警戒线上。俄亥俄河两岸的广大居民都存着极大的担忧与警觉注意到这点,但他们还看不到洪水消退,分洪到下游河谷的迹象。洪水天天都在涨。河堤和水坝都加固了,但人们晓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有一小处决堤,沿岸的广大农田和城市就会被水淹没。

在俄亥俄河北岸,正对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就是印第安那州的杰弗逊维尔城。住在这城里的居民

中,恐怕谁也没有比威廉·伯南汉更感到这洪水的不祥威胁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妻子在对岸路易斯维尔购物时肺部受到严重的感染。由于这种情形,他的全部注意力和关注点都集中在她的康复上。但有消息传到他们和全城居民的耳中说,洪峰正向下游缓慢挺进,从各种迹象看,泡软了的河堤不可能再支撑得太久了。看起来,杰弗逊维尔要被淹没了,而许多居民仍继续留在那里。

天黑下来,威廉·伯南汉上岗值班,他在抢险队里执勤,他们在不断上涨凶猛的洪水中巡逻。到了半夜,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哨子吹响,警告每个人都离开城市。消防队的警笛声响彻了夜空。伯南汉一家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被迫逃生。他身患重病的妻子不可能也在暴风雨中撤离,于是不得不迁到政府搭建在高地上的一所临时医院。风吹雨淋导致两个孩子感染上严重的肺炎。做父亲的他把他们送进医院,他们就在匆忙搭起的临时病床上受护理,那里已有大量病人在等候过度疲劳的医护人员的护理。那地方作医院真是很糟糕,而更糟糕的是病房门不停地又开又关,人员进进出出,病人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的房子都被急流冲走了。

尽管他很想留在所爱的人身边,但这位年轻传道人认识到,他有责任回到夜以继日,拼命工作的抢险队中去。当洪水无情地淹没了城市和郊外乡村时,一场场悲剧在许多地方上演着。有人叫他去到一条街道,那里房子的地基已被洪水冲坏。当他开着小船冲过汹涌的

洪水到那里时,这位年轻传道人的目光落在一幅可怜的场面上:一位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站在门廊的台阶上,拼命地向他挥手求救。要叙述这戏剧性的一刻,我们让伯南汉弟兄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发生的事:



【我听见有人尖声喊叫,抬头一看,只见一位母亲和几个孩子站在一幢房子的门廊台阶上,那房子已摇摇欲坠,大浪正猛冲着那幢房子。我一辈子都生活在河边,我想,也许我可以救这位妇人,虽然要救她和那几个孩子,可能我要冒生命危险。我就开船靠近那房子。在我最后把他们全部都救上船后,那位女士几乎晕过去了……她一直含糊地叨念着她的小宝宝,我以为她可能还有个婴孩留在房子里。于是,我把他们安全地放在高地上后,又尝试返回那房子。但是已经太迟了,洪水凶猛而来,我就被卷入急流中。哦,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感觉。许多往事掠过我的脑海,我是怎样地尽力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传扬真道,尽我所知地做得最好,然而此刻一切似乎都与我作对。

最后,我终于把船控制住,并靠了岸。我尽力找路回到那个政府医院(我离开那里已经有四个小时了),当我到达那里时,洪水已经冲到医院的后头,所有人都已撤离。我不知道妻子在哪里,无人能告诉我。哦,那一刻我真是伤心极了。我不停地询问,后来终于听到一位官员说,他们已被送到一列开往查理斯顿方向去的列车上。那城市离杰弗逊维尔约有 12 英里。我立即上路赶往那里,看能不能追上他们。前方有一条小河,河水

漫过堤岸,在杰弗逊维尔与查理斯顿之间形成一条约五英里长的湍急河流;许多农舍被冲走。我知道,那趟列车必定要经过这段地带。但我无法知道那趟列车是否在水淹没之前就已过去,还是被冲出了铁轨……

有一段时间,我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后来听说那列火车已通过水淹的地段。于是我找来一只快艇,想冲过这片洪水,但是洪水太凶猛了。后来,我被洪水冲到一处叫福尔顿港的地方,和几个朋友困在那里几乎有两个星期。我们的食物供应很少,我的妻儿们仍然毫无音讯。

一旦大水消退到能行车时,我便开车去找我妻子。我不知道妻儿,母亲和弟弟们是死是活。神一直对我内心说话,我能想象到,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在这种时刻的感受如何。次日,我开车穿过洪水区,开始在查里斯顿找他们。没有人知道曾有一列火车开进此地,也没有听说过有姓伯南汉的人。我正失望地走在街上时,碰巧遇见一位老朋友赫先生。他伸出双臂与我拥抱,说:“比尔,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我走到铁路调度员办公室,询问那列火车何时经过此地,又开往何处,但他一点也帮不上。因为事发已经两个星期,加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洪水冲毁,所以他认为那列火车已经开到印第安那州内更远的地方。旁边站着一位工程师,他脱口而出:“哦,我记得有那件事。一位母亲带着两个生病的孩子,我们让他们在哥伦布站下车。不过,年轻人,你不大可能去得了那里,因为大水已经把这段铁路全冲毁了。”听到的是更多伤心的消息。

但我无论如何要找到她。我手里拿着帽子,开始沿着马路往下走,边走边哭着。哦真的,讲到这里,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不久,有一辆车在我身边刹住,是位好朋友的声音,他喊着说:“比尔·伯南汉,上车吧。我知道你在找谁,是找你的妻儿吧!”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他们在哥伦布的一间医院里,你妻子快死了。”“有路能通到那里吗?”我心急如焚地问道。他说:“我会把你送到那里,我知道怎样穿过几条小路,绕过水区到达那里。”当晚,我们到达了哥伦布。

医生放弃对厚普的治疗

我冲向那间作临时医院的浸信会教堂,大声喊着厚普的名字。我找到了她,哦,天哪,她差不多快死了。我打听孩子的情况,他们两个都很虚弱,正放在岳母家照看。我跪在厚普的病床边。她往上看着我,乌黑的双眼里流露出她正遭受着剧烈的苦痛,我就握住她那双苍白消瘦的小手,尽我所知道的为她祷告。但似乎没有果效,祷告一点也没有回应。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有位实习医生问我:“你不是萨姆·阿德尔医生的朋友吗?”我说:“是的。”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牧师,你的妻子快不行了。”我肯求地说:“肯定不会的。”“是的。”他沉重地答道,然后转身走了。】

第七章

绝望之后,梦见天堂

【回到家,我尽力把洪水造成的脏乱打扫干净。阿德尔医生告诉我,我可以把妻子孩子带回家,所以我想方设法为他们预备一个舒适点的地方。我竭尽全力要救他们,就托人去路易斯维尔请来专科医生……但一切都没有用,他们已病入膏肓。但我肯定我妻子当时还没意识到这点,她病中一直都很坚强。我们又把她送回医院,让她能得到正当的治疗。但治疗一点也没起色。给她拍过 X 光后,我们发现结核病已经侵袭到她肺部的深处。

在弥留之际的妻子的床边

有一天,他们在我上班时传呼我……(为了要还债,我那时仍在做工,因我欠了好几百美元的债)……他们

对我说：“你若还想看你妻子最后一眼,你最好马上过来。”我立即跳进车里,尽快地赶往城里去。我冲上楼去,穿过大厅,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我的老朋友阿德尔医生。一直以来,他与我就象兄弟一样。一看到他的表情,我就知道有坏消息。他说：“我恐怕她已经死了。”说着用双手捂住脸,走进小接待室里。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恳求他说：“医生,来吧,陪我一起去病房。”他答道：“不,我不能。比尔,她象我的亲姐妹一样,我受不了再回到她病房去。”

于是,我只好自己去,他叫一名护士陪我去。当我看见她时,我也觉得她已经走了。被单一直拉上去,盖住了她的脸。与她原来的样子相比,她瘦得只剩下骨架子了……那么消瘦苍白……哦,天哪,我把她抱在怀里,开始摇动她。我哭道：“亲爱的,回答我吧！……神啊,让她再对我说一次话吧。”她已经越过了那条生命线……但她突然转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她睁开了那双大大又可爱的、棕色柔和的眼睛。她抬起双臂接受我的拥抱,但她太虚弱了;于是,我弯下身去,与她贴得更近。我知道,她有话要对我说。朋友们,下面就是她告诉我的其中一部份内容。这些话会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与她再会的那日。

厚普描述乐园的情景

她说：“我差不多到家了,你为何唤醒我呢？”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我打扰了什么事。她便告诉我乐园的情景,因她在那里被我唤醒了。那里有美丽的树木和花朵,

鸟儿在歌唱,她身体一点也没有疼痛。当时我有一刻觉得,也许我不该唤醒她……(愿神祝福她的心……她现在已经在享受那乐园生活有很长时间了)。她醒过来后,告诉我,她正被一些天使带回天家。那时她听见了我在远处喊她的声音。朋友们,越过那条河,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土地。也许有几百万光年之远……但它在那里,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临终回忆几件小事

她描述天堂有多么美好,她说:“亲爱的,你传讲过它,也谈论过它,但你没法知道天堂有多么荣耀!”她渴望回去。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两三件事我想要你知道。”

我问道:“什么事?”

她开始说:“比尔,还记得,有一次你替我买袜子的事吗?”(我记得那一次。那天晚上,我们要去韦恩堡做礼拜,她正在换衣服,需要一双袜子。她告诉我去买一双尼龙或真丝的长统袜或裤袜,或者此类的袜子。向来我就记不住妇女衣服之类的东西。于是,我就边走边自言自语:“雪纺绸,雪纺绸,雪纺绸。”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好,比尔。”我就回答:“你好。雪纺绸,雪纺绸,雪纺绸。”后来,我又遇见另一个老朋友,他就告诉我说,最近鱼儿很好钓。后来,我竟忘记我要买哪种袜子。我本应去奔尼店买袜子,但我认得在一角钱店做工的一个女孩子,我知道,我若把情况告诉她,她可能会帮得上忙。她名叫蒂尔玛·福特,现在是我的邻居。我冲到她

店里,说:“蒂尔玛,我想给厚普买一双短袜。”她笑着说:“厚普从来不穿短袜,而是穿长统袜。”我说:“那就买一双长统袜吧。”她问:“她想买什么质地的呢?”我就问:“你有几种质地?”希望她能提到我本该记住的那质地。她说:“有嫫縠人造丝,雪纺绸,还有别的。”不幸的是,她先说到的是嫫縠人造丝。但听起来好象是我要买的那种,所以我就说:“对,就是这种。”

“你是说厚普想要嫫縠长统袜?”

“对,她是这么说的。”我答道。于是她就给我包好。付款时,听说只要 39 美分,我就干脆买了两双。

回到家,我把袜子给厚普,然后就跟她开玩笑说,这次我可真是买到好价了。(你知道,男人总是喜欢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很会讨价还价)。她接过袜子,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看出她有些失望。后来我们到达韦恩堡时,我注意到,她又买了几双袜子。她就是那种不愿指出我缺点错误的贤妻。而在她弥留之际,却想起这么一些细微的事。

省钱给丈夫买猎枪

她的生命在慢慢流逝,但她继续说:“你记得在路易斯维尔时,你要买那枝我们买不起的猎枪吗?”(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猎手,当我看到那枝猎枪时,我是多么想拥有它啊。)

“我还记得。”我尽量克制住,不让她看见我流泪。

“我一直在积攒一些 5 分和 1 角的硬币,想给你买

那枝枪。我就要去了,但回到家,你会在餐具柜上面的一张纸底下找到那些钱。”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我找到她要给我买猎枪的六,七元钱时,我的感受是怎样的。那是她长期以来省吃俭用攒下的。后来我买下那枝猎枪,现在还在用。我想留着它,直到传给我的儿子。

厚普临终遗言

我还记得,临终时她求我不要单身,要娶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能照顾孩子的主内好姑娘。起先我不想答应她,但最后为了让她高兴,还是答应了。几分钟后,她十分虚弱地说:“好了,我要去了。”

我恳求说:“别这样说。”

她说:“我并不介意现在就去,,因为我已经看见乐园是多么的美妙。”

我含着泪问:“亲爱的,你真的现在就要走吗?”

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是的,我要走了。你能答应我一直传讲这美好的福音吗?”我答应了。她说:“比尔,神要用你。”(愿神祝福她的心……我常常想,我们现在四处奔波去事奉,努力顺从神对我的呼召,也就是她那时认为神将要发出的那个呼召,不知神是否允许她从天堂往下看我们呢?)

她继续说:“你是一个好丈夫。”有一个可爱的护士站在旁边,厚普对她说:“我希望你能找到象我这样好的丈夫。”当然,她那样说真是撕裂了我的心,但我知道,为了她我还是要忍住。我强笑着说:“亲爱的,你

若走了,我就把你埋在胡桃山脊公墓,直等耶稣再来。若在那之前,我也睡了,就埋在你旁边。”我又说:“若还活着,就必定在某处的战场上。”她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渐渐暗淡下来,我继续说:“当你上到新耶路撒冷……找到大门的东面,并喊叫我的名字……当你见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保罗、司提反和所有圣徒走来时,我必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她把我往下拉,与我吻别……然后她去了,与神在一起。

今天我仍在这里……仍然奋斗着,事奉着,努力要持守那诺言。

幼女沙仑的死讯

厚普死后,我就回家去看望孩子们。我多么渴望脑子能有一刻的安宁啊。我先到母亲家……又回到厚普和我的家,但哪里也不能使我得安宁。我平静不下来。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天夜里,我终于上了床,试图要入眠。有人来敲门。我想,“这么晚,会是谁呢?”……有声音说:“比尔,你的小宝贝快不行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来敲门告诉我这个消息的那个夜晚。我想,“天哪,到底怎么回事?”那天我失去妻子还不够,晚上又有朋友来告诉我小女儿快死的消息。当我坐进朋友那辆小卡车去看小女儿时,我觉得生命似乎已到了尽头。真是祸不单行啊!一到那里,我发现小女儿快要断气了。萨姆·阿德尔医生已经来诊断过,他告诉我,据他所知,这病已经无药可救了。但不管怎

样,我们还是立即把她送往医院。一位从路易斯维尔来的专科医生也觉得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他们领我到化验室,让我看从孩子脊椎里抽出来的细菌。她已从母亲那里传染上脊椎脑膜炎,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她很快就会死去。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我痛不欲生的感觉。不幸的事接踵而至。这正表明,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到设在地下室的隔离病房去看孩子。我看到我的小宝贝躺在那里。就是现在,一想起那情景仍使我心痛欲绝。那是夏季,医护人员忙碌不堪,无法好好护理她。我走过去,看着她,她也试图看着我。她刚到逗人喜爱的年龄。但是,这可怜的小家伙一直没有摆脱过脑膜炎所引起的痉挛。她的一条腿抽得卷了起来,而另一只胳膊正抽搐着。她的小腿上上下下地抽动着。哦,多么令人悲伤的情景啊!

我跪在她床边,开始祷告。我哭着说:“神啊,请不要拿走我的小宝贝。”我知道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没有放弃一切,出外去做传道的工作。我相信那时神的恩赐已经准备好要彰显出来,而我却忽略没有去。我趴在地上,痛哭祷告,求神留下她的性命。但似乎有一道黑帘挂在我们之间,她正在往下沉。我站起来,看着她说:“沙仑,你不认得爸爸吗?”真的,我相信她知道我是在那里的。看上去她似乎想摇动她的小手,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哭出来。由于极度痛苦,她的双眼成了对眼,真是太凄惨了。哦,每次当我看见对眼的孩子时,我就会想起当时我的孩子因受极度痛苦而产生的对眼。你

们有孩子的人知道这种感受是如何。

母女合葬

我按手在沙仑身上为她祷告。过一会儿,天使下来把我可爱的小宝贝带走,与她母亲在一起。我回到家里,感到凄凉和疲惫。两天后,我把她放在她母亲的怀中安葬了。我记得,我站在那里,面对那可怕的坟墓,心都快碎了。本城卫理公会的牧师史密斯弟兄为她们母女主持了葬礼。哦,何等的感受啊!简直难以忍受。不知怎地,树叶在树上吹动的声音,使我回想起一首老歌:

「在河那边,有称为永远甜蜜的乐土,
因为所信的真理,我们才能抵达彼岸。
当金铃为你我摇响时,
我们依次进入那门,与不朽的人,永住其间。」

我知道有一天坟墓会裂开,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一座空墓。我知道有一天这坟墓会裂开,因为她们相信她们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返回工作,拼命工作以还清所欠的债和大量的账单。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当时我在 150 号高速公路接近新阿尔巴尼的地方,正在一根电线杆上读电表。我自己唱着「在遥远的山上,耸立着一个粗拙的十字架,那是苦难羞辱的象征」。那天早晨阳光明媚,电线杆在我前面的山坡上投下一道影子。入射角竟是那么凑巧,我系着安全带的身体正好投在那十字形影子的中间。十字架再次伴随着我。

痛失亲人之后的沮丧与绝望

我想与厚普、沙仑在一起,没有她们,生活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为之而活的一切都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她们,我破碎的心无法得到勇气继续争战下去。但我想,神的旨意是要保守祂自己的恩赐……神有一个计划,它必须实现。我确信,要通过这些我所经历的悲哀和痛苦,才能使我到达一个神能使用我的地步。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我被高压电击中,从电线杆上掉下来,浑身直冒汗,四肢发抖。我便脱掉脚上的钉鞋,回家去,不干了。回到家中,我极其渴望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从悲哀中解脱出来。然而,空荡荡的家又能带给我什么慰藉呢?……屋里的东西一切照旧,与厚普在世时一模一样。看到每样东西,都会使我想起她。当我沮丧地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时,我的目光落在一些刚送来的邮件上。在一个信封上,写着“沙仑·玫瑰·伯南汉小姐收。”我的心再一次又碎了。这封信是银行寄来的,里面有一张给我小女儿的小支票……是银行退回来的她圣诞节的存款,我想总数大约是1元8角。哦,天哪,我就开始跪在地上哭,伤心透了,一切看来真是难以忍受。我跪在那里,就想,“主啊,你若不帮帮我,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沉睡中梦见天堂

突然间,我就从精疲力竭中陷入了沉睡……(这倒是个难得的解脱)。沉睡中,我梦见我到了西部(我一直

喜爱西部)。我脚穿一双皮靴,头戴一顶西部大帽子在走着。我从一辆旧的四轮篷车旁边走过,车的一个轮子坏了。当时,我正用口哨吹着「四轮车的车轮坏了」这首歌。突然,出现一个17、18岁的美丽姑娘,使我吃了一惊。她象天使那样站在那里,身穿白色长裙,美丽的金发飘逸着,一双蓝眼睛闪烁着光芒。

我说:“小姐,早上好。”就从她身边走过去。但她却说:“爸爸,你好。”我惊讶而又迷惑地转过身来,她又叫道:“爸爸,你好。”

我说:“对不起,小姐,我不明白,我怎么能是你的爸爸呢?你跟我差不多年纪,你一定是搞错了。”

“爸爸,你不知道你此时身在何处,在世上时,我是你的小女儿沙仑。”她答道。

我说:“她怎么会是你呢?”

她说:“是我,在世上时,我就是你的沙仑。”

我说:“但你当时还是个小婴孩呢。”

她就提醒我,说:“爸,你不记得你所教导的不死的生命吗?”

我说:“记得,我教导过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你才象现在这样在这里吗?”

她问我:“爸,毕利·保罗在哪里呢?”(毕利·保罗是我的儿子)。

我告诉她,毕利·保罗刚刚还跟我在一起。

她说:“爸,妈在找你。所以我呆在这里,等比利·保罗也上来。”

“妈妈在哪里?”我问。

她说：“爸爸,往你右边看。”我往右边看去。哦,它看起来象一道道荣耀的光照射着整座山,在青山,花儿和树丛中点缀着美丽的楼宇。人类语言永远也无法形容我所看见的景象。沙仑指着一座大楼房,告诉我上到那里去,那就是我的房子,她妈妈就在那里等我。

“我的房子？”我大惑不解。“我可从未有过房子啊。”

“爸爸,你现在有了。现在你过去吧,我要在这里等哥哥。”

又见妻子

于是我沿着一条通往那座房子的小径走去。当我走到那座漂亮的房子时,我看见妻子出来迎接我。她穿着白裙子,长长的黑发垂在背后,太美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与她重逢的心情。我不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请她解释给我听。我们象从前那样交谈着。我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小女儿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了,她同意我的看法。然而,我就是不明白这些事。

她说：“我知道你不明白,因为地上的事与这里的事不同,这里是天堂。”

“但这栋漂亮的房子又是怎么回事？这是你的房子吗？”

“是的,这是我们永恒的家。”她答道。

“但我不明白,我怎么能有机会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呢。”

她亲切地对我说：“当你在地上历尽这许多的劳作

和艰辛后,你现在回家来歇一歇了。你不坐下吗?”

我转过身,见有一张给我坐的宽大靠背椅,就坐下来……那是一张莫利斯靠背椅。我看看那椅子,又看看厚普。她微笑着,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想到的是:我们刚结婚时,小屋子里没有任何家具,除了一张人送给我们的旧折叠床,一元二毛五买来的炉子(后来我又买了炉架),一把破了几个洞,旧得不能再旧的折叠皮椅和一块放在房前地板上的亚麻布小地毯外,什么也没有。但我们爱这个家,幸福地在生活一起,因为我们真正地相爱。

但有一件东西我一直想要的,就是一张莫利斯靠背椅。我白天辛苦工作,晚上讲道,很迟才回到家。所以我就想,回到家若有一张大靠背椅躺一躺该有多好啊。有一天,我们决定去买一张。于是,就去河对岸的城里看货。我们挑中的是一张绿色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那张椅子价值15元,我要先付首期3元,然后每星期付1元。起先我们一直能按时付款,一直付到8元或10元,但后来就付不起了。因为实在抽不出钱来,就有两三个星期没有付款。你们都知道入不敷出是什么滋味。有一天,我对她说:“亲爱的,你只好叫他们来把这椅子拿走,我们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付款了,他们寄来一份催款单,可是现在没法付款。你知道我们还得付其它帐单,所以只好不坐这椅子了。”厚普说:“可是,我不想那样做。”后来,我们又留了一两天。我还记得,那天夜晚我做工回家时,椅子不见了。厚普为了不让我去想椅子的事,那天晚上,对我特别温柔,给

我烤了一个樱桃馅饼,尽量说些别的事来使我轻松一点。我还记得,那天当我走进房间坐下来时,发现那张椅子已不见了,那种感觉真难受,我们俩都哭了。她是那样的温柔。

在梦中,我站在那里,她对我说:“我猜你对那张椅子的事还记得很清楚……但这张靠背椅永远也不会被人拿走的,它已付清了。你坐下休息吧。”

不用说,神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使我能继续下去。我边传道,边做些不同的工作。最后,在印第安那州做狩猎管理员,一直到 1946 年神的恩赐临到我。神祝福了我并厚厚地赏赐了我,为此我带着谦卑的心感谢祂。有好几年,对我儿子来说,我又当爸又当妈。后来,神赐我一个谦卑可爱的妻子,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第八章

天使造访之前的非凡事件

神要向威廉·伯南汉显现祂自己的时刻已临近了，其显现的方式不仅要彻底影响他自己的事工，也将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个迹象会遭到一些人的毁谤，但对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却成为他们赞美感谢神的原因，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启迪将使他们的事工增长百倍。

我们提到过发生在天使造访威廉·伯南汉之前的一些事，另外还有许多特别有趣的事值得记在这里，但时间和篇幅只允许我们提及其中的几件。还有其他一些事件在本书后半部分所记载的异象中提到了。然而，有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并且伯南汉弟兄在不同的场合也提到过这件事，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特别提出来。

在圣经记载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教会领袖们很迟钝地才认出那些受神特别差遣的人,但奇怪的是,恶鬼倒是毫无迟疑地认出这些人来。正如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样,为基督事工中第一个神迹作出的奇特见证,却是来自一个邪灵。耶稣回到拿撒勒城,向祂家乡的人传福音。然而,那城的人不但没有认出这位在他们当中的非凡人物是谁,而且对祂随心所欲地由木匠变成先知的做法感到十分憎恶。然而,他们所不愿承认的,却很快被会堂里一个被污鬼附身上的人说了出来,他在基督面前大声喊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可一:21~26)同样,那群附在加大拉的疯子身上的污鬼,当主走近时,也大声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可五:7)

后来当使徒保罗开始在欧洲传道时,来到腓力比城,他不但没有象一个先知那样受到欢迎,反倒被粗暴地投入监牢的内囚室。然而,一个附在小使女身上的巫鬼却认出保罗和西拉是谁,它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徒十六:17)

所以毫不奇怪,神命定赐予威廉·伯南汉事工的那个恩赐,甚至在他本人还未明白其目的之前,就已被占卜的邪灵辨认出来。有一次,他从一位占星卜卦的女人旁边走过,当那女人看到他时,就示意让他过去,因为她希望跟他说话。当他走近时,她说:“哎呀,你知道吗,你是带着一个迹象出生的,并且拥有从神来的一个恩赐。”类似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一度使他很心烦,但后来他就明白了。正如基督和保罗那样,他们既不接受

也不看重恶鬼所做的见证,反倒是命令它们闭口,伯南汉弟兄当然也是一样。他怎么也不会认可那些占星术或各种算命之类的伪科学,尽管他们的见证在不同的场合也确认了神的这个恩赐。主有很多方法来支持和证实祂众仆人的事工,用不着靠恶鬼来做见证。当然,圣经也严格地反对神的儿女去占星卜卦(赛四十七:13~14)。

在别处我们提到过,伯南汉弟兄悔改信主后,由杰弗逊维尔的罗伊·戴维斯博士委任为浸信会传道,并在该城开始了活跃的传道事工。当一次大规模帐篷聚会结束后,他在俄亥俄河里为大量的初信者施洗,当时河两岸都有大群人在观看。那是炎热的六月,受洗的人约有130个。当伯南汉弟兄正要为第17个人施洗时,他听到一个微细的声音说:“向上看。”这句话重复了三遍。他向上看去,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过了几秒钟,人们抬头看,有许多人也看到那颗星。有些人晕倒,有些人大叫起来,还有一些人拔腿就跑。过后,这颗星又清楚地消失在高空中。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当地报纸也对此作了报道。

另有一次,伯南汉弟兄在某个大城市举办连续三晚的聚会。第一个接受祷告的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脚因小儿麻痹症而变形,使他不得不用脚尖走路。突然,好象有一道亮光照向伯南汉弟兄,他以为是管理员没礼貌地把聚光灯对准他,便睁开眼一看,见有一团光站在他面前。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不知是我松开了那孩子,还是那孩子从我怀里跳下去……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我身上的每根神经线似乎都瘫痪了。那男孩的脚一触到地,立刻就正常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然地讲台上走下去。当晚,还发生了其它引人注目的事,很多人把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

类似的奇事一次又一次发生在威廉·伯南汉的生命中。曾有一段时期,他没有顺服神的呼召去展开这个拯救的事工,接着他就进入了生命中的一段黑暗时期。正如我们前面所记载的,他既丧失了妻子又丧失了女儿,真是苦上加苦。然而,他最终决定把生命完完全全交托给神,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在那时,他一生中最非凡的造访临到他身上,一位天使亲自造访他,并且从至高者那里带给他一项庄严的使命。在下一章里,伯南汉弟兄亲自讲述了这段登峰造极的经历。

第九章

从神面前来的一位天使

伯南汉弟兄受到天使非凡的造访这件事,在神的子民以及非信徒当中都引起许多的疑问。就如基督在世的日子那样,也有一些人拒绝这种超自然的事工,但绝大多数出席过伯南汉聚会的人,都深信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

神总是采用各种各样,有时非常奥秘的方式,将自己显现给那些受特别呼召来担负一些重大事工的仆人。对摩西,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对以色列百姓,祂夜间以火柱、日间以云柱向他们显现。对撒母耳,祂是在夜间向他呼唤的声音。对以利亚,祂就是那微小的声音。对亚伯拉罕,神以道的形体或人的形状向他显现。而对保罗,祂以复活后的荣耀向他显现,对蒙爱的约翰也是如此。然而,在圣经时代,神最常采用的超自然的造访,也许是藉天使的来访而成就的。天使就是这样向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基甸、大卫、众先知、撒迦利亚、马利亚、牧羊

人、众使徒以及其他显现的。在多数情况下,超自然的造访不仅仅是个异象,而是天使真实的显现。可见,天使向威廉·伯南汉显现的事件,并非没有足够的圣经先例。

说真的,天使服役于必死之人这事实与神的道是相当一致的。人们广泛地认识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圣灵的诸恩赐已经恢复给教会。然而,辨别诸灵的恩赐究竟是什么?许多人推想,这种恩赐仅仅是指对邪灵的辨别。尽管这恩赐肯定包括对邪恶力量的鉴别,但我们必须记住,好的灵总是多于坏的灵。那天使又如何?他们在什么领域服役?希伯来书一:14回答了这个问题:“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为神的子民效力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看不见天使的,但是圣经很明显地说到,很多时候,天使都伴随着神的儿女们。毫无疑问,我们若充分认识到,天上的使者就在我们附近,每天观察我们的行为或者心思意念,那将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何等大的影响。马太福音十八:10 就是这样的例证,还有诗篇三十四:7,“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搭救他们。”我们可以引出大量有关天使在地上服事的经文,但无需这样做。事实是,所有圣经教师都实际上相信并教导这种事工的正确性。但人们为何不常见到天使呢?显然,我们需要运用上面所提到的恩赐,使我们迟钝的人类感官能穿透那幔子,看见那

些极纯净的天使。很显然,以利沙拥有这个恩赐,我们看到他祷告祈求,让他的仆人眼睛得开,也能看见主的众天军。

“以利沙祷告说:‘耶和華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華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王下六:17)

许多例子记载,当人们即将离开这世界之前,都目击到陪行的天使。从耶稣的话语中明显可以看到,天使其中一项的任务,就是当人的灵魂离开这破碎的尘土所造的居所时把他送到乐园里去(路十六:22)。看来,人的感管能力失去时,灵魂的知觉能力就活过来,因而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事。

天使传给伯南汉弟兄的信息

天使第一次造访伯南汉弟兄时,大约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超自然的启示无疑会越来越多。在谈到这种造访时,有一点是很基本的。那就是,主的天使除了启示与圣经完全一致的东西外,从不会启示其它的东西。确实,我们得到吩咐要把神的道放在高于天使的启示之上,因为我们知道撒但也会以光明的天使出现。不过,体贴圣灵的人很快就能看出虚假的灵来。撒但是虚假之父,惯于撒谎,牠免不了说谎或说出一些歪曲、否认、添减经文的话来。牠头一次与人类的成员夏娃谈话时,就说了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但是,天使对威廉·伯南汉造访的结果,却成为一股方兴未艾的复兴大潮,传遍全世界,

坐在那里,那时我注意到有一道光在屋里闪烁着。我以为有人打着手电筒过来,就从窗户往外看,但是没见到人。我就回头看屋里,见那光在地板上展开,越变越宽。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似乎很奇怪的,对我也是如此。当那光在展开时,我自然地便激动起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当我往上一看,看到了一颗大星悬挂在上方。然而,它不象一颗五角星的形状,倒更象一团火球或光球那样照亮在地板上。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从地板上走过来,这又让我吓了一跳,因我知道,除了我自己以外再没有人会来这里。从那道光中,我看见一双人的脚向我走来,就象你往我这边走来那样真切。他看上去象个人,若以人类的重量估算,他体重大概有 200 磅,身穿白袍。他的脸很光洁,没有胡须,黑发垂肩,肤色黝黑,面容亲切。他走近我,目光与我相遇。他看见我害怕的样子,便开口说:“不要害怕。我是从全能神的面前受差遣来告诉你:你奇异的生命和被人误解的做法都是为了表明神已经差遣你,去把神的医治恩赐带给世人。你若能真诚,叫人相信你,任何疾病都无法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站立不住。”言语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他告诉我许多的事,这里无法一一记录下来。他告诉我,我将会通过手的颤动测出疾病来。他走了,但从那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在 6 个月内,他大概向我显现过一两次,并与我谈话。有几次,当其他人在场时,他以可见的方式出现。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神差给我的使者。

不用说,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病人祷告。我并没有

声称要取代医生。我知道,医生能够协助自然,但他们只是人,而神才是全能的。在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多得数不清,无法一一记录下来,但神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天使所说的话。聋子、哑巴、瞎子,患各种疾病的人都得了医治,迄今记录在案的就有数千例。我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来做这些事……若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也是个无助的人。许多出席过那些聚会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疾病和罪在讲台上就被说了出来。亲爱的读者,不要误解我这种文采贫乏的表达方式。我告诉你们这一切事,是想叫你们更清楚地了解如何得到神的恩赐所带来的益处。神告诉我要真诚,并使人相信我,这正是我竭力要做的。神总是通过某物或某人来行事,我只是祂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没有一个必死之人可以因行一件奇事而标榜,而我也只是个必死之人。我不知道神允许我行这些事还有多久,但靠着祂的恩典,我要尽我所知的,在神使我存活的日子里,借着服事祂的子民来事奉祂。”



在那次非凡的造访中,天使还告诉伯南汉弟兄一些其它的事,这些他在讲道中都屡次提到过。其中一件就是要赐给他的那两个迹象。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一个迹象不是为医治的,就是在他左手上的恩赐,藉着神的能力,他能辨认或验出人们所患的疾病。这个超自然迹象能使全部会众的信心得以建立起来。然后,神要赐给他第二个迹象,这样,人若不信第一个迹象,必会信第二个迹象。这使我们想起摩西的事迹,神也赐给

摩西两个神迹。若是百姓不相信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相信第二个神迹(出四:8)。

这第二个迹象,照天使所说的,是允许伯南汉弟兄辨别出个人的心思意念和他在过去生活中所做的事。有时,所揭示出来的是只有那个人自己才知道的事件,这样的揭示会大大增加那人的信心。我们应该补上这么一句,被宝血所遮盖的任何罪从不会被揭露出来,但万一有什么事被隐瞒,没承认出来,那么,借着这恩赐,那罪就会曝光出来,这通常会使人即刻悔改。观察过这两个迹象的运作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恩赐的彰显是完美的。天使造访后,第一个迹象即刻被赐下来。第二个迹象只是在伯南汉弟兄新近的事工中才彰显出来。

关于第二个迹象,天使作出了这个重大的声明:在天上,人的思想比他在地上所说的话语更响亮。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告诫啊!这也是一个多么迫切的需要:即我们要在神面前绝对地诚实,敬畏神,过一个有节制、诚实无伪的生活。

天使还说到另一件事,即耶稣很快就要来了,而这项使命是主快要再来的征兆之一。倘若伯南汉弟兄忠实于这个呼召,它的果效将遍及全世界,并将摇撼列国。最后,天使指出,神藉着这些迹象在召聚祂所有的百姓在灵里合一,使他们能同心合意。

下一章我们将更多地论述天使的造访及其所带来的反响,让我们来聆听以下伯南汉弟兄的会众所做的见证。

第十章

新事工的开始

天使造访后,伯南汉弟兄返回家中。那个星期天晚上,他在杰弗逊维尔的帐棚讲述了这件事。他教会的人相信并且爱他。这次,我们正是到他们那里去搜集事件发展过程的材料来继续我们的故事,这些事件正迅速地展开、很快就会把伯南汉弟兄推向全国性的事工舞台上。



“去年,伯南汉弟兄和我们在一起时,有很多异象临到他,所有异象都在我们眼前证实了。但是,他从天使造访时所得的特别医治恩赐,只等他离开我们去圣路易斯的前几天才宣布。我们在杰弗逊维尔的人相信威廉·伯南汉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先知。我们这位弟兄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谦卑。他还是个小学生时,我们就认识他了。他的确一直过着清洁、道德和安静的生活,

总是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这里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神在揭开祂的奥秘,有些奥秘从使徒时代以来已或多或少被隐藏起来。

威廉·伯南汉悔改信主后,就开始在这里传道,我们为他建了一座大帐棚,远近的人都来听他讲道。他的第一次布道聚会就有约三千人参加,来听他传讲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当时我们意识到神赐给他某些特别的迹象,但我们不知道那将会怎样。在他早期的事工中,有许多神迹奇事随着他,这些事只有圣灵充满的人才能明白。随着这些事情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与日俱增,我们还不知道其结果将会如何。

1946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星期天晚上,伯南汉弟兄在帐棚里说到他遇见天使的事,天使告诉他有关这个医治的恩赐,他将把这个恩赐带给世界万民,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找他求医,他也将拥挤的会堂里站在千万人的面前。

对属血气的人来说,这看起来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个卑微的工人,没受过教育,属于那种贫苦农民型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所说的其它异象都应验了,他是这样肯定地谈到这件事,并且公开地向每个人宣布出来,因此我们断定这件事也会实现。他还说,天使向他宣告,他将能藉超自然的能力辨别出疾病来;倘若他能一直保持谦卑,他将能辨别人的心思意念以及说出那人以往生活里的事;而很多人也会误解他。天使进一步告诉他说,这是基督的灵藉着他做工,而且他生来蒙召就是为此;末日已经临近;这就是末日的迹象,神要

藉着这恩赐来招聚祂的百姓,使他们在灵里合一。

我们知道这些迹象是符合圣经的,我们还记得,当圣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时,祂告诉拿但业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藉着这个迹象,拿但业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弥赛亚。还有,当基督告诉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已有五个丈夫时,她就跑进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还有摩西,这位以色列民的伟大拯救者,是神所预定的,出生在奇特的环境之中。撒但想要杀害他,在以色列人得拯救之前,神赐给他两个神迹,因此他们就能认出是神差他来拯救他们的。天使又说,这些迹象赐给他,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他所爱的耶稣基督。还有,这些迹象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教会团结起来,使人们不再因不同教条和宗派而分裂。很显然,伯南汉弟兄对所有那些彼此分开的弟兄感到满心同情。他相信神必定把祂所有的教会带入圣灵的联合之中,然后耶稣必将为祂的教会而来。

我们相信,我们弟兄的生命可以与古时的摩西相比美。我们的弟兄极其谦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他从不归荣耀给自己,而是全归功于拯救和呼召他的耶稣基督。

聚会进行中,送来一封电报

天使显现给伯南汉弟兄后的那个星期天晚上,他正在杰弗逊维尔的帐棚里讲道,有人进来交给他一封

电报。电报是从圣路易斯城来的,请他去为一个将死的女孩贝蒂·多尔谛祷告。所发生事情的消息传到了远至圣路易斯城,现在有人请他去那里走一趟。他每天做工只够养家糊口,根本没有路费去那里,于是我们为此收了一次奉献。我们凑足钱给他买来回的火车票。他向一位弟兄借了一套西服,从另一位弟兄借了一件大衣,将近半夜,我们才把他送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火车站,他从那里搭火车去圣路易斯城。

贝蒂·多尔谛得医治

在途中他似乎很镇静,因为他知道神不会让他遭受失败。当他到达圣路易斯城火车站时,本城的多尔谛牧师已在那里迎接他,就是他发电报请伯南汉弟兄来为他的小女贝蒂祷告的。她得了莫名的病,躺在床上,生命垂危。圣路易斯城最好的医生都请过了,但还是诊断不出她得什么病。多尔谛弟兄带着疲惫的声音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医生也尽了力。我们不住地祷告,本城的许多牧师和会众也禁食祷告,但看起来丝毫没有效果。”接着,伯南汉弟兄与孩子的父亲一起走进他家,他小女就躺在里面,快死了。女孩的母亲和祖父向他问候。当时,屋里有许多朋友正在祷告。他望着这可怜的局面,那孩子疲惫不堪的父母急切地望着他,似乎在问,“你能帮我们吗?”我们的弟兄缓步走到病床前,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一幕多么悲哀的景象啊!满头卷发的小女孩,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手象动物那样在小脸上抓挠着。她一直在大声尖叫着,已经有三个多月

了,所以嗓子都变哑了。伯南汉弟兄在房里跪下来,与其他人一同祷告。但祷告后,并未见女孩有任何好转。

然后,伯南汉弟兄要求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祷告,他要明白耶稣基督要他做什么。他意识到,凭自己他什么也做不了。你可能想起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边治好一个病了 38 年的瘫子,却没有医治那一大群瘸子、瞎子和瘫痪的人。祂对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这情形也发生我们弟兄的事工中。通常他在异象中看见事情的发生。神先显给他看,然后他只是照着所看见的把它行动出来。

释放临到了

他们带伯南汉弟兄去教堂。多尔谛牧师和他父亲及伯南汉弟兄在一起祷告了约 3 个小时。过后,他们回到家中,发现病情依然如故。后来,伯南汉弟兄走进一个房间,独自为孩子祷告。然后他就到街上来回走一走。最后,他坐进停在附近的牧师的汽车里。过一会儿,车门打开,伯南汉弟兄下车向房子走去,这一次他表情严肃。有什么事发生了!他在门边与孩子的父亲和祖父相遇,他们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有什么事发生了。他们问他们:“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他们全家人一齐喊道:“我们相信。”“那么,照我所说的去做,一点也不要疑惑。”他对孩子的母亲说:“给我一盆清水和一块白布。你的孩子会活下去,因为神已经差祂的天使

对我说,你的孩子会活下去。”

孩子他妈去取水和布时,伯南汉弟兄叫孩子的父亲和祖父靠近床脚边,在他左右跪下来。孩子的母亲回来后,伯南汉弟兄吩咐她在他祷告的同时,用湿布擦孩子的脸,手,然后到脚。然后他祷告说:“父啊,正如祢在异象中显示给我的那样,我都照做了。现在,我奉祢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个孩子得医治了!”那邪灵立即离开了小女孩。今天,她已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仍生活在那个社区。圣路易斯城的人成群结队地去找伯南汉弟兄,但他却离开了,答应以后还要再来。几个星期后他又来到圣路易斯城。”

贝蒂的父亲——罗伯特·多尔谛牧师的见证

“我们的小女贝蒂,病了三个月。我们请来本市两位著名的医生,但他们似乎无法找出她的病因。我们也请了城里及附近乡村许多优秀的牧师来为她祷告。她的病情每况愈下。于是我们发信去请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一位名叫威廉·伯南汉的牧师,他拥有神的医治恩赐。人称他为比尔弟兄,他立即来到我们这里。经过几个钟头的祷告后,他进来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在异象中,向他显示该怎么做才能救活我们的小女贝蒂。她瘦得皮包骨头,就象痉挛似地一直颤抖。比尔弟兄问我们是否相信神,是否愿意照神所说的去做。在他祷告并奉耶稣的名为她呼求后,我们的小女就立即得了医治。这事发生在约十个月前。现在我们的小贝蒂完全健康,达到她该达到的体重。若有人对她得医治的事有疑问,

或对 1946 年在圣路易斯城,伯南汉弟兄举办的复兴会中所发生的医治之事有兴趣,我将非常乐意答复你们的来信。”

罗伯特·多尔谛牧师,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
盖诺大道 2009 号。

第十一章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 第一次医治大会

1946年6月14日,伯南汉弟兄全家,还有他教会的两位姐妹,一起离开杰弗逊维尔到圣路易斯城去,他将在那里举办第一次医治大会。那是个美丽的早晨,他们一路上唱着福音圣歌。

大约下午4点钟,他们一行人到达圣路易斯城,照他们事先的安排,多尔谿牧师将在横跨密西西比河的麦克阿瑟大桥桥头迎接他们。他的汽车停在那里,车上贴着即将举行的复兴会的布告。多尔谿弟兄把他们接到他家。他全家,包括几天前得医治的小贝蒂,都来欢迎伯南汉弟兄一行人。当天晚上他们都去到伯南汉弟兄要在那里讲道的大帐篷。伯南汉弟兄向会众解释神

为他所做的事,会众很认真地听着,显然都很有兴趣。当晚有十八个人接受了祷告,其中有个男人跛脚有许多年了,当伯南汉弟兄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后,他就站起来,高兴得直拍手,无需任何扶助就走了起来。有一个瞎子被医好,几个聋子也能听见了。

第二天早上,伯南汉弟兄被请到圣路易斯医院精神病房看望病人。有个疯女人恢复了正常,后来获准出院。他们又开车到伊利诺斯州格兰尼市,发现那里有个妇人患癌症受折磨,体重只有 83 磅。祷告后,神触摸她的身体,他们就让她穿好衣服回家去。在他们拜访的下一家中有位女士,右侧半身不遂已有一年,伯南汉弟兄为她祷告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她站起来。她听从了,立即抬起右手高过她的头,并自行站立起来。然后,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兴得直拍手。她的嗓子本已全坏了,也得了恢复,就能讲话了。

那天傍晚,当他们一行人返回帐篷时,发现里头挤满了人。很多人站在外面的雨中,另有一些人坐在停靠附近的车里。那场聚会再次蒙神的祝福,有许多的医治奇迹发生。

随着聚会一晚接一晚地进行,甚至一些更突出的神迹也发生了。不合季节的大雨下个不停,但阻拦不了参加聚会的人。他们带旧报纸来,垫在湿椅子上坐。椅子不断增加,但很快就坐满了,很多人还是得站着。

星期天晚上,有位双目完全失明的黑人牧师走上前来接受祷告,会众中很多人都认识他。伯南汉弟兄为他祷告后,就伸出一只手,那位黑人喊道:“牧师,我看见

你的手了！”然后他抬头向上看,看见了灯。他哭喊着说:“赞美主,我能数出那边有几盏灯,也能看见吊灯的横梁。”会众们都为这大神迹归荣耀于神,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知道这位黑人牧师眼瞎已差不多有 20 年了。

那天晚上,有个妇人拒绝圣灵的呼召,离开了会场。但是没走几步,心脏病就发作,晕倒在一家小旅馆外的人行道上。伯南汉弟兄出去为她祷告,过后她站起来,承认自己内心是如何抗拒神的呼召。

这些聚会本来只安排了几天,但是城里的几名牧师到他房间来,恳请他比原计划再多延长几天。在跪下来祈求神的带领后,伯南汉弟兄说,主若愿意他会继续下去。人们对聚会的兴趣一晚比一晚浓厚,警察也到场,确保一切都次序井然。

医治的见证开始涌来。聚会中第一批接受代祷的人里有位 70 岁的老妇人,大家都注意到她鼻子上有个象小号鸡蛋那样大小的癌瘤。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回来告诉大家那肿瘤已经消失了。还有许多人也做了见证。当然,小贝蒂·多尔蒂的见证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她证明她现在已经康健无恙。一位抬不起双臂的牧师接受代祷后,便向空中举起双臂赞美主。许多在聚会中被治好的聋哑人,向会众复述别人的话来证实他们能听见了。有位妇人能不用拐杖走路,边走边赞美主。一位遭牙关紧闭症和关节炎折磨的妇女立刻就痊愈了,她现在能轻松自如地张口和闭合。医治的例子成倍而来,难以计数。

由于要求代祷的人数逐晚增加,伯南汉弟兄经常要祷告到凌晨两点钟。从那以后的几个月里,这种做法实际上已变成了他的习惯。他对病人的同情心极大,以致于对这位传道人来说,离开病人是难以做到的。

这次大会一直延续到6月25日。次日上午,他回到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他收到一位小姑娘的父母发来的电报,说他们的女儿病情很重。当伯南汉弟兄来到医院病房为她祷告后,耶稣触摸了她的身体,她就穿上衣服回家去,完全康复了。

过不久,伯南汉弟兄又重返圣路易斯城,在基尔大礼堂举行了一晚的聚会。那时,约有一万二千人挤进大会堂听他讲道。

第十二章

天使出现后伯南汉弟兄事工中

一些戏剧性的事件

紧接着上一章所发生的事件,神的伟大神迹和大能作为开始伴随着伯南汉弟兄的事工。在短短的3个月内发生了如此众多非同寻常的事件,若把它们复述一遍,也得用几本书才写得下。这些事件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以如此广泛地传播,仍旧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到六个月,人们纷纷从美国以外的地方而来或写来信件。有些人在异象里看见他,就来到杰弗逊维尔打听是否有个叫这名的的人,城里人就会建议他们去伯南汉帐棚找。然后,那些满怀喜乐参加聚会的人,就会给他们讲述所发生的事情。下面我们要讲述接下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一些非凡事件。

使死人复活

进入夏季后,伯南汉弟兄被邀请到阿肯色州琼斯博罗的圣经时辰帐棚去,理查德·里德是那里的牧师。人们从 28 个州和墨西哥而来,据估计共有二万五千人聚集到这座小城参加聚会。人们睡在帐篷、卡车和拖车里,有的就睡在汽车里。据说,方圆五十英里内的旅馆床位都已经满员。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帐棚里四周已经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当传道人走到讲台时,一位站在右边的救护车司机又喊又做手势,要引起他的注意。他说:“伯南汉弟兄,我的病人已经死了,你能过来看她一下吗?”有人回答说:“在救护车预留车位和他之间站着大约二千人,他过不去。”后来有四个壮汉走到台上,护送伯南汉弟兄过去。看到人们向他挤去,设法要靠近他的那个场面真是令人感动。

这位传道人被护送到救护车的停车场,在其中的一辆救护车里,他看到一位老人跪在那里,工作服上多处有补丁。手上拿着一顶缝有编织带的破旧帽子,他说:“伯南汉弟兄,孩子他妈死了。”这位神人走近那一动不动的身体,抓住她的手。她的双目紧闭,呼吸停止,一动不动地躺着那里。伯南汉弟兄看着他手上的迹象,回头看着她丈夫,说:“她得了癌症。”老人回答说:“没错。”跪在地上,他开始哭了起来说:“神啊,把孩子他妈还给我吧。”然后,救护车里寂静了一会儿。

接下来,可以听到伯南汉弟兄的声音,他祷告说:“全能的神,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奉祢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祢,再给这女人一次生

命吧。”突然那只软绵绵的手抓紧了伯南汉弟兄的手,她绷紧的前额开始皱了起来。接着,伯南汉弟兄稍微扶她一下,她便坐了起来。那惊讶不已的丈夫看见所发生的这一切,就伸出胳膊抱住她,喊道:“孩子他妈,感谢神!你又和我在一起了!”伯南汉弟兄悄然走到救护车门口,准备返回讲台。救护车司机说:“先生,很多人堵在救护车门外,门开不了。”然后司机让他从车的另一边下去,同时用他的上衣遮住车窗,这样就没人看见他离开。

与父亲失散的盲女孩

当他到达聚会场所时,拥挤的人群都站在蒙蒙的细雨中。他只好从人群中挤过去。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他们都没见过他。从早到晚,帐棚里总是挤满了人,几乎没有人离开过,除非去买三明治或有其它必要做的事。忽然,他听到一个可怜的喊叫声:“爸爸,爸爸!”有人在喊叫着。举目望去,他看见一个黑人盲女孩在人群中推挤着。她与父亲失散了,没人帮她去找她的父亲。这可怜的情景触动了传道人的心,他走到她的前面去,好叫女孩能摸到他。“请让一让,”那黑人女孩说,因为她发觉碰到了什么人。“我眼睛看不到,又丢了父亲,我找不到回汽车站的路。”伯南汉弟兄问:“你是从哪来的?”她说:“孟菲斯。”他问:“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她答道:“来看一位医治者。”“你怎么听说他的?”“今早我在听收音机,听到那些生来又聋又哑的人在谈话。我听到有个人说他是从密苏里州来的,

他说他领盲人抚恤金已有十二年,但现在却能读圣经了。先生,我从小因为得了白内障眼睛就看不到。医生说我的眼睛的视神经都被白内障包住了,若是作手术,情况会更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那位医治者,那么神就会医治我。我听说今晚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晚,而人们说我连靠近会堂都不可能。现在,我在人群中又找不到父亲,先生,你能带我到汽车站去吗?”

当然,这个盲女孩看不到自己在跟谁说话,她旁边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见过他,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位留心听这个黑人女孩讲话的人到底是谁。然后伯南汉弟兄为了试验她的信心,就问:“你相信所听过的那些事吗?特别是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医生?”她回答说:“先生,我信!医生没法为我做什么。我相信天使造访伯南汉弟兄的事是真的。你只要带我到那个人那里,我就能找到我父亲。”

伯南汉弟兄再也忍不住了,他低下头,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然后抬起头来,他说:“女士,也许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人。”她连忙抓住他的大衣翻领,哭着说:“你就是那医治者吗?”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她恳求道:“先生,不要丢下我,可怜我这个盲女人吧。”

这使人想起盲诗人芬妮·客罗斯比所写的,「别忘了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祂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当然她听到过其他盲人得医治的事,她就怀着这样的信心而来,即若能见到伯南汉弟兄,她也必能恢复视力。但传道人说:“我不是医治者,我只是伯南汉弟兄,耶稣基督才是你的医治者。”然后请盲女孩低下

头,他便开始祷告:

“主啊,大约 1900 年前,一个粗拙的十字架从耶路撒冷的街头拖过;拖过背负之人留下的血迹斑斑的脚印。在通往各各他的路上,祂虚弱的身体倒在沉重的十字架之下。那时,有古利奈人西门走过来,帮祂背十字架。主啊,现在有西门的一个后代在这里蹒跚在黑暗中。我肯定你能明白。”

就在那时,女孩尖叫起来:“我从前是瞎的,现在我能看见了!”那些要找伯南汉弟兄的人都走近前来。那些站在探照灯底下的人,一下子就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伯南汉弟兄。当人们朝他涌来时,另一件感人的事发生了。有个拄着拐杖,一只腿变形的老人一直在观看这场戏剧性的事件,他当即喊着说:“伯南汉弟兄,我认得你;我在雨中站了八个小时,请可怜我吧!”

伯南汉弟兄问他:“你相信并接受我是神的仆人吗?”他答道:“我信。”“那么,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得医治了!可以扔掉你的拐杖了。”他变形的腿立即变直了。他又跳又喊,引来所有人的注意,人们就向前拥挤,要摸他的衣服。

直到那时,伯南汉弟兄的收入非常少。在他自己的帐棚里,几乎没有为他收过奉献。他要靠做狩猎管理员的工来维持家庭生计。当晚他穿的那套旧西服是破过并打过补丁的。他发现西装外套的一个口袋破得很厉害,他补过了,但补得相当不地道。所以跟其他牧师见面时,右手就捂在那只口袋上,用左手与人握手。但是,那晚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破外套。他们喊叫着,拥挤

着,都想摸他那件旧衣服,他们一摸,病就好了。这使人想起耶稣的时代,那时人们的信心很高,凡是摸过救主衣服边缘的人,病都痊愈了。

发生在阿肯色州卡姆登市的奇事

这次聚会过后几天,伯南汉弟兄到阿肯色州的卡姆登市,在那里的市礼堂主持一堂聚会。当他向会众讲述他的呼召和事工时,一团强光来到礼堂里,落在他头的上方。正好有位摄影师在场,就拍了一张照片,瞧,那团光居然出现在照片上!要不是数百人在场亲眼目睹这个不寻常的现象,恐怕有人会以为照片是被加工过的。那次聚会中,许多人得了医治,并归向了基督。(这张照片附在本书其它地方。)

次日早上,几个人护着伯南汉弟兄从会堂走到汽车里,因为有几百人向前挤着要摸他。这时,听到有人喊着说:“神人啊,可怜我吧。”只见人群外站着—个瞎眼、头发灰白的黑人,由他妻子陪着。为表示敬意,他把帽子拿在手上。伯南汉弟兄停住,说:“带我去他那边。”其中有个人说:“伯南汉弟兄,你现在身处南方,不要离开白人到黑人那里去。”伯南汉弟兄回答说,神的灵叫他去那个黑人那里。当他走近那黑人时,护送的人用手臂围成一圈,让他能走过去。他妻子说:“牧师朝你走来了,不要作声。”

那黑人抬起虚弱、颤抖的双臂,摸着伯南汉弟兄的脸,说:“是你吗,伯南汉牧师?我一生从没有听过你的名字,直到昨天晚上。我有个好妈妈,已经过世很多年

了。她也曾有个火热的信仰。牧师,她一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我已瞎了很多年,昨夜她好象站在我床边,说:‘亲爱的儿啊,你到阿肯色州卡姆登市去,在那里你会找到主的一位仆人,他名叫伯南汉,你的眼睛会复明的。’牧师,我就立即起来,穿上衣服,和妻子一起坐上巴士,赶了百来英里才到这里。”

伯南汉弟兄听了他的故事,抬起满是泪水的双眼,说:“父啊,我感谢祢,因祢怜悯了这个瞎子。”然后他用手摸着那黑人的眼睛,说:“睁开眼吧,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哦,那黑人能看见了。

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有时神的灵会告诉他有位病人已经卧床多年,受尽了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就去到那些病人那里,他们总是得到释放。许多这类的病人出现在他各处的聚会中,见证他们已经痊愈,身体健壮。

有一次,在加州的圣罗莎,有个人来会堂找伯南汉弟兄,请他把自己的名字拼写给他。当他写出名字后,那人拿出一张发黄的纸放在手中,说:“就是他,孩子他妈。”他说他来自五旬节派的一个教会,他声称 22 年前他和妻子祷告时,圣灵借着他说:“我的仆人,威廉·伯南汉,在以后的日子里,要带着神医治的恩赐来到西海岸。”他们相信所得到的是一个预言。这次他们听到伯南汉弟兄的名时,就找出写下那预言的纸张来,纸上写的就是那个名字。

根据伯南汉弟兄在杰弗逊维尔的会众所提供的资料而作的记载就到此结束。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在这些

早期的事工中,有两个名叫,O.L.雅格斯和 G.杰克逊的年轻人参加过他的一些聚会;在最近于达拉斯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这两位年轻人问伯南汉弟兄是否还记得他们。他说还记得(这两位弟兄从那时起蒙神的祝福,取得非凡的成功,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基督,并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事工),但令他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就是常参加他早期聚会的那两位年轻人。

下一章是由《医治之声》杂志的合作编辑杰克·摩尔牧师写的,他对伯南汉弟兄后来几个月聚会中的概况和重要事件作了的描述。

第十三章

伯南汉聚会随笔

(杰克·摩尔 著)

“神以其奥妙的方式来行他的神迹，
他脚底踏海，乘坐在暴风之上。”——库柏

在路易斯安那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曾经有堪称举世无双、高大伟岸的连绵松林。在那里，一位早期五旬节派的先锋传道人，写过一本名为《耶稣再来与白色宝座的审判》的小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那些常青树有节奏的摆动声，听起来象诗歌一般清脆悦耳……只有那些有幸听到这种音乐的人才能充分明白松涛所发的声音似乎在唱“主必快来……主必快来。”

现在这位老兵与往日的其他战士一样，已经卸下他的军装，愿神使他们勇敢的灵魂安息。那片松林也都几乎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寂静，但它们歌中的信

息却仍在流传。主的再来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另一股风正刮过这块大地……

「有一阵风吹来,满是恩典和大能,
正如在那最奇妙的创造时辰,
那时神向尘土所造的人轻吹,
世间第一人因神的气而活。」

这股风就是圣灵的象征。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好象一阵大风吹过。(那些人因着神的气再次活过来)。就是这样,今天有许多人也靠着圣灵的更新从死亡的沉睡中苏醒过来。

诗人写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八:4)曾有一段时期,人类由于罪而落到灵性极度贫乏的状态,失去了得救的盼望……直到耶稣来到。现在祂是神子民的盼望,是以色列的力量。当祂全面恢复时,人将要高于天使和天使长。即使是现在,藉着圣灵,有些人被神特别使用,来使那些繁荣昌盛、自我陶醉的美国城市意识到神的作为。这就让我们的论述集中到威廉·伯南汉——一位蒙神大爱和重用的人身上。

摩尔弟兄与伯南汉牧师第一次会面

从第一次与亲爱的弟兄会面到现在,几乎已经过去三年了,回首往事,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虽然我们都梦想有一天能见到象这样的事发生,然而,当那激动人心、象圣经般的传奇故事就在靠我们以北的那个州里发生时,我们却似乎还在打盹,一点也没意识到。直到我们一些弟兄参加了阿肯色州伯南汉弟兄的聚会,

带回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所见所闻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事。这些听起来很好,但我们所知道的不足一半。我们注定要获得人生中一些最宝贵的经历。照神的旨意,这位传道人被差来,用他短暂而触动人心的事工祝福了我们。

关于这位不同寻常的小个子和他的“恩赐”,我们耳朵里充满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故事。我们怎能明白这一切呢?一个充满激情地说到,藉着手的颤动他能说出那人是否患有细菌性的疾病和那病的名称;另一个说到,他的传道是充满启发性的,而他自己却说他“不是一个传道人”;还有的人声称,在他为病人祷告后的某个时间,甚至看到癌症从病人身上脱落掉;更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聋哑的孩子在麦克风前说话,残疾人又喊又跳,只有当疲惫不堪、精疲力尽的传道人从喧嚷的人群中被抬走后,没完没了的祷告队伍才得散去;广大的会众存着敬畏的心一连几个小时低头默祷,除了病患者压抑的抽泣声外,会堂一片寂静;还有,传道人温和热切的祷告声,轻柔弹奏的「只要相信」的乐声,以及人们得医治后连续迸发出来的赞美声。有位女士一直跟随他的聚会,行程数百英里,她流着眼泪试图描绘这位非凡人物的谦卑、同情心与温和。她说,当她看着伯南汉弟兄时,她所看到的远非是个普通人,而是耶稣!每个人都赞同这种说法,即“见到他之后,你就不再是一样的了。”尽管有这一切,但对于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毫无准备。这看起来是不是太神奇而不可能是真的呢?…但这的确是真实的,不仅如此,还

有更多的，正如我们很快就知道的。

在伯南汉弟兄到访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早就到达那个大型帐篷，却发现帐篷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几乎进不去，对此我们感到惊奇和困惑。聚会头一天晚上就这样，以前从来没见过，但这是伯南汉弟兄的聚会！那天，川流不息的车子穿越蜿蜒的阿肯色山地和路易斯安那峡谷，他们怀着敬畏的心追随这位二十世纪先知的脚踪；他的祷告能使疾病遭咒诅，分离的家庭破镜重圆，酗酒的父亲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长期争吵不休的教会握手言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重新燃起初信时的爱火。我们设法租到一所中学的大礼堂，但仅用了两个晚上又被迫搬回教堂，因为很多人拥到学校来，甚至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很荣幸地举办了五天五晚荣耀的神圣聚会，那些可纪念的日子所产生的果效一直存留到今天。人们变得谦卑温和，因为他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藉着祂的仆人曾经过我们这里。在那短暂神圣的时刻里，我们好象回到了那群敬佩的追随者当中，带着对这位自称是以色列的弥赛亚的卑微木匠的忠心，走在加利利的风尘小道上。在我们想像的旅途中，我们经过一片坟莹，突然冒出一个赤身被鬼附的人来，他对着基督尖叫、发出嘘嘘声，要与祂作对；但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穿好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我们又好象置身于那群拥挤着耶稣的人里，祂突然转身问道：“谁摸了我？”只见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妇人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祂衣服缀子的原因和她立即得医治的事，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然后，我们跟着来到睚鲁的

家,看见他女儿从死里复活了。……当“夫子”一摸那聋哑孩子的舌头时,他的舌结就开了,我们便听见他说出清晰的话来;当看见那瘸子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都笑了……我们也与其他五千人一起嚷闹着找个海边的位子坐下来,他们扔下铁砧银头,关掉店门,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聆听这位神圣哲学家的美妙教导……当我们定睛在祂美丽的脸庞上,认出从一颗破碎的心所发出的痛苦和悲哀,体验到祂仁慈的一瞥带给我们灵魂的温柔感受,我们也与那些妇人同哭。是啊,圣经的日子又回来了。这个人把我们所传讲的实践了出来。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高举人,我只想强调,我们深深感激这位弟兄,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事工使我们与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更亲近了,也使我们比从前更熟悉主现在的作为、祂的性格和祂的神性……对于一个人,还能说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新的经历

当我们看到信心奇妙得胜时,一种神圣感临到我们,使我们渴望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提供任何的帮助……(无论是谁,只要他看见一个瘸腿或遭痛苦的孩子被带到祷告队列里来,都会受感动,只要可能,他都愿意走遍地极去帮助他们。)

于是,我们告别了教会、亲友和家人,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这个宏大的事工,我们的第一站是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聚会在圣彼得剧场举行,在那美好的日子里,有数百人接受祷告并得了释放;圣徒得到

复兴,罪人悔改信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动人的场面。伯南汉弟兄无论走到哪里,都无一例外地赢得了人心,正如我们后来所了解到的,那些动人的告别情景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面前重演。我们也忘不了国际圣经学院的学员,以及他们的导师库特弟兄,还有赞助过我们的牧师(我们亲爱的斯特伯林弟兄)的帮助,他们对这位传道人产生强烈的爱戴。看到他们彼此道别,真叫人心碎。分离和告别,真是件伤心的事,在天上永不再有这样的事了。

在灵里赐下的重要信息

回头看这次聚会,有两件事是很突出的。我脑海里有一幅难忘的图画:那是一位全盲了30年的中年人,他在祷告队列里摸索着。当他走近传道人时,我听见他说:“我觉得我眼睛发热!”祷告后,伯南汉弟兄叫他往上看,这位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第一次说:“我看见一盏灯了!”他站在那里,睁大眼睛看了几分钟,脸上带着一阵喜乐的微笑,我很久也忘不了他脸上的那种表情。

第二件事是,有人在灵里说出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并得到翻译。而它与另两个信息几乎完全相同,那两个信息是在两个不同地方举办的伯南汉聚会中被赐下的,它们确实见证了这受神恩膏之事工的真实性。这个信息是以如此强有力的声音发出来的,它似乎不是来自地上。这信息的中心就是,正如施洗约翰受差遣做主第一次到来的先锋,照样神也差遣这位传道人以及象他一样的其他人,为主的第二次到来集聚和预备

百姓。几个月后,我们再次听到这同样的信息被安娜·西拉德姐妹(我们后来对这位姐妹很是欣赏)翻译出来,那信息是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有大群人参加的一个伯南汉弟兄的聚会中发出的。说真的,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坎里。

传道人向西海岸去

我们的下一次聚会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在那里,我们首次见到我们的朋友兼弟兄,后来成为该传道人团队成员的约翰·夏瑞德。他是位可爱的弟兄,也是位卓越的商人。出席菲尼克斯聚会的人很多,奉耶稣的名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当我们从西海岸回来的时候,再次停留在菲尼克斯,与我们西班牙的弟兄们一起聚会,这次聚会中的祷告队列象是没有尽头似的。哦,那些深受天主教教导影响的人竟然对我们弟兄的事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伯南汉弟兄为他们不停地祷告了约八个小时。

从亚利桑那州首府出发,我们向西到了洛杉矶和长滩。这一系列的聚会是从蒙特雷公园一处美丽的教堂开始的,那里从一开始就挤满了人。从那里我们移到长滩的市府礼堂。那场聚会本来宣布晚上 7 点开始,但下午早些时候,当一群“旧式复兴时刻”的人还在那礼堂聚会时,许多病人、瘸子和精神病人(有的还穿着专门为精神病人设计的约束衣)就开始拥进礼堂。就我看来,那位“旧式复兴时刻”的讲员觉察到了这点,但他对此感到庆幸的是另一个人的信心受到了挑战,而

不是他的。当晚有许多人得救并被医好了。

在奥克兰短暂停留之后,我们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举行了一堂蒙恩的聚会。从这里,我们的故事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就在我们一行人中的其他人从奥克兰驱车前往萨克拉门托时,我却坐飞机到俄勒冈州的阿什兰,去看望多年的好友高登·林协,并告诉他神正在行的事。当时他正在阿什兰自己的教会举行复兴会。但你猜他怎么着?他相信了那些真实的报导,随即结束聚会,与妻子、宣教同工和我一起开车经过崎岖的加州北部山路来到萨克拉门托,参加伯南汉聚会。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讲,这是他人生进程得以彻底改变的第一步;也许,最终也改变了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他现在成了《医治之声》杂志的编辑。从前他只接触一群会众,现在他却接触成千上万的人。

下一站我们来到美丽的小城圣罗莎,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天使般的款待。愿神祝福那些甜美谦卑的圣徒们,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

要记述在弗雷斯诺的聚会,可能要写满几页纸。我们怎能忘记那大群的人坐着一整天等候伯南汉弟兄到来的场面。我们打算在那里只停留一个晚上,聚会的消息几天前就公布出去了。当那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人们就陆续到教堂去,等候晚上的聚会。不到中午,教堂就坐满了人。当晚聚会前又搭起两座帐篷,到处都是人。这使人想起在马可和路加福音里所读到的情景,人群拥挤到彼此践踏的地步。所有病人最后服侍完,到凌晨3点我们才回到家。几位亲爱的朋友已为我们

准备好了晚饭……只是我们迟了一点！

从弗雷斯诺往东走,我们返回菲尼克斯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提起“印第安人保留地”这几个字,就会让人回想起那些迷信的部落土著所扮演的戏剧性场景和事件,这些事足够写成一本书。巴不得所有读者那天晚上能同我一起站在那群喧闹的会众面前,观察人海中那一张张棕色粗糙脸孔上的表情由半信半疑的好奇和困惑到兴奋敬佩的改变。愿神祝福他们的心。毕竟,他们是正宗的美国人,但我担心,他们已经可悲地被忽视了,受尽排斥,现今他们大多数人深陷于贫穷、疾病和异教之中。

当地有位可爱的女宣道士,其慷慨的接待令人难忘。她真是个勇敢的战士,大胆地要破除种种邪术、巫医等部落传统迷信,把永活可爱的基督这位大医生带给这些许多患病和需要帮助的人。能带来这位具有使人复兴的信心的人来帮助她,是我们的喜乐。他对神的信心能带来神迹,是印第安人可以亲眼看到的……因为他们必须要看到了才相信……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

那个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有许多人不得不站在外面。所以,这位传道人就站在教堂的台阶上,通过翻译对那些不太肯定的会众讲道。过后,祷告队列就很快排好了,主的大能临到,要施行医治。

在那里,我们和他们都有幸看到真实信心的展现……神迹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几件神迹的发生就足以使这些印第安人信服了。当时,我们注意

到有些混乱,因为有些人站起来匆匆离开会场……但不一会儿后,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出去又带其他人进来。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看见就意味着相信,他们离开这充满奇迹的会场,回去把留在棚子里有病和残疾的亲人带进来。

我想提到一位老妇人,她拄着用扫帚柄自制的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在祷告队列中。当她摸到这位传道人时,还没有等我们的弟兄为她祷告,就把拐杖递给他,直起身子就走了。孩子般的信心,何等单纯!

巡访加拿大

回到家几个星期后,我们再次聚在一起,到了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在那里,我们与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加拿大弟兄享受了一段美好的交通。

途经艾伯特王子城时,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聚会,然后赶赴位于阿尔坎高速公路南端艾伯塔省的大城埃德蒙顿。在那里我们计划在拥有五六千个座位的溜冰馆举办几天的聚会。唯有永恒才能显出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接着,我们取道碧玉班富国家公园到卡尔加里去,途中观赏了一些最美妙的景色,就我们所知道的,这块大陆上还没有任何景色可以与之媲美的。卡尔加里的聚会大大地蒙主祝福。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们作好了一场大型聚会的准备。那会堂是全市最大的建筑物之一,每堂医治聚会里外都挤满了人。许多神迹奇事奉耶稣的名行了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几百人的祷告队列挨次等候传道

人为他们祷告。我注意到,有位妇女的对眼十分严重。我们的弟兄为她按手祷告后,当他的眼睛还闭着时,就叫会众抬头看那位妇女的眼睛。甚至在他自己还没有看到之前,他就知道她的眼睛已经恢复正常了。这不正是雅各书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吗?(雅五:15)……不单单是祷告。

到佛罗里达海岸

1948年元月,我们离开冰天雪地的家园,往南旅行,到过有“冬天的天堂”之称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不过,我们的动机不是去渡寒冬的假期,好象那些疯狂的人群,挥霍金钱在赛马、赛狗、沙滩上的奢侈和其它种种寻欢作乐的事上,而是去服侍那些缺乏的人们,是的,在这个美如天然伊甸园的地方也有这些缺乏的人。他们一群一群地涌来,组成了确实五花八门的听众,几乎代表了美国各个州,有些还是从国外来的。他们带来一些我们所见过的最令人可怜,受尽痛苦的病人。当然,不是全部,但很大部分病人得以痊愈离开。

在那里,我们有幸遇见了一位年轻的亚美尼亚派基督徒阿瓦克,他在本地得到神的呼召和恩膏,他的经历与伯南汉弟兄相似。那次大会期间的一个晚上,天堂向我们微笑,因为我们有幸见到 F.F.波土务 牧师,他是一名早期医治事工的老战士,多年以来我们都听说和读过他的事迹。伯南汉弟兄以及我们其他人,见到波土务 牧师,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宣道团队里与我们同工。

当我回忆起这段值得纪念的日子时,犹如展开一幅美丽的全景画……不光是在这风景如画的乡村里我们所欣赏的自然美景,还有与我们亲爱的伯南汉弟兄、我妻子女儿、安娜·金妮和她好友胡安妮塔在沿海旅行和穿越塔迈阿密小径时所渡过的迷人时光,都让人记忆犹新。这真是预尝了天国的滋味……当我们的弟兄讲解圣经精华时,我们享受了神话语的美宴;当他把地上生命的奥秘和挣扎与属天的荣耀对比时,姐妹们都哭了。后来,当姐妹们唱起耶稣和天国的美妙圣歌时,他也哭了。这里有个人,既活在地也活在天……他在彼岸所拥有的财宝,常常使他的心思脱离四围贫乏的世俗而进到属天完美的领域中。他的话语似乎能把与他为伴的人一起带到属天的境地去。就在他们含泪唱这首圣歌时,天国比以前更靠近了……

「有个快乐明天等着我,珍珠之门大大敞开,
当我走完这苦痛幽谷,我要在彼岸安居。
有日,越过必朽之人的界限,
有日,只有神知道在何时何地,
必朽生命的轮子全要停止不动,我要去锡安山居住。

有日,我的劳作必止息,也不再四处漂流,
地上一切破裂的关系会重圆,我不再叹息哭泣。」……而当大西洋汹涌澎湃的浪涛有节奏地伴随着我们的歌声时,我们从未如此热烈地感受到神的爱……

「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茎,当为笔杆,

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
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乾,
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

我们怎能想到,我们弟兄这么快就会离开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他不再能承受那耗尽他体力的重担;然而,在他与神经紧张和精神忧郁争战的漫长几个月里,即使回忆一下那些日子,仍然会给他带来安慰。那天傍晚时分,当我们透过一望无际的白色浪花,凝视着炽热落日的最后一缕余辉时,轻柔的晚风传来姑娘们甜蜜和谐的歌声。歌词大意是……

「当你仰望落日,似感生命在消逝,
夜晚的影儿在我身后,等着结束这一日,
在残留的蓝天之上,盼望找到出路使光辉永驻,
信心越过夕阳,黎明来到,进入永恒的日子。」……

当他对所爱的人和许多朋友说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时,难道他真的感到他短暂生命的太阳正在迅速西沉吗?不知怎地,我想他一定是知道的,因为他常常提起离世的事。

彭萨科拉城的大型聚会

1948年的春天,我们举办了一些迄今为止最大的聚会,其中就包括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城的复兴会。我们都爱回忆那次盛会。为那次聚会他们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有若干团体联合起来举办那次聚会,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当地所有的全福音教会,聚会由我们敬爱的韦尔奇弟兄带领。我们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点搭起

一个巨大的帐篷,大量的人群从附近的州县,甚至远至密歇根州涌来。尽管一场暴风雨把帐篷刮倒,气候恶劣,但是广大会众和美妙的灵性却占了上风,产生了五个属天的日子。

最为壮观的情景发生在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已经宣布过,这堂聚会是专门为没得救的人举办的。当这位传道人讲完他的生平故事后,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带着融化的心和眼泪打湿的面孔响应了成为基督徒的呼召。只有做记录的天使,才知道这情景有多么罕见。很多在聚会中得到医治的人都从未与传道人接触过。信心展翅高飞,甚至当疲惫不堪的传道人被抬出去很久后,祷告队列里还是有数百人在寻求医治,于是当地有二十到二十五名牧师就组成一排,不分你我,不带成见地为病人祷告。哦,多么伟大的日子啊!

在我们回忆完彭萨科拉城聚会的美好往事之前,我们想提到一件发生在我们离开那天早上事。有个男人来找我,要我们帮助他的小女儿……(几个月来,已经明显地看到,这位传道人需要停下来休息休息,恢复元气,减少因倾听每个个人问题而带来的疲劳)……我们觉得他这要求是值得考虑的,就带他去找我们的弟兄。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故事……眼泪从他面颊流下来,他告诉我们,他这个美丽的小姑娘约有七岁了,从襁褓时期就收养为女儿,她的脑袋尚未正常发育,很不完全。当我看着做父亲的同情心和对养女的爱时,我想到另一种情景……我们也是这样被收养在天父的家里,在属灵上我们的的心思也不完全!正因为如此,祂才

对我们有无限的怜悯和同情。

隔一段时间后,我们聚集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在市大礼堂举办一场大会。在那里,我们首次与尔罗·罗拔弟兄见面。如今,他是个很活跃的传道人,被神大大地用在为病人祷告的事工上。

离开堪萨斯城后,我们到密苏里州锡代利亚去了几天。尽管传道人的身体濒临崩溃,神仍然祝福了大量受痛苦折磨的病人。

计划在伊利诺斯州埃尔金市共济会大礼堂的聚会持续了几天,给福克斯河谷地区带来了也许从未有过的震动。聚会结束后,我们看到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是停下来的时候了,不然这位传道人可能很快会成为为耶稣争战中的伤亡人员。我们在埃尔金与同工道别,转道去到温暖宜人的南方。没想到这次分别后,我们许多个月再也没有见到我们亲爱的传道人。在那段时期,他的生活和宝贵的事工几乎被扼杀了。

但是感谢神,我们很高兴地说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教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兴会,传道人威廉·伯南汉比过去更好、更健康、更强壮和更有恩赐,他以更大的信心和恩膏来传讲福音。愿神保守他强壮并充满信心,直至他属地的日头西沉,。愿那公义的太阳升起在那由昏睡懒散中觉醒的美国上空。

第十四章

本书作者进入 伯南汉的故事中

为了能连贯一致,似乎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本书作者是如何进入伯南汉故事中的。许多年以前,我们开始与杰克·摩尔相识(他是前一章的作者),那时我们正在为他的岳父劳特牧师举行一场复兴会,他当时是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一间教会的牧师。那时候,我们就十分珍视同摩尔弟兄的友情。之后几年间,摩尔弟兄作为建筑承包商,生意兴隆,成了那地区最显著的一位承包商。但是,尽管生意兴隆,他并没有忙到感觉不出他的城市有巨大的属灵需求。(大萧条时期,他所参加的教会没有了教堂,会众四散。)最后,他和同工们决定在社区的郊外开始一项独立的工程。他们给这座

新教堂起了一个悦耳的名字,叫作“生命帐篷”。随后在许多年里,这项事奉有显著的进展。最近,一座美丽的新“生命帐篷”落成在市中心的附近,为它做献堂典礼的,不是别人,正是伯南汉弟兄。

与此同时,在俄勒冈州阿什兰市,我成为一所教会的牧师,我们幸运地看到她成长为一个兴旺繁荣的教会。在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正和司提尔传道举办一系列复兴会,会中有五十来人受了圣灵的洗。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印象,即神很快会(到底多快我们说不清)向教会显示一种大能的新事工,通过这事工将发生许多大能的神迹奇事。事实上,前几年,神已藉预言的灵向我们显示这一切必要发生。

果然按着神的旨意,事就这样成了,就在司提尔聚会结束的那一天,1947年3月24日我们收到杰克·摩尔弟兄的来信,记在下面:

亲爱的高登弟兄:

我知道,你收到我从加州欧克兰市写给你的信,定会感到惊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从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来的伯南汉弟兄,是一位已领受圣灵的浸信会牧师;他在为病人祷告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规模之大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们在什里夫波特举行了一场聚会,象那样的聚会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杨·布朗弟兄和我本人就随着他到这里来,举办他原先定好的聚会。我们找不到能容纳这么大批人群的会堂。昨晚是我们到达这里后的头一个晚上,会堂挤满了人,能站的

地方也站满了人。我们将在这里逗留至 25 日,然后去萨克拉门托三个晚上。所以,我们还要在加州呆几天,我很想能见你一面,也想让你看看这位弟兄所行的事……

致以深切的问候

杰克·摩尔

我们百感交集地把这封信慢慢地读了几遍,最后我们拿去读给司提尔弟兄听。在这件事上,有他的灵与我们同证,于是我们俩决定启程下到萨克拉门托去,亲眼见识一下我的朋友所描述的这位传道人不同寻常的事工。随后的一两天内,杰克·摩尔弟兄乘飞机来阿什兰市看我们。隔天,我们一起乘车去大约三百英里远的萨克拉门托。当我们到达时,发现虽然聚会的教堂位于城市的边缘,但已是挤满了人。

那天晚上我们所目击到的聚会与以往我们所参加的任何聚会确实大不相同。传道人请聋哑人或瞎子上去接受祷告,然后就看见这些人当场得医治,这种事过去我们从未亲眼见过。那天晚上,最后一个接受祷告的是一个对眼的小孩。我看见女孩和她妈妈忧心忡忡地坐在一边——有那么多人等着代祷,似乎永远也轮不到传道人为她们祷告。聚会结束的时间到了,仍有许多人还期望得到代祷。传道人正准备离开,当他走下讲台的台阶时,刚好回过头去,就看见了那个女孩。他的同情心即刻涌了出来,就领过她来,按手在她的眼睛上,做了一个简短祷告。当女孩朝上看时,她的眼睛完全好

了!

与威廉·伯南汉会面

第二天上午,我们有幸见到伯南汉弟兄。昨晚之前我们所听过所看过的,以及会面时所得到的印象,都使我们确信:这位谦卑、毫无架子的人,已深深地触摸到神,并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超出我们从前所见到过的事工。这是一种能带来果效的单纯信心,看来就是我们长久以来认为要带来这场复兴所必须有的。这场复兴,我们确信是神的旨意要在基督再来之前发生。

在会面我们的弟兄时,我们得知摩尔弟兄已经跟伯南汉牧师谈到我,而且他也早已盼望见到我。当摩尔弟兄目睹过这位传道人事工中不同寻常的大能后,他确实看到了把这事工所带来的启迪让神所有百姓知道的优势。其实,当天使指示伯南汉弟兄时,就直接告诉过他,他的事工是要面向所有人的。由于我们的交往是在“全福会”较广的圈子里,这就使伯南汉弟兄和摩尔弟兄预见到,要把伯南汉弟兄介绍给这些团契里的牧师,也许我就是那个人选。因此,我们看到伯南汉弟兄马上乐意考虑我们的邀请,在明年秋天北上俄勒冈州及邻近几个州去举办一些大会。

我们返回了阿什兰市,确信这次行程是神的带领,并且这就是那要传遍广大群众的事工。我们便开始寻找各种可能性,要安排伯南汉弟兄在美国西北部地区举办几场短期大会。

但是在未去西北部之前,我们有意要多参加几场

伯南汉弟兄的聚会。我们教会允许我们去参加即将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的聚会。我们的会众一致同意我们去,但是那天早上他们一个个表情沉重,似有不祥之兆,好象我们做他们的牧师不会太久了。在1947年6月,我们出发去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我们到达后,摩尔弟兄已经作好准备,就与另外几个人一起乘车北上塔尔萨市。那天晚上,我们再次有机会见识到这个人的事工。教堂大厅挤满了人,直满到门口,当晚有许多奇妙的事发生。要代祷的人太多,聚会一直延续到凌晨两点。过去一年都是这样。我们想,这真令人羞愧,病人有成百上千万,但能真正制服鬼魔和疾病的却寥寥无几,而这小个子弟兄得为病人祷告直到筋疲力尽。

在这次聚会以前,“全福会”的联合大会几乎没有举办过。教义分歧和其它原因导致各团体彼此猜疑。要让大家都得益于这些伟大的聚会,我们觉得这些聚会有必要在各派别参与的基础上来举办,所有参与的要同意不在有分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共同联合起来,竭力把这使人得释放的信息带给所有人。这个想法能实现吗?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对这个主意,伯南汉弟兄很积极,说真的,自从天使造访他以来,信徒的合一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负担。离开塔尔萨市之前,我们便对那年秋天在西部举行一系列聚会作了明确安排。

两个月后,我们在去密歇根州大急流域“总部”的途中,停留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城,伯南汉弟兄正在那里举办为期七天的聚会。我们有机会在祷告队列里帮忙,也能贴近他,观看我们弟兄的事工。有一次,我们观

看他对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说话。一开始,那人似乎没有明白,对他的话一点也没有反应。后来,他站在旁边的妻子才解释说,他不仅快死于癌症,而且还是个聋子,根本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于是,伯南汉弟兄说,有必要先让他获得听觉,然后,他就可以指示病人如何使他的癌症得医治。伯南汉弟兄祷告了一会儿,忽然那人能听见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整个晚上都毫无表情和麻木的脸上滚落下来。他深感兴趣地听着关于他已经从癌症中得释放的喜讯。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聋哑孩子得医治的事。祷告后那男孩显然能够听见了,他听到声音时脸上惊奇的表情使每个人清楚地知道,那耳聋的灵已被赶出去了。第二天晚上,我又遇见那孩子的母亲,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她儿子已经学会说几句话了。(本书的其它地方转载了卡尔加里聚会的新闻报导。)

神兴起威廉·伯南汉的目的

我们与同行的几位朋友一起离开卡尔加里城,继续东行。几天后,我们停留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那里是查尔斯·芬尼创立奥伯林神学院的地方。这位伟大的神人葬在奥伯林附近的一个公墓,七十五年前他在那里去世,他硕果累累的事工在传道史上也是很少人能与之比拟的。现在的奥伯林,恐怕连芬尼也认不出来了。是的,美丽的校园楼房反映了物质的繁荣,但是两个世代以前芬尼所热切传扬的福音,如今在那里已没有什么拥护者了。现代主义衰亡的瘟疫和某种社会福

音已占了上峰。如果芬尼重返奥伯林,在那极度摩登的大学礼堂做生动有力的布道,城里的人肯定会不开心的。

我们不禁自问:这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只隔了两个世代,就在信仰上彻底背离了呢?这使我们想起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还在世时,以及比他活得长的那世代的人还在时,以色列人事奉神。士师记二章7~11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耶和華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烈,在迦实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

他的事工堪与基甸媲美

问题就在这里。很明显,若没有神大能的不断彰显,人对神的信心是无法一代代传下去的。约书亚以后的世代仍有祭司,但是明显地这些祭司对神的大能一无所知。这种毫无能力的事奉,就导致这明显的结果,即:“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申十二:8)然而,从古到今,总是有一些人,好象基甸,他并不能接受魔鬼那种貌似有理的解释,说什么“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華若与我们同

在,我们何致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華領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士六:12~13)基甸并不象我们今天的宗教信徒,完全满足于无神迹的福音,并且聪明地把他事工中的缺乏神迹解释为“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还说神现在的旨意是让基督徒们遭受疾病的折磨。基甸绝不自欺欺人,他面对事实。他要知道,神若与我们同在,那么神迹奇事在哪呢?请注意,那天使并没有说:“基甸,你太激动了;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尊重基甸的信心,随即就行的一个神迹。当基甸预备好祭物后,“耶和華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士六:21)

耶和華的使者确实对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当神的灵临到这个有信心的人后,他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所有以色列人将很快目睹到,藉着超自然的能力所带来的一个大能的拯救。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尽管基甸相信神若真的在他们当中,神迹的时代就没有过去,然而,当天使委派他作为以色列的首领率领他们时,他却感到很惊讶。他看不出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不仅他的家是至贫穷的,而且他在父家又是至微小的。然而,“在先的必在后,在后的必在先,”这似乎总是神的行事方式。当神祝福基甸使他获胜以后,他仍然那样谦卑,不愿接受当以色列首领的请求。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惟有耶和華管理你

们。”(士八:23)他在那些嫉妒他的弟兄当中恢复了和睦,随后的许多年里,以色列一直和平安宁。

威廉·伯南汉的一生与基甸的故事明显相似。他们两个都出身于贫寒家庭,都没有成为大人物的野心。他们都得到神天使的造访和委派。他们都相信,神若与祂的百姓同在,神迹的日子就不可能已结束。他们都受到圣灵的特别充满。他们都不屑成为神产业的首领,而致力于使神的百姓和睦相处。神使基甸以很小量的军队战胜了大量的敌人。既无人为组织的支持,也无天生的本领,威廉·伯南汉只顺服神的呼召,用神所赐的恩赐去事奉,有成群结队的人群来听他讲道,许多人从仇敌的折磨中被释放出来。基甸忍受着嫉妒他的兄弟们和属血气之人的反对,威廉·伯南汉也遭受同样的反对。这两人都是用容忍和耐心来回应攻击他们的人,而神在祂自己的时间里印证了他们两人。

很明显,基甸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类似的情况。在前一个世代,“全福会”运动开始出现,伴随着各种神迹奇事。但现在,新一代兴起来了,许多年轻人虽然听说过从前发生的神迹奇事,但自己从未亲眼见过一件神迹。许多教会倾向于寻找一种替代品来代替神的大能,把敬拜降低到纯属人的水平上。

在回俄勒冈州的路上,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基督再来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我们怎样把这福音信息传给这一代人的唯一答案是神大能的彰显。

第十五章

伯南汉在西北部

我们去西北部举办大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在阿什兰市仍然有牧养的工作。所幸的是，“罗恩·福克斯”宣教团刚好来我们教会，那次聚会被证明是阿什兰市所经历过的一次最出色的聚会。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赶紧安排好伯南汉大会的事宜。那些聚会先要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开始，然后向南走，进入美国。该市主要教会中的三个牧师赞助了聚会，他们是：W·麦克阿里斯特牧师、E·巴克斯特牧师和C·霍尔牧师。这次聚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组委会周到的准备工作。巴克斯特牧师，后来他也成为伯南汉布道团成员，用以下的话语描述了这次聚会的情形：

“在这场全市范围内为期四天、十分短暂的威廉·伯南汉牧师的大会中，人们目睹到用言语难以表达

的荣耀场面。就象在其它城市那样,在温哥华即使是最大的礼堂也不够容纳那些等候参加伯南汉聚会的拥挤人群。周围的村镇都已万人空巷,他们涌入温哥华,直到全城的人都能觉察到成千上万祈祷相信的人所带来的属灵影响。各城来的牧师团参加了聚会,他们指望伯南汉弟兄能在他们各自的工场里举办类似的聚会。尽管当时公交和有轨电车正在闹罢工,仍有数千人因人满无法进入会场。

“温哥华聚会前,举办了三场集体祷告会;聚会前一天又举办三场大型预备会。从一开始讨论伯南汉弟兄来温哥华一事起,温哥华牧师中那种合一协作的有益精神就占了上风。这种大度的精神持续于聚会的全过程,并且有增无减,至今仍然实实在在地在小组和团契聚会之中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在别的城市这也是伯南汉弟兄事工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啊!

当地牧师注意到许多医治的见证不断涌来,很多奇妙的事在祷告的当时借着圣灵随即地做工而行了出来。人若想把所经历到的医治以任何一种方式报道出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写什么好呢?写对眼变正常吗?写卧床不起的残疾人站起来行走吗?写聋子恢复听觉吗?写哑吧开口说话吗?还是去描述那些得癌症、肿瘤和甲状腺瘤的患者得释放后所做兴奋无比的见证呢?这项任务太艰巨了,似乎写完了,其实才刚刚开始。只有站在那位一切美善完备恩赐的赐予者面前时,我们才会读到最终的记录。”

尽管交通陷入停顿,有数千座位的大礼堂每晚仍座无虚席。其实,最后一晚下午5点就关上门了。很显然,很少人能象伯南汉弟兄在温哥华所行的那样,在四天内能获得如此的成就。许多出席聚会的牧师因所目睹到的神大能的奇妙彰显,带着满怀的激情和圣灵的感动回到各自的教会。

下一站的聚会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办的,在停战纪念日那天开始。聚会连续换了几个礼堂,但还是找不到一个能容纳这么多人的礼堂。最后三晚聚会是在市政礼堂举行的,但到最后那天晚上,就连那么宽敞的大礼堂也挤不下了。有几百名牧师出席了聚会,“全福会”圈子里的宗教聚会实际上全停止了,惟有在这大礼堂举行的聚会。关于发生在这次聚会中的那个被鬼附之人戏剧性的挑战,记载在本书的头一章。

离开波特兰,我们来到塞勒姆城。那里的大兵工厂挤满了人,连一些低矮的独立厂房也挤满了人,各厂房都安装了扩音器。当地组委会主席 W·弗雷得里克 牧师这样说:

“从俄勒冈州塞勒姆市这里,我们也想向神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因祂在伯南汉聚会当中大能的造访。人们从美国和加拿大而来。在这城市的历史上,从没有一次宗教聚会云集了如此多的人。塞勒姆城全城轰动,神为各人所知晓。有许多医治的神迹,人们现在还听到人得释放后所做的各种见证。”

离开塞勒姆城,伯南汉弟兄去到我们的本城阿什兰市,在那里拥有一千二百个座位的地方兵工厂座无

虚席。随后那个星期,我们一行人驱车到了博伊西城,在该市最大的礼堂举办了三天大能的聚会。在那为期十四天系列的聚会中,尽管只登了相对较少的报纸广告,仍有七万多人听到了医治的福音,其中至少有一千人是牧师。

在这些聚会中,我们想提一下伯南汉弟兄的体力远低于一般人。他在好几个星期天坐车到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去,在“圣地大礼堂”主持午后聚会。有时,他整夜没睡。有一次,他坐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等待降落,因为浓雾覆盖着机场,能见度很差。当我们考虑到,这位传道人是如何在过度紧张、精疲力尽的状态下超出其体力事奉的,这些聚会的成果就更加显著了。将来我们要更为慎重,不让他主持超过他承受能力之外的其它聚会。即使在当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出,伯南汉弟兄的体力已经耗尽,确实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第十六章

《医治之声》杂志诞生

博伊西城的聚会结束后,伯南汉弟兄亲自表达了他对在西北部举行的大会成果非常满意,并说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要他的聚会今后都能同样地在各派别参与的基础上举办。他问我是否能到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去与摩尔弟兄商量一下,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安排其它的聚会。我同意前往,因为除了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外,我不敢有别的回答。我的教会也再次大度地允许我去。在我不在时,会众有幸地请到了维尔默·加德纳传道人,教会继续前进,步向高潮。实际上,加德纳弟兄要在我们后来于尤金市举行的聚会中获得圣灵很大的启迪。此后不久,一个医治和神迹的新事工就开始临到这位传道所举行的聚会中。

是否永久地离开我的教会,去跟随这看起来是神

的旨意所指示的工作,这件事使我越来越关注。要离开那些所热爱的人,尤其是一个教会——你亲眼看到她从小群挣扎的会众成长为一个强大活跃的团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做出的。神似乎是在引领,但我仍然感到犹豫。最后在祷告中,神直接对我说话,叫我去做就是,不要疑惑;在祂开始要在全地施行这伟大事工中,祂必一步步地引导我去做我的那部份。这决定一旦做出后,我一刻也未曾有理由怀疑过是神引导我做出这个决定的。

年初之后不久,我到达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与我的朋友杰克·摩尔弟兄讨论当时的整个情况。我们又与杨·布朗一起驱车去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伯南汉弟兄正在家里作短期休息。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我们一起渡过了一段充满圣灵的团契时光。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早先,关于伯南汉弟兄聚会的情况,都登载在一本由德克萨斯州一位不错的基督徒弟兄主编的杂志上。现在,新的问题冒出来了:自从西北部聚会以来,伯南汉弟兄已意识到,他的聚会范围已经扩大,出席的信徒群体各式各样。因此,登载聚会的杂志要能进入不同团体的千家万户。如果聚会是以各派别参与的基础来组织的话,那么,该杂志显然也要体现同样的特点。于是,我们决定发一封信给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弟兄,问他是否乐意以各派别参与的基础来出版他的杂志。如果他乐意,那么,伯南汉弟兄愿意继续使用那份杂志作为他的正式刊物。

晚上,我们各自去歇息了,各人都把这件事明确地

交托在主的手中。次日早晨,我们又见到伯南汉弟兄,看上去他似乎领受了一个平安的保证。他说,那晚他听到了来自神的答复。我们仔细地听他告诉我们的事,果然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就看见事情准确地照那些话成就了。

事情进展很快。前面提到的那位弟兄告知我们说,他觉得他的杂志不适用于象我们所建议的那样以各派别参与的基础来办。就这样,《医治之声》杂志诞生了,杂志编辑的任务落到了本书作者的身上。在杂志创办之初,我们就一致同意:在该杂志上不刊登教义中可能引起“全福会”信徒争议和混乱的细枝末节,而是宣扬主大使命的信息,神对未得救者最后呼唤的声音,神子民所得的医治,使他们在灵里合一,为基督再来作好准备。这个方针过去、现在都是不会改变的,直到耶稣再来。

当时,《医治之声》只被当作伯南汉弟兄本人聚会的一个刊物。后来,由于他健康状况欠佳,被迫离开事工工场一段较长的时间,于是照着神的旨意,并得到伯南汉弟兄的赞同,该杂志就成为美国大型医治事工的正式刊物,当然这刊物仍然报导伯南汉弟兄事工的情况。我们有趣地注意到,目前出现在杂志里的许多亲爱的弟兄,都见证这样一事实,即他们参加过一些伯南汉大会后,就开始受圣灵感动,被神呼召到与伯南汉弟兄类似的事工上。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佛罗里达大会

1948年初,伯南汉一行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办为期六天的聚会已安排就绪。但同时,一则奇怪的谣言不径而起,说伯南汉弟兄已经死了。新年过后,就立即传来这个谣言,而且越传越广。在全美大地上下,这件事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我们尽一切努力向人们证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但是,着急的人们还是又写信、又打电话或打电报来,要我们予以确认。谣言不断地误传(将这位传道人的“死亡”日期逐渐提前),直到1948年4月第一期《医治之声》的出版。这事例说明了虚假之事的宣传力量有多大,我们发现甚至不可能找到它的起源。不象其它谣言那样,这个谣言本身并无恶意。毫无疑问,这起因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弟兄连续工作,每天晚上长时间地为病人祷告,体力严重消耗,以至会众都能明显地看出来。然而,神还要继续使用祂的仆人。尽管伯南汉弟兄确实要经历好几个月身衰力竭的磨炼,但他注定是个胜利者,并要带来比以往更为伟大的事工。

在迈阿密,帐篷已在离城市很远的郊区支搭了起来。由于这次聚会通知的时间很匆促,也没有做好准备,让各教会给予合作支持。大多数这种匆促举办的聚会注定要遭到失败的,然而消息很快传开,没几天帐篷就都满了人。许多奇妙的神迹发生,星期天下午的祭坛呼召,有数百名男女走上前来,把他们的生命交给基督。

正是我们在迈阿密时,伯南汉弟兄见到了著名传道人 F.F.波士务弟兄。二十年代期间,波士务弟兄举办过大型医治聚会,出席人数众多。那次在加拿大的渥太

华,参加波士务聚会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约有一万二千人寻求主的救恩。许多这类的聚会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报纸上不时地报道了这些聚会中所发生的神迹奇事。很自然的,与波士务弟兄见面对我们一行人来说是件很有趣的事。这位弟兄很显著地被主使用,他那甜美而敬虔的灵性给我们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波士务弟兄出席了几场聚会后,他表示,尽管神曾赐给他极大规模的聚会,但象伯南汉大会这样,神迹奇事这样早地在大会中发生,并以这样的持续性,他却从未见过。他常常要劳作几个星期,让信心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以致于显著的神迹能够发生;而在伯南汉弟兄的聚会中这种神迹第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在迈阿密,波士务弟兄被邀请在一个晚间的聚会中讲道。后来他发现可以随我们一行人一起去彭萨科拉和其它北部城市,那些城市伯南汉弟兄已经计划好要去的。

除了聚会的成功之外,伯南汉弟兄非常喜欢在迈阿密的逗留,那里冬季的亚热带气候十分宜人。富有、堂皇和奢侈的景象随处可见,尽管疾病和痛苦的伤心故事在这个城市也与其它城市一样,既临到富人家也临到穷人家。离开迈阿密后,我们驱车北上。南国佛罗里达的温馨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又再次与统管着美国大部分辽阔土地上的大有威力的寒冬之王相遇了。

彭萨科拉

我们已经做好在彭萨科拉举行下一次聚会的安排。“全福会”的各教会都同意在聚会中给予合作,聚

会定于3月下旬开始举行。同时,伯南汉弟兄打算休息几个星期,其中包括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走一趟。随行的其他人都各有不同的事要办,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大约一个月后,一行人都按约定的日期在彭萨科拉碰头,与伯南汉弟兄一起开始那里的聚会。这被证实为一次最有趣的聚会。它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一股从海湾刮来的猛烈大风袭击了帐篷,并且造成一定的破坏。由于帐篷还在修理,有一场聚会就改在当地的体育场举行。在合作牧师韦尔奇弟兄的专业指导下,帐篷被修好并重搭起来。聚会就继续在这“帆布大教堂”里举行,再也没有受到干扰。

一次永难忘怀的聚会

这场登峰造极、永难忘怀的聚会是在星期天下午举行的。当伯南汉弟兄开始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时,不仅大型帐篷里爆满,连帐篷外也站满了人。我们的弟兄讲述时,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在重温往日的的生活。不光他,连所有会众也与他一起重温往日的岁月。在一个半小时里,人们兴趣盎然地凝听他的故事,他早年贫穷困苦的日子,他的悔改信主和神对他的管教,以及他生活中所遇到的悲剧和最终的得胜,这大群的会众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他从未象那天下午如此感人地讲述过他的生平故事。当我们观察会众的时候,我们看到堂堂的男子汉也禁不住拿手帕擦着他们脸上流下的滚滚泪珠,并不害羞。作者从未见过会众有如此动情的。最后,当这位传道人结束他的信息,向罪人发出祭

坛呼召时,一幅不寻常的情景出现在眼前。显然广大会众中的几乎每个罪人都站了起来,要求为他们祈祷,使他们得救。响应这次祭坛呼召的人数,据各种不同的估计,约有一千五百到二千人不等。这是我们所见过的单场聚会中响应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毫无疑问,这在传教史上也是少见的。很显然,一下子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寻求的人,没有其它办法,只好让他们站在原地祷告。出席当天下午聚会的人谁会忘记这场面吗?人们流着泪承认他们的罪,求神怜悯他们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那里,悔改的眼泪变成喜悦的眼泪,帐篷里里外外都响彻着得胜的喊声。那天下午,得救的人数恐怕只有天上的天使才知道,但一定是个很大的数目。

这场短暂聚会中所作的了不起的工作,在聚会结束后所产生的果效中得到了证实。一年以后,一位合作牧师告诉我们,他的教会从那场聚会中得到了巨大的丰收,其它地方教会也获得一定比例的收获。我们感到那场聚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我们肯定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对这次聚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的一点,就是各教会都有协作的愿望,并且能把教义上不同的看法放在一边。事实上,比起大家所一致接受的那些伟大真理,这些教义之别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场短暂聚会中,发生了一连串惊人的神迹,但这里没有篇幅去一一描写出来。不过,有关一个暴力型的精神错乱病人得到释放的情形特别突出,有必要用一些篇幅来描述其详情。我前面提到过,由于强风迫使

我们放倒帐篷,有一场聚会就迁到当地的体育场举行。那天晚上,这个精神错乱的年轻人从一所州立精神病院被带到这里来,要接受代祷。聚会结束时,那些带他来的人想领他离开会场,但是他拒绝离开。当我们注意到这情况时,就请来六个人帮忙,强制把他带离会场。附在他身上的灵的力量很大,不是随便一下就可以把他带走的,但最终我们还是使他安全地坐在汽车里——我们这样以为,就离开了他,以为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想象一下当时我们是何等惊愕,没过几分钟,我们听到一声吼叫,回头一看,他猛地冲出汽车,朝着站在体育场大门边说话的一群妇女和孩子冲去。

他头朝前地猛冲过去,如此突然,谁也没料到,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所幸的是,站在门边的人在他冲过来之前都朝各个方向跑开了。然后,他狂怒地掉转方向,挥着手臂,向前冲到站在附近的一名伯南汉弟兄的随行人员。魔鬼的确有力量挣碎铁链,并作其它超人的举动,但幸运的是,在耶稣的名面前,它毫无能力。虽然他一再向这位弟兄发起攻击,这位弟兄却毫毛无损,疯子连碰都碰不到他,一拳也打不到他。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挡开被鬼附之人每次的攻击。很难说那到底持续了多久,而就在那时候,有两名警察刚好在附近,听见妇女们的喊叫声,就赶紧跑过来,看到他们以为是一般斗殴的场面,就开始询问他们两人。这时,那疯子一边恶毒地咒骂,一边朝着两名警察冲过来。警察一下子发现,他们几乎对付不了。他们三人在草地上扭成一团,最后警察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手段,然后用手铐把他铐上,制服

了这个难驯服的攻击者。他们给警察局打电话,派一辆警车来。这疯子终于被带上警车,到警察总局去了。当晚,他被囚在特别的牢房里。

警车走后,我们永远忘记不了那不幸之人的姐姐的眼泪,是她负责把他带来这场聚会的。她来以极度痛苦的心恳求我们,让伯南汉弟兄为他祷告。当然,要伯南汉弟兄每天答复大量的电话和请求,去为那么多病人和受禁锢的人祷告,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看到这位做姐姐迫切的请求和她悲痛欲绝的样子,杰克·摩尔弟兄最后同意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告诉伯南汉弟兄。

第二天早晨,摩尔弟兄把昨晚发生的这件事告诉伯南汉弟兄。当时,圣灵恩赐的奇妙彰显发生了,借着这恩赐,我们的弟兄常常能看到发生在远处的事,甚至在它们还未发生前。这确实使我们想起了以利沙事工中的事迹,他在叙利亚王施行其战术之前就看到了他的战术。或者象基督本人,祂不是凭天然视觉而看见远处的拿但业。在这个实例中,神已经向伯南汉弟兄显出那个精神失常的人,他要在那天为他祷告,而那人必得到医治。那人得释放的情景被伯南汉弟兄所认出,在异象中,他看到有一辆呈红颜色的车以及那将要得释放人的穿着。

然后,我们安排找彭萨科拉警察局,要求释放那个年轻人。但是,警察们忘不了头天晚上遇到的麻烦,所以他们拒绝释放那人是有情可原的,除非那人被带到城外去并永不再回来,才释放他。最后在海湾沙滩安排了一个会面,有关各方将在那里见面。但是当伯南汉弟

兄到达时,他认真地看着所有汽车,他说这都不是他在异象中所见的情景。正当他有所犹豫时,摩尔弟兄决定把他的迪梭托新车开离那个疯子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女儿和另一位姐妹坐在车上。然后伯南汉弟兄下了汽车,向那年轻人所站的地方走去。伯南汉弟兄立刻注意到那人所穿的衣服正是自己在异象中所见的,于是就告诉他回到车里等着。这时,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伯南汉弟兄事后这样描述,“我回头朝杰克弟兄的车望去。整个沙滩都是白色的,但唯有摩尔弟兄停车的那附近,有一段红泥岸礁。阳光从那红泥上反射到擦得锃亮的棕黄色轿车上,使它看起来好象是红色的。于是我知道这场景完全与我在异象中所见的一样。我就走过去,对那年轻人宣告这些话:‘主如此说,邪灵现在必要离开你,你必得痊愈。’立即,那年轻人就得释放,能正常对话了。”

对彭萨科拉的警察来说,这是一个使人难忘的见证,因为他们意识到神在他们中间行了奇妙的事。这件事使许多人赞美神,因为神的怜悯彰显在这个被撒但残酷捆绑的人身上。

几个月后,那位已得释放的年轻人寄来他写的见证,刊登在《医治之声》杂志1948年7月号上。他的见证如下:

“两岁时,我患了小儿麻痹症。我父母带我去看了许多不同的医生。我在残疾儿童医院里住过一段时间,但各种治疗都无效。我的症状越来越糟。最后,我的情况糟透了,以致变得精神失常。当我的亲人听说伯南汉

弟兄的医治聚会在彭萨科拉举行时,我已在州立精神病院呆了差不多 7 个月。我被领到会场,那天夜里又被关进监牢,因为主还没有在我身上完成祂的旨意。祂用我作为例子,向祂的子民表明祂比魔鬼更有能力。第二天早上,我姐姐来看我时,我很满足因为神已经指示伯南汉弟兄说,祂已经医好我的身体。我现年 25 岁,有一份好工作。感谢神的医治大能。”

T. C. 沙普科比,佛罗里达州

第十七章

伯南汉一行北上

下一次聚会计划于4月上旬,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的阵亡将士纪念堂举行。格朗特弟兄是当地组委会主席,已经为聚会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我们大约晚上8点到达,就立即开车去格朗特弟兄的住处。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不过他显得有些焦虑,因为他说伯南汉弟兄还没到。原本说好的,他会在当天较早时候到。格朗特牧师说,他知道伯南汉弟兄还没来,因为只有他知道我们要住的旅馆的位置,这点总是需要严加保密。(曾有一次,伯南汉弟兄下榻的旅馆被人知道,结果病人在他房门口排起一条长队,严重干扰了旅馆的生意。)

我们自己也稍微一点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伯南汉弟兄这时应该已经到了。但是,除了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外,我们也无计可施,只好自己先去旅馆。后来我们从夜班职员那里得知,他早已到达并已经休息了,我们着实大感惊讶。后来我们问他,为何没先去格朗特弟兄那里,他回答说,他太累了,就想最好早点上床休息,尽可能休息好一点。但我们又问:“你怎么知道要来这家旅馆?”他说:“这个嘛,我似乎就是知道。”这就是我们

所能得到的满意答案,也是他所能告诉我们的答案。后来,我们一再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后,对这种事也就不过分奇怪了,因为他有非凡的洞察力,他知晓的事情并不是通过五官的渠道而来的。当我们告诉格朗特弟兄这件事时,他那迷惑不解的表情真是令人难忘。不过,我们并不想让人有这个印象,以为伯南汉弟兄有能力随意运用这个恩赐,而是只有当神的灵特别运行在他身上时,这种时候恩赐才被彰显出来。

第一天晚上,约有1500人参加了在阵亡将士纪念堂举行的聚会。星期天晚上是一次很突出的聚会。第三天晚上,神的灵以不寻常的大能彰显出来。有些记者出席了当晚的聚会。他们的报导刊登在1948年4月13日保守的“堪萨斯时报”上,聚会后的次日早晨就见了报。尽管报导是以“报纸风格”写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它对聚会的评价是公平的。其中有几段是这样写的:

“在会众一片‘阿们’声中,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的威廉·伯南汉牧师,在堪萨斯城的阵亡将士纪念堂举行了他为期五天的医治聚会的第三场。

“‘无论你们向神求什么,祂必成就,’伯南汉先生说:‘不管你病得离死亡多近,祂都能治好你,就是现在,只要你愿意照着祂的话去相信祂。’”

“昨晚有二十个病人走到台上,他们承认说,当伯南汉先生简短地为他们祷告后,他们的各种疾病就都好了。听众们被感动了。许多人眼中含着眼泪,他们的嘴唇动着象在祷告。有些母亲边哭泣着边摇着怀中哭闹的婴儿。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城的女孩说,

昨晚她走到台上时还是对眼的,当伯南汉弟兄为她祷告后,眼睛就正常了,也看得清楚了。另一位妇女举起手说,她的甲状腺肿瘤刚刚从她脖子上消失了。她说,她有那个肿瘤已多年了,一年半前医生对她说,只能动手术才能把肿瘤去掉。”

下场聚会时,礼堂爆满,门口都挤满了人,这次短期大会的最后一晚也是如此。

在堪萨斯城聚会期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有位女士来告诉本书作者,说她患有一种严重疾病,但是因为人太多,没法进入祷告队列里。尽管如此,她的信心有增无减,那天晚上在旅馆里,她叫醒丈夫说,她相信只要她能立刻进入祷告队列里,她的病就会好。她丈夫听了,有些诧异,最后才明白她是在做梦,就说,你就上去吧。然而第二天早上,这位女士醒来后,发现她的病全好了。她记得她所做的梦,她的丈夫也记得。次日晚上,她急忙赶来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这位女士以信心接触到神,而这正是她得到医治所需要的一切。

医生们也常来参加伯南汉弟兄的聚会。在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大都市地区的一位主要医生来到我们所住的房间。他是个基督徒绅士,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一幕情景:他把手放在伯南汉弟兄的肩膀上,求神祝福他。离开之前,他请伯南汉弟兄为他一直遭受的某种病痛祷告,因为药物治疗一点也没有起色。伯南汉弟兄很乐意地为他做了祷告。

锡代利亚城, 密苏里州

接下去我们到密苏里州锡代利亚,在那里举办了 3 天的聚会。加拿大温哥华的巴克斯特弟兄在那里加入我们一行,并在下午的聚会中讲道,而波士务弟兄在上午的聚会中讲道。当地组委会主席坎贝尔弟兄是个很有办法的牧师,作了非常有效的准备工作。聚会在有 1600 座位的当地兵工厂举行,但场地证明还是太小,仍有大量的人进不去。于是到处都坐着人,门边,窗边,过道都坐着人。很多人根本进不去,就站在外面往里看。

埃尔金市,伊利诺州

这次东部地区最后一次大会,是在位于芝加哥郊外、著名的钟表中心埃尔金市举办的。礼堂虽有 2000 个座位,可惜还是容纳不下所有来的人。实际上第一天过后,人群每天下午就挤满了那地方。我们让当地组委会主席 M·约翰逊 来讲述一下埃尔金市聚会的故事吧:

“这次是我第二次有机会参加伯南汉大会。我确信,这次聚会从很多方面来看,都胜过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正如有人这样恰当地描述:‘自从芝加哥大火的日子以来,埃尔金市和她周围的城市都没有这样轰动过。’聚会结束后的很多天里,这话题似乎仍挂在每个人的嘴上。基督徒们也得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认识,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多象伯南汉弟兄那样的人。然而,报导确实表明在这末世里,神正从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兴起更多带有这种医治事工的人来。神的灵无疑在迅速地预备教会‘大逃亡’到荣耀中去。这日子一定快要到了。

“任何参加过伯南汉大会的人,不可能不体会到活在使徒时代的情形是怎样的。对于第一次经历神的医治和行神迹之大能的人来说,言语无法描述那种突然迸发出来的狂喜和抓住会众的那种难以表达的敬畏。当你见到瞎子眼开、聋子听见、哑吧说出第一句话、瘸腿的行走、对眼的恢复正常以及许多别的荣耀场面时,还有什么言语能描述当时的体验呢?”

“伯南汉弟兄那种甜美、毫无架子、可亲的品格非常生动地把主导他生命的基督之灵描绘了出来。看见伯南汉弟兄对孩子那么大的爱,即使最心硬的人也会受感动。凡有对眼的、瞎眼的、耳聋的或残疾的孩子走过伯南汉弟兄身边,他很少不去用胳膊搂住他们的,同时肯求神行神迹在他们弱小的身体上;据我所知,每一次神总是以神迹应允了我们弟兄的祷告。”

“在埃尔金市的聚会似乎是许多个大型帐篷聚会融合在一起。来自全美各地和加拿大的会众真的震撼了这座城市。这使人想起在圣经里所读到的,当基督在世传道的日子里,人群拥挤着基督的情形。”

“埃尔金市伯南汉聚会的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特色是:会众大合唱和特别演唱。当人们用歌声来敬拜基督时,信心飞跃到一个新高度,神的祝福便降临在他们身上。许多人不用进过祷告队列,在座位上就得了医治,于是他们就交回他们的祷告卡。其中有些是当场得到医治的。锡安城大湖圣经学院的学生以及其它来访的宣教团体都献上特别演唱和演奏,使聚会大为增色。所有各方的事奉都是要使聚会取得成功,这种的合作是

这次大型属灵聚会的典型特色。组委会全体成员都感到,与伯南汉一行在一起工作是很愉快的。很少象这样紧张的聚会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又如此受到广泛赞许的。”

塔科马市,华盛顿州,1948年4月12-17日

计划中的下一次聚会是在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由于洛矶山脉下暴风雪,伯南汉弟兄无法按时赶到塔科马市的第一场聚会。然而,人们的期盼依然很强烈,当天晚上来的人更多。

聚会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大麻烦。当时是初春季节,溜冰场内没有取暖设施。在那地区的那个季节,使用一座没有取暖设施的建筑物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有足够的人来参加聚会,这样,整个大溜冰场就会靠会众自身的体温而暖和起来。事情确实就是这样发生了。约有六千人参加了聚会,室内温度使人感到很舒适。

塔科马市聚会中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是有这么多教会的牧师联合在“全福会”的团契之中,这是既美妙又荣耀的。在一些城市,教会之间有一种倾向,就是她们彼此互相猜疑,没有真正团契的精神。塔科马市的弟兄们通过他们愿意合作的精神表明了,这样做大家都会蒙福。结果是在全美所有城市中,或许没有一个象塔科马市那样,拥有对全福音信息更强有力的见证。

在午餐会上,伯南汉弟兄对牧师们叙述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些事。那是严肃而感人的一个小时,听众当

中有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偶然间,我们无意中听到席间两位弟兄的交谈,我们觉得那是许多出席伯南汉聚会的人的典型反应。一位弟兄对另一位说:“当这次聚会结束后,乘着这些美妙的事在我脑海里仍旧新鲜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地方呆几天,独自与神在一起。”

毫无疑问,整个城市已经显著地认识了神。基督青年会主席做了美妙的见证说到他如何受到这次大会的影响,警察局一些高官也做见证说,这些聚会大大使他们蒙恩。

俄勒冈州尤金市的聚会

伯南汉一行从塔科马市南下到了尤金市,在那里举行这次行程的最后大会。在这之后,伯南汉弟兄将需要回家休息较长一段时间。尤金市的聚会报道登载在1948年7月号的《医治之声》杂志上,由A·海兰德牧师撰文,现摘录如下:

“威廉·伯南汉牧师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了五天的医治大会。第一场和星期六那一场在灯塔之殿堂举行,其它各场均在兵工厂举行。两个聚会地方都挤满了人。来自很大范围地区的牧师和教会合作参与了此次大会。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在聚会期间,许多教会的会众都团结合一。

“五天中发生了很多非凡的神迹奇事。《医治之声》杂志编辑的妻子,高登·林协太太,对那些接受祷告后的人特别留意。有个小女孩一条腿短了一点,当伯南汉弟兄为她祷告后,让她在台上来回走几趟,察觉不

出有任何的瘸拐。她母亲告诉林协太太说,她女儿有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一英寸半。

“在一堂聚会中,有个拄拐杖的人坐在会堂后头,他无法进入医治队列里。当人群散场时,有人对他说:‘怎么,你没有得医治吗?’那人回答说:“不,我现在得医治了。”说完,就把拐杖扔掉,走起来了。当人们看见他得医治被释放后,就喊叫起来赞美神。

“波士务牧师协助尤金市的大会,当他对会众传讲信心的道时,神的祝福大大地临到他身上。高登·林协牧师也在聚会中讲道。按惯例,我们摘录一段参与聚会工作的一位当地牧师所做的报道,以下是海兰德牧师来信的一段摘录:

“‘作为赞助俄勒冈州尤金市伯南汉聚会的牧师团的秘书,我要为伯南汉弟兄,并藉着其事工带来的美妙果效而感谢神。这项事工为参加这些伟大聚会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尤金市两地的教会,不仅是牧师,还有一般信徒,所带来的完全的和谐,都远超过以往所作的任何事情。

“‘在这次聚会中,伯南汉弟兄累得筋疲力尽,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的体力已到了极限。患各种疾病和病痛的人都得了医治。我亲眼见到两个甲状腺肿瘤以及一位女士脸部的癌肿瘤当场消失。一个小女孩一条腿比另一条短,那条短的腿却变长了。一位女天主教徒因患癌症卧床十年,得医治后就从担架上起来,走出会场。从那以后,她什么事能做工了。得医治的例子不胜枚举,为此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归于神。”

第十八章

休斯顿大剧场的奇异照片

1948年临近尾声，伯南汉弟兄从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得到了美妙的释放。他重新返回事工场上，举办一系列短期大会。作者本人能够参加其中的一些聚会，每次一两个晚上，但其它的任务使我不可能马上重返布道团。真没想到，《医治之声》杂志发展这么快，需要我们花大量时间在杂志上。创刊才一年，每月的发行量就达到近十万份。第二年发行量继续猛增，远不止翻了一番。

1949年11月，杰克·摩尔弟兄和作者本人收到伯南汉牧师的来函，问我们是否可能再次主持安排他的大会。还有，问我们能否与巴克斯特牧师一起，安排来年春天同他一起到海外的斯堪的纳维亚去。这正巧是神的旨意，我们刚刚才完成其它一些事务，在祷告以及做出考虑后，我们觉得，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接受这一呼召。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一直认为能与伯南汉牧

师一起工作是极大的荣幸。

伯南汉弟兄通知我们说,当时他只计划了一场聚会,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他要我们去休斯顿,然后接管以后所有的安排。由于当时我已着手本书的出版工作,需要多接触他,所以就同意到休斯顿去。

休斯顿聚会起步比较慢。不过,在聚会结束前,冒出了一些不同凡响的事。很明显地,从某些方面来看,伯南汉弟兄的事工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从前在他事工中彰显出来的那些圣灵的奇特恩赐,以更大的能力运行,而且一种新的彰显也出现了。在这个新恩赐运行时,那些来求医的人以往生活中所发生的事被揭示了出来。这新恩赐以两种方式彰显出来:如果求医的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当他们的生活往事被说出来后,会极大地鼓励他们的信心,以致于很多次还没有为他们祷告就得了医治;另一类情况是,那些混入祷告队列里且未寻求与神和好的人,或者那些过着松松垮垮与堕落生活的人,犯了罪却没有诚实地向神承认,神的灵就会在台上把罪揭露出来。罪会被说出来,心中的隐秘事会被显露出来,每遇到这种情形,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当场痛哭流涕地认罪。那么,通常这人当场就会得医治。

奇异的照片

休斯顿聚会正进行到一半,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证明了那是神对伯南汉弟兄事工的印证。一位怀有敌意、反对神的医治的牧师,谴责波士牧师的论述(他曾多次在日间的聚会上讲道),他通过报纸发出一

个公开的挑战,要与波士务牧师就“神的医治借着赎罪祭而来”这个主题进行辩论。波士务牧师觉得受到引导,可以接受这个挑战,整个事件被登在休斯顿各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所定的那天晚上,聚会正在进行中,明显可以看出,大部份听众都偏向到访的传道人一边。属于反方牧师那个宗派里的很多会员都站起来见证说,他们相信神的医治,也真的得了医治。在整个聚会过程中,这种情绪越来越明显。

正巧,这位反方牧师雇用了两位职业摄影师,雅各·埃尔先生和泰德·基普曼先生,要在他讲话时给他拍一系列的照片。没想到,摄影师拍完那些照片后,也拍了一张伯南汉牧师的照片,当时伯南汉弟兄正在做聚会结束前的简短发言。

当天晚上,摄影师之一的埃尔先生回到他相馆的暗室,决定冲洗那些底片。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除了伯南汉牧师的那张照片外,其它每一张都是完全空白的。当他看到这张底片上,就在伯南汉牧师的头顶上方,明显地有一道超自然的光环时,他的吃惊就变成了不可思议。埃尔先生叫来相馆的其他人看这张底片,他们一看,都大惑不解,无人能解释这光环是怎么出现的。

次日早上,摄影师传话给伯南汉牧师,告诉他在自己前晚所拍的一系列照片中发生的这一奇怪现象。伯南汉弟兄对这位年轻人解释说,他对这种情形并不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在他的事工中,有很多次类似的情况发生。例如有一次,在阿肯色州坎登市,有位摄影师抢

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冲印之后,发现有一个奇异的光绕着他的头。那位摄影师认为,这不是由于室内灯光引起的(这张照片印在本书里)。他的事工中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休斯顿所拍的这张照片,无疑是这些超自然彰显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因为它是在这种独特的场合下拍下来的。

休斯顿各报纸报导这次聚会

摄影师报告照片上出现那奇异现象的消息的当天早晨,休斯顿各报纸都在头版全面报导了聚会的情况。(当然,那时候,各报对照片的事仍一无所知)。有趣的是,由反方牧师雇来的摄影师之一埃尔先生,其本人是持怀疑观点的,他的看法也被记者写在报道里。所以,这张照片出自他的手,就使整个事件更加离奇,也证实了那张照片的绝对真实性,说真的,再多的证据也不过如此。

下面我们选录那天早上休斯顿各报纸一些非常浓缩的报导:

(选自《休斯顿记事》,1月25日)

【星期二晚上,那些对身体康复几乎无望的残疾人、病人、体弱多病的人,躺在休斯顿大剧场里强光照射下的担架床上。他们在那里静静躺着,其中一些不知所措地,而一场神学辩论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

据外地来的波士务牧师说,病人的疾病可以藉着

运行在威廉·伯南汉牧师(他是波士务牧师的伙伴)身上的神的医治大能得以治好。

但是“休斯顿浸信会帐棚”的贝斯特牧师争辩说,这类“神迹医治”已随着使徒们一去不复返了。他向波士务牧师挑战,若不是这样的话,就让他证明出来。

在八千名会众一片欢呼和“阿们”的叫喊声中,波士务牧师从圣经不同地方引用了许多经文。他说,这些经文证明了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也为我们身体的疾病而死。他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这句经文,“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八:17)当他每重复一遍,会众就大喊“阿们”,有些躺在担架上的人脸上也露出虚弱的微笑。

会众能听见牧师贝斯特先生象开机关枪似的讲道,但他们不喜欢他所讲的。他们不喜欢听他讲:“我不承认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人能象当年的使徒们那样,拥有医治的能力和恩赐。”

(选自《休斯顿新闻》,1950年1月25日)

礼貌的倾听

雷蒙·瑞奇牧师要求听众对每一方都给予礼貌的倾听。

他说:“当你同意讲者所讲的,就说‘阿们’当你不同意时,就说‘不’。”

差不多4个小时内,大剧场里不停地回响着“阿们”和“不”的声音。

当贝斯特牧师讲完一个观点后,波士务牧师就会

冲到台上的麦克风跟前,站在那里对会众讲,并戏剧性地请那些藉着信心得医治的人站起来。

上百人站了起来

每次有上百人站了起来。

波士务牧师大声问:“你们中间有多少浸信会信徒?”

至少有 100 人站了起来。

贝斯特牧师声明道:“但没有人拥有医治的能力。”

对于住在提雄街 712 号的维尔班克斯太太来说,贝斯特牧师歪曲了那位小个黑发的传道人,他每晚向五千人之众讲道。

她是个浸信会信徒

“我本人就是浸信会信徒,”维尔班克斯太太说:“伯南汉弟兄并没有声称他拥有神医治的能力,简单地说,是信心和运行在他身上神的灵医治了人。贝斯特牧师在攻击伯南汉牧师时,歪曲了浸信会的观点。”

一般来说,神迹的医治是这样来的:听众中求医的人填写一张祷告卡,卡上有号码和他们的名字。伯南汉牧师叫出一个号码,为那人得医治祷告。有时他是任意取号的。

那些参加的人被告知,晚上的个人祷告可能轮不到他们,但他们每晚都来,希望能轮得到他们。

重生的妇人

住在哥伦比亚大街 708 号的哈代太太说她是“3年前重生的”，但她在 18 年前就第一次经历了信心的奇妙医治。

哈代太太说：“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患上神经衰弱。但是信心的医治使我恢复了健康，从那以后我又生了两个孩子。”她在休斯顿十八大街和阿什兰市高地的神召会做礼拜。

正坐在哈代太太旁边的是沃尔克太太，她住在波洛基大街 2501 号。她指着自已四岁的孙女戴安·考克斯说了如下的话：

她现在痊愈了

“戴安生下来就有先天畸形足。医生主张用石膏矫正法，但我们神召会的迈那牧师建议我们试用祷告的方法。我们就祷告，她的脚就在几个星期内逐渐变直了，她现在痊愈了。”

一个星期前，当伯南汉牧师在聚会中带领会众祷告时，住在 G-阿尔梅达路的米勒太太，她的慢性鼻窦炎立即得了医治。她说：“当这事发生时，我正在为别人祷告。”

当贝斯特牧师在那里大叫说：“他们是用巫术蛊惑会众，使百姓被误导而由衷地说那是神的能力。”雅各·埃尔，一位商业摄影师，住在拉斯克路 1610 号，同意这个说法。

埃尔先生说：“伯南汉只是在表演魔术。不知怎地，他从未走到那些残疾人和患关节炎的人旁边，他只是

在对会众施行催眠术。”】(原注:《休斯顿新闻》所提到的那个埃尔先生,就是几个小时后发现照片上伯南汉牧师的头顶上有超自然光的摄影师。)

与伯南汉牧师商议后,作者安排把那张底片送到被认为是那地区鉴别可疑文件最有权威的乔治·莱西先生那里。莱西先生对那张底片作了彻底的科学鉴定。伯南汉牧师很肯定那张底片是真实的,不过他也认为,用绝对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是明智的做法。经过最彻底的验证后,莱西先生出具一份检验报告(本书上附有该报告的影印件)证明,经各种方法检验,认定那张底片是真实的,未被修复、重描或二次曝光处理过。于是,伯南汉牧师允许埃尔先生的相馆翻印那张照片。他坚持在销售利润中分文不取,但会容许按一定比例捐助他感兴趣的海外宣教事工。

另一个与那张照片上出现的现象有关的重大进展是,从不同的人来的独立见证支持了那超自然光曾出现在伯南汉弟兄头上这个事实。这些见证中的一些是来自当时还未听说过照片这件事的人。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克萨斯州克利夫兰,RT.1.108 号信箱的 G.库西太太,她讲述了一位看见那光,就悔改信主的天主教徒的故事:

一个悔改信主的天主教徒对这超自然光的 奇异证实

“我住在休斯顿以北 56 英里的一个农场,前几天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扫地,有辆车开进我们家的车道

上。由于屋里零乱不堪,我感到有些尴尬。我就对那个陌生人解释说,我在克利夫兰当售货员,每周工作 6 天,又有几个晚上参加了伯南汉复兴会,所以没有时间整理屋子。这个陌生人是看到我们要出售农场的广告而来的。一听我提起伯南汉复兴会,他脸色一亮,说:‘我们也参加了伯南汉复兴会。’下面是他妻子告诉我们的故事:

“贝克先生(即那位陌生人)的胃一直不好,有严重的胃痉挛等病症,他每天晚上都要吃药。他岳母看到休斯顿报纸上报导了伯南汉以及神给他的医治恩赐,就让贝克太太叫她丈夫去那里接受祷告。贝克太太担心他不会去,因为贝克先生是个天主教徒。她跟他说了这事,他说,可以去试试看。

当他们到达休斯顿大剧场时,贝克太太大感失望,因为当时那个浸信会(她也是浸信会教会的成员)传道人正在与波士务弟兄辩论。她担心丈夫看到这种场面后就不想信了。谁知贝克先生不仅没有失去信心,反而对我们说:‘伯南汉牧师在辩论后站在台上时,我看见有一道光绕着他的头,那不是电灯泡的光,而是在他头上方的一道光环。当伯南汉弟兄发出祭坛呼召时,向来认定自己已经得救的贝克先生走上前去接受基督。他妻子以为他误会了,就问他是否明白了牧师的话,他回答说:‘当然明白。’

他自然而然地弃掉妄称神名的习惯。贝克先生第二天参加了下午两点钟开始的聚会,并得到一张祷告卡。当天晚上并没有叫到他的号码,但在会众集体祷告

时,他的胃病就立即得医治了。

今晚我来参加聚会并告诉你们这件事时,还不知道那天晚上有位摄影师给伯南汉弟兄拍了那张照片,也就在同一天晚上,这位天主教徒贝克先生看到有光环绕着伯南汉弟兄的头顶,他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并拥有医治的恩赐。”

1950年1月30日。

格瑞斯·库西太太,
德克萨斯州克利夫兰,
RT.1.108号信箱,

伯南汉一行从休斯顿往西,到了约 80 英里开外的城市博蒙特。第一个晚上,市礼堂就满得容纳不下了,到第二个晚上,2 名警察和 7 名消防员被派到市礼堂去强制实行维护城市安全的条例。雷蒙·瑞奇包了一列 11 节车厢的火车,从休斯顿载了 700 人到博蒙特参加星期一晚上的聚会,但只有一部分人得到预留的座位。礼堂工作人员发了慈悲,允许进不了礼堂的几百人在聚会时站在讲台背后。

这次聚会的一件趣事是那个约有 100 名牧师和妻子参加的午餐会,在会上伯南汉弟兄由衷地对他们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说,神委派他传达一项特殊的信息给所有信徒,要他们忘掉彼此间的一切分歧,同心合意,预备迎接基督很快的到来。在座的人都严肃地静听他所说的,很显然,这些都是先知的话语。

博蒙特聚会期间,约有二千人前来接受了基督。在休斯顿的聚会期间,约有三千人响应了祭坛呼召。所以,

这 30 天中约有五千人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阿肯色州的大会

离开博蒙特,我们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我们又听到了类似的情况。从灵性上来说,小石城是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不可能举办大联合的聚会。从前,曾试过在小石城举办,但总以失败告终。有人叫我们要做好失望的准备。大会于星期三开始,但是到了周六,鲁滨逊纪念堂就完全被挤满了。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周一晚上,会堂的门不得不在傍晚 6 点半关闭,估计至少有一千五百人进不了会堂。最后一天的中午举行了特别午餐会,超过一百位牧师和妻子参加,洋溢着一种彼此交通和团结的精神,这在一个星期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有趣的是,三年前伯南汉弟兄在这里时,那些得医治的人所做的见证。有位男士的见证使听众们激动不已。他曾拄过多年的拐杖。伯南汉弟兄为他祷告后,他就扔掉拐杖,无需别人帮扶,就走起路来了。从那时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再用过拐杖。

摩尔弟兄和作者对一件事特别感兴趣。有一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正离开讲台,有位母亲拦住我们,恳求我们为她 5 岁大的聋哑儿子祷告。她说,她恐怕伯南汉弟兄不能为她儿子祷告。摩尔弟兄看了看我,说:“我们为他祷告吧。”祷告后,我们把男孩领到钢琴边,真令我们满意,他已经能听见音乐声了,然后我们就离开讲台走了。第二天晚上的医治聚会中,我们看到了同样那位妇女和她儿子进入祷告队列。她得到了一张祷告

卡(通过抽签发放的),决定使用它,以为再带孩子进入祷告队列也没什么坏处。摩尔弟兄和我自然很有兴趣地想知道,当神的灵藉着伯南汉弟兄说话时,他会对她说什么。

伯南汉弟兄看着这个男孩,说:“母亲,你的孩子曾经是聋子。”这当然是对的。然后,伯南汉弟兄又仔细地看了看男孩,说了大概这样的话,“有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昨晚为你的孩子祷告过了。你的孩子已得释放了。”你可以想象到这对那位母亲的影响是如何地大。确实,那男孩已能听见了。尽管在他这个年龄,要测定听觉的程度总是很难的,但他已能通过模仿各种声音来表明他已得医治。他的演示对会众的影响很大。很清楚,这是神在说话,不是人;同样,那人也不是医治者,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医治者。后来我们跟伯南汉弟兄谈起这件事,他已经不大记得这件事了。神藉着他说出来,启示说,有人为那男孩祷告过,但没有启示是谁祷告的。谁祷告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已经行了这事,愿一切荣耀归于祂。(几个月后,我们收到那位母亲的来信,证实她的儿子已经痊愈。这封信登在《医治之声》杂志上。)

离开小石城后,我们到埃尔·多拉朵城举办了2天的聚会,后又到坎登市举办了2天的聚会。

关于伯南汉弟兄,我们只想这样说,圣经里提到施洗约翰时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一:6)我们相信,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威廉·伯南汉的身上。

第十九章

美国报刊报导伯南汉聚会

近几年来,很少有献身于福音事工的人受到报纸赞扬性的宣传。若有任何报纸写到这些人,通常是带有贬义的味道。然而,许多报纸却用了大量时间和版面来描述(经常是赞扬性的)威廉·伯南汉的医治大会。要盼望每家报纸都刊登赞同观点的报导,也是过分的要求。记者通常是脑子带着某种看法来参加这类的聚会,到场上只逗留一阵子,写上一篇非常不全面的报道,用世俗的智慧和狡猾嘲讽的奚落词句点缀于文章中。但是在伯南汉大会中,记者们都有强烈浓厚的兴趣,他们在会场上停留足够的时间,至少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事感到有些信服以后才离去。在许多报导中,对聚会的描述是丰富而公正的,只有极个别的报导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在本章里,我们想从美国和加拿大的各种报纸上关于伯南汉聚会的报导中做一些摘录。下面第一篇是登在1949年3月14日沃基根《太阳报》上的:

【“在伯南汉牧师讲道的这三天里,许多人声称得到了医治。每个患对眼的人在祷后还未结束前,眼睛就恢复了正常;很多跛子和四肢变形的人得到了矫正,许多聋子恢复了听觉。

“在昨晚的聚会中,有个全身瘫痪、四肢变形的男

青年,由他母亲从伊利诺斯州的本森维尔城带来接受祷告。祷告一完,他立刻就能稳步、笔直地走下台来,无需任何人搀扶。

“两位因患白内障而完全失明了两年的妇女,在同一聚会上得了医治。当第一位妇女被领到台上接受祷告后,她就能看见了,并自己走下来。正如她丈夫说的:‘连她眼里的血丝都没了。’”】

写上述报导的同一位记者范尼·威尔逊,也在1949年3月24日发行于芝加哥以北几个城市的《社区新闻》上写道:

【“威廉·伯南汉牧师与几乎其他每个人的主要不同点是:对其他人来说,圣经是古代的历史书;而对他来说,圣经在今天就如在拿撒勒人耶稣的时代一样,是一种积极而至关重要的力量。使得这个故事与众不同的是,威廉·伯南汉牧师进一步来证明他的这个论点。

“并不是他喜欢争论。远非如此。伯南汉牧师比你所见到过的一切谦卑人加在一起还要谦卑。(你能想象一个生在肯塔基州的白人,把一个从沃基根市马基特街来的患对眼的黑人小女孩抱在怀里,说:‘女儿,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她的对眼立即变正常了,许多人也是这样,在格雷斯宣教会教堂举办的医治聚会和复兴会上得了医治。在星期一晚上接受祷告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沃基根市著名的医生。

“仅星期一晚上那场聚会中,就有九个生来聋哑的人得了医治。其中大多是本地出生的,或是得医治前人们就认识的。这些聋哑中的一个,连他的眼瞎也得了

医治。所有人都能开口说话了,但发出的声音跟孩子的声音差不多。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似乎都感到惊讶。

“有个从依阿华州来的人,腿上从膝盖到踝关节都长了癌,但祷告后立即就消失了。在昨晚上的聚会中,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痉挛性麻痹症和智力缺陷的儿童接受祷告后,都得了医治。

“雷克县许多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们听到并看见伯南汉弟兄‘诊断’大量疾病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为之祷告的病人能看到他的疾病在这位牧师的左手上产生反应,直到祷告后那人的疾病消失为止。

“听众们多次听到讲员提醒说,他本人并不具备施行医治的能力,而是‘神的作为’藉着接受祷告的个人的信心而产生出来。”】

加拿大卡加利的《阿尔伯坦报》的报导

下面的报导摘自1947年8月21日加拿大卡加利的《阿尔伯坦报》：

【“星期三晚上在维多利亚会馆,一幅人类情感的全息图像由三千人揭开了,他们是去见证或接受来自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的威廉·伯南汉信心医治大会的帮助。

“这位美国牧师自从一年前得到神的医治恩赐以来,已经治好了3万5千名以上的瞎子、瘸子、癌症患者、小儿麻痹症、结核病人以及其它各种病人,因此名声大噪,吸引了各种年龄段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

“排在第一批祷告队列里的,有一个是从埃德蒙顿

来的叫安德鲁先生的人,他说他被脊椎尖盘突出折磨得痛苦不堪。他说道,他曾在加拿大西部地区看了几十位医生,也去罗切斯特的梅奥兄弟诊所看过。他们都认为他必须进行脊柱手术才能治好。

安德鲁先生告诉《阿尔伯坦报》记者,他得此病已经多年,他已记不清上次不用弯膝盖就能摸到自己的脚尖是何年何月的事了。当这位“神的医治者”接近他时,伯南汉把安德鲁先生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左手里,然后描述出安德鲁先生的病症。祷告后,他叫安德鲁先生弯腰用手去摸脚尖。安德鲁先生果然不用弯膝就做到了。庞大的会众先是倒吸了一口气,然后高声欢呼,迸发出了他们惊讶与赞赏交织的感情。

“这位埃德蒙顿来的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简单地对传道人说了声谢谢,然后冲向麦克风向会众讲述了医生们是如何认为只有动手术才能治好他的背的毛病。

“这位传道人说,借着他左手接触病人时所产生的奇异振颤,他就能诊断癌症、结核或其它病菌。”】

萨斯卡通《凤凰星报》的报导

下面的报导摘自1947年8月2日加拿大萨斯卡通的《凤凰星报》:

【“在本地和温尼伯聋哑学校渡过10年的M—B一小姐,星期三晚上在“使徒教会”会堂里,当八百人聚集一起见证“凭信心得医治”时,威廉·伯南汉牧师为她做了祷告,之后,她就非常清楚地说出了‘爸爸’

和‘妈妈’。

“星期五，M—B—小姐接受了《凤凰星报》的采访。她说她的右耳已能听得很清楚了，但左耳仍是聋的。她相信，在短时间内就能正常说话了。她的女房东说，M—B—小姐现在已经会说‘早安’‘再见’了，这是她在那里住的3个月里从未能做到的。

“近百名想得医治的人依次经过伯南汉先生身边，他一个一个地为他们祷告。其余会众都在座位上低着头坐着。伯南汉牧师要求会众需要有完全的信心和敬畏的心，所有人都当低着头，那些不愿低头的人被请出了教堂。

“伯南汉先生到达之前，会众已经听到其他讲员说到藉着信心已成就的许多奇妙的事。有一位妇女见证说，她接受祷告的第二天早晨，她一只聋的耳朵恢复了听觉，还有一些其它小病也都好了。有位讲员提到在里贾纳有位妇女，几个月来每天只能喝一点流质，但为她祷告后第二天早晨，就能吃下正常的早餐了。”】

伯南汉弟兄家乡的《杰弗逊维尔邮报》的报道

下面的报道摘自1949年11月3日：伯南汉弟兄家乡的《杰弗逊维尔邮报》：

【“有一大帮人，本是在星期天晚上要看杰弗逊维尔红鬼队和新奥尔巴尼斗牛狗队年度比赛的，却参加了位于第八街和佩恩街之间的伯南汉帐篷聚会。由于会堂挤不下，人们站在外面的雨里从高声喇叭里见证到从威廉·伯南汉牧师而来的神圣动人的彰显。他的

医治神迹已是国际闻名。

“据可靠消息来源报道,有两名快死的癌症病人在90天内恢复了健康;有一位18年离不开轮椅的人能当场行走;另一个用救护车担架抬来的病人也立即得了医治;还有聋子恢复听觉等等,这些全都是靠着一个人奉他创造主的名,把右手按在他们身上祷告治好的。

“许多人认为神迹的日子并没有过去,即使在杰弗逊维尔,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伯南汉牧师的青年时代饱经苦难,他白日做工,星期天传讲福音,他的信心使他越过了一切障碍。作为被至高者拣选来为祂做工的人,本应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他故乡的某些场合,他仍然受到讥诮者的嘲笑。

“照今天所认为的教育,他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尽管如此,他具有表达福音所必需的能力和诚挚的热情。

“他的神圣医治能力现已闻名全世界,从杰弗逊维尔,他将去路易斯安那、休斯顿、德克萨斯,可能还有牙买加,然后到海外去。”】

许多报纸,包括《芝加哥时报》、《芝加哥新闻日报》、《圣路易斯星时报》、《圣路易斯邮报》,都刊登了关于伯南汉聚会有趣、甚至是很长的报道,最后一家报纸几乎用整版来报道。当然,并不是所有报道都是持赞同观点的。但是,大多数报道至少是没有敌意的,其中有些(按照新闻报导的标准来说)报纸还作出了有利的报导。大多数时候,当记者有机会亲眼目睹得医治的例子时,他就会信服在聚会中确实彰显出一种超自然的

能力。

阿肯色州琼斯伯勒,《太阳晚报》对伯南汉聚会作了详细报道

(记者尤金·史密斯,1947年6月12日)

【“尽管伯南汉牧师声称他在十一个月前得到了这恩赐,但他的一次采访中说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把他的事直接告诉记者。‘每日的聚会占去我这么多时间,以至教会经理们要我拒绝报纸的采访。他们总是这样解释说,你有这么多求助者想通过你的祷告得医治,若把你的事登在报上,只会使祷告队列越来越拥挤。

“到东马太市的圣经时代帐棚去走访一下,便能证实伯南汉牧师所说的,即他的事一点也不用宣传。上个星期,他为一个个的病人、瘫子、聋子、哑巴、瞎子祷告的聚会每天举行两场。这个星期每天则举行三场。而在星期一聚会结束前,他怎么也不可能为祷告队列里的所有人祷告。

“人们每天涌进城里,就是为了求得‘哪怕见伯南汉牧师一分钟。’本周有一天,一辆公共汽车从肯塔基州福尔顿拉了45个人来见伯南汉牧师。同一天,又有一架包机运来一位34岁的退伍兵,因癌症而肿胀得很可怕,生命正在枯竭。星期三,伯南汉牧师坐飞机旋风般地去阿肯色州的埃尔多拉朵一趟,为一个据说是快死的人祷告。

“自从伯南汉牧师在6月1日开始在琼斯伯勒聚会以来,至少有25个州和墨西哥的民众到琼斯伯勒来

参加聚会。《太阳晚报》记者得知,他们代表了从加利福尼亚到新泽西,密歇根、威斯康星到佛罗里达,怀俄明到德克萨斯直至墨西哥的各州。如此众多的外地人不光挤满了本地的旅馆,而且每晚许多私人房子也满了,连教堂后面也搭起一个特殊的宿舍供他们住。

“伯南汉牧师说:‘我只是个人,我没有医治的能力。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医治的那位。我祷告祈求祂医治那些信祂的人。’他解释说:‘若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人就不能得医治。’

“给找他的人诊断出疾病的类型是伯南汉牧师具有的另一种能力。他说:‘当别人把手放在我的左手上时,我的手就会因那人身上的病菌而颤动,通常我就能说出那是什么病。当疾病离开那人时,颤动就停止了。’通常当伯南汉牧师为某个人祷告结束时,他总是说:‘我靠着耶稣基督,命令你离开这个人。’

“伯南汉牧师于去年夏天在圣路易斯开始了他极其繁忙的聚会安排。然后,他到了琼斯伯勒,又访问了派恩布拉夫和坎登市,接着去了休斯顿,最后到西海岸去。下星期,他要飞往加州去为一位亚美尼亚人传道。

“从他十月份访问以来,繁重的日常工作使伯南汉牧师消瘦了不少。他的体重减轻 25 磅,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我不得不对我的住处保密,以便多少能得到一点睡眠。’他笑着说。

“教会人士说,到星期天为止的这为期两周的聚会,参加的人数很可能超过 2 万。《太阳晚报》记者参加 2 个下午的聚会,还有一个上午是听伯南汉牧师讲

他的生平故事。记者在人群中转来转去,与各地来的广大会议众交谈,没有遇到过哪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许多人讲述了很多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例如,有位从密苏里州西摩城来的鞋匠冯克说,在伯南汉牧师1月21日在坎登市举办聚会之前的5年5个月里,他都不能走路。‘我在做某件木工活时,摔伤了脊椎骨,在医院里躺了9个月。医生说,我永远也不能走路了,而的确有5年5个月我没有走过路。’他说:‘我知道这是难以相信的,但当伯南汉弟兄为我祷告后,我立即就站起来走路了。今天我能够象你们任何人一样自由地行走了。’

“星期一下午,德威特附近圣查尔斯五旬节派教会的谢普德牧师,给会议众看一个皮状的茧状软块,他说那是折磨了他14年的癌症肿块。上星期二,伯南汉牧师为他做了祷告。他说,脖子上的肿瘤原是由剃须刀割伤引起的,他走上台时那肿块还是红色的,但祷告后立刻变暗了。他说:‘那肿块就变黑,乾瘪下去,然后就掉了。’现在脖子那地方有一个凹陷。

“海蒂·沃尔德罗太太说,她丈夫在亚利桑那州非尼克斯城北第16区2851号有一间水管零件铺,专门跑到琼斯伯勒来做见证,说伯南汉牧师使她起死回生了。她告诉记者说,‘当伯南汉弟兄3月4日为我祷告时,我的脉搏已完全停止跳动。我的结肠、心脏和肝都患了癌症,无望得到康复。但今天,我病全好了,很健康。’”】

(作者注:我曾亲身与这位妇女和她丈夫交谈过,我知道她的见证是真的。)

第二十章

多过医治的恩赐

（传道人 F. F. 波士务 著）

在超过 30 年的传道生涯中,我一直超负荷地工作着,为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祷告。其中有 14 年,我们是在举办“全国广播复兴”这个节目。在这段时期内,我们收到了近 25 万封来信,大多数是病痛患者的祷告请求,这些人如果没有圣灵对他们“信心祷告”的直接回应,本来是不可能康复的。我们收到成千上万封主动提供的关于各种身体病痛都神奇地得到医治的见证,甚至包括麻风病。一切荣耀归于神,因为除了祂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由于这些神迹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喜乐地归依了基督。假如我们没有在所有传道聚会中每周一次地传讲医治福音的话,我们就可能失去这批人。

因为这种医治事工要求超过常人体力的工作,因此我们一直热切地祈求神兴起更多的工人,来帮助传道事工中极度被忽略的这一方面。这过去的两年中,我常常流着喜乐的泪水感谢神最近赐给教会的礼物,即带来奇妙之“医治恩赐”的我们亲爱的威廉·伯南汉弟兄。这就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三:20)的一个实例,我从未见过也未读过有任何事工是与威廉·伯南汉的医治事工相等同的。

一位天使的显现

1946年5月7日,一位从伯南汉弟兄童年时代一直到当时,不间断地以可听见的声音向他说话的天使,终于向他显现了。天使告诉了他许多的事,其中一件是告诉他基督的再来已经很近了,这位天上的使者说:“我是从全能神那里差来告诉你,……神已差你带着医治的恩赐,到普天下万民中去。”

在史各菲尔德圣经第1291页,史博士对天使的注解解释是,“尽管天使都是灵(诗二零四:4;来一:14),却有力量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看见的人形(创十九:1 及旧约、新约中其它许多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20 节中,神对摩西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在创世记二十四章 40 节我们读到:‘我所事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

这正是神为伯南汉弟兄所做的。每晚伯南汉弟兄

直等到神恩膏他来运行那恩赐,并且他能意识到天使在台上与他同在的时候,才开始为祷告队列里的病痛患者作医治的祷告。若没有这种意识,他看上去是完全无助的。

神赐给他两个神迹

注意,神不仅差遣天使与摩西同在,还给了摩西两个神迹作为迹象和证据,好向百姓证明神已经向他显现,并委任他,在神的引导下做百姓的拯救者(出四:1~31)。第一件神迹是让摩西的杖变作蛇,第二件神迹是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时手上长满大麻风,象雪那样白等等。神对摩西说:“倘若他们不相信你,也不听从头一个神迹所带来的声音,他们将会相信第二个神迹所带来的声音。”【译者注:以上经文是根据英文钦定本翻译,中文和合本圣经把它译为“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在出埃及记第四章 30~31 节我们读到,当摩西和亚伦“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就低头下拜。”

同样,神除了差遣一位天使与伯南汉弟兄同在,使他通达以外,还给他两个完全奇妙的迹象,要把成千上万患了绝症的病人的信心提高到“医治恩赐”得以运行的水平上。

超自然的诊断法

第一个迹象:当天使向伯南汉弟兄显现时,天使告诉他将如何能测出和诊断各样的病痛。当这恩赐运行时,他用自己的左手握住病人的右手,就能感觉出不同的颤动或跳动,从而向他显示出病人所患的疾病。细菌性的疾病表明了一种引起病痛“压制”(徒十:38)的邪灵的存在和它的运行,它们可以被清楚地感觉出来。

当引起病痛的邪灵一接触到那恩赐时,会引起一场身体上的骚动,这种骚动能在伯南汉弟兄的左手上看到,非常地真实,甚至会使他戴的手表立即停走。对伯南汉弟兄来说,那种感觉就象是用手抓着一根通电的、电流很强的铁丝。当奉耶稣的名把那压制的灵赶出去后,你会看到伯南汉弟兄红肿的左手又恢复原状。如果这病不属于细菌性的,神总是借着圣灵把那病痛启示给伯南汉弟兄。这第一个迹象通常会把病人的信心提高到得医治的水平;若是不能,第二个迹象必能。

一位先见

第二个迹象:天使告诉他,神的恩膏能使他看见并说出得病的人从孩提时代直到目前,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他甚至能说出别人走上台时或参加聚会前心里所想的。最近,我听到他对一个带着小女儿的母亲说:“女士,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聋哑的。当你发现她听不到声音时,就带她去看医生。”然后,他把医生对她所说的话逐字逐句地告诉那母亲。那位母亲说:“你说的完全对。”广大听众通过音响系统听见了他们的全部对话。伯南汉弟兄能实际上看见事件的重演,他把

麦克风推到一边,免得会众会听见,然后对病人说出他们过去生活中犯过而尚未承认和屏弃的罪,因为只有他们放弃那些罪时,这恩赐才会运行,使他们得释放。一旦那人承认被这样揭露出来的罪并答应放弃那些罪时,通常他们的医治就会在伯南汉弟兄还没有为他们祷告前就发生了。天使所说的这些话,在每晚的伯南汉聚会中,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得到了证实。

因此,广大会众每晚一遍又一遍地见证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神迹。头两种并不医治病痛患者,而只是作为迹象来提高病患者的信心,使他们的信心达到“医治恩赐运作而使他们得释放”的水平。当然,只有当圣灵的恩膏为此目的临到伯南汉弟兄时,这两种奇妙的迹象才有可能出现。

比“医治恩赐”还多

毫无疑问,在早期教会时代和现代,在各处都有一些基督徒被赐予那个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之圣灵九种恩赐之一的“医治恩赐”,每种恩赐都被定义为“圣灵的彰显”(林前十二:7~11)。在每个教会的平信徒中,应该都有人被赐予这种恩赐。

但是,伯南汉弟兄不仅仅是拥有医治恩赐,他同时也是个先见,正如旧约时代的众先知一样。他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能预先见到。我问他:“你是什么意思?你如何看见那些事呢?”他回答说:“就象我现在看见你一样,不过我知道那是异象。”正如一个人看见周围物质世界那样清楚,伯南汉弟兄在白天祷告的时候能在异

象中看见当晚要发生的主要奇迹。他看到有人被救护车担架送来,或者坐在轮椅上,他能描述那些人长得怎么样,穿着如何等等。当神迹事先向他显示的那时候,他通常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变得没有知觉。自从他接受这恩赐 3 年多以来,没有一次神迹不是完全一致地照他在异象中所见的情景发生的。在这些时候,他总能绝对肯定地说:“**主如此说**”,他从未错过。上星期他对我说,他只是照着在异象中看到自己所做的去做。这一时期,他事工的成功率的确是百分之百。

仰望那不能看见的

当那恩赐在运行时,伯南汉弟兄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对圣灵的同在和运行以及对属灵现实最敏锐的人。在那使他的属灵恩赐运行的恩膏之下,当他意识到天使的同在时,他似乎冲破肉体的幔子而进入了属灵的世界,深深地陷入那看不见的领域之中。保罗写道:“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18)

保罗这段话表明我们现在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感官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包围并渗透感官的世界。两个世界同时占据着同样的空间。我们肉眼所看见的物质世界,存在于比它好得多且为视觉神经所不能见的现实之中。圣经教导我们说,更高等的永恒世界,如今就环绕着我们。我们若具有能看见属灵世界的蒙恩膏的眼睛,那么,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刻、生命的每个转折点,我们每个人会看见什么样的情景

啊!“所见的”存在于“所不见的”之中,“暂时的”存在于“永恒的”之中。

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17)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就融为一体,就象海洋与港湾融为一体一样,因为是海水流进了港湾。也就是说,荣耀的属灵现实占优势并居支配地位。我们藉着神的眼看到真理和属灵的真实性。在这种时候,未来的事好象也是现在的事,就如我们看新电影预告片一样。耶稣说:“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十六:13)

预先看见的奇迹

在韦恩堡聚会期间,有位女士背着一个先天畸形足的女孩进入祷告队列,她腿上扎着石膏绷带。伯南汉弟兄一看到她们,并没有停下来为这孩子祷告,只是对这位女士说:“你愿意照我所说的去作吗?”那位女士回答说:“我愿意。”然后伯南汉弟兄对她说:“回家去把那石膏绷带去掉,明天晚上再带孩子来,她就会有一双完美的脚。”所有会众都通过麦克风听见了这些话。当晚,那位女士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石膏绷带去掉。第二天晚上,她带着女孩来聚会时,女孩脚已完全正常,穿着一双白色的鞋子,自己会走路了。医生用X光检查她的脚后,发现已经完全正常。次日,我问伯南汉弟兄,为什么他让那女士和孩子从祷告队列里走过而不为孩子得医治祷告呢?他回答说:“没有必要了,因为下午我从异象里看到那女孩已经得医治了。”我若是

把其它许多比这更奇妙的事都详细写出来的话,这篇文章就会太长了。仅是伯南汉弟兄这一阶段的事工,其素材就足够写成一本书。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耶稣指的是什么呢?当然,耶稣是个先见,就如旧约里的众先知一样。祂在神迹发生前就看见了。祂在毕士大池边,看见一个病了38年的人,当天使搅动池水时,他无法先进池子里。耶稣走近那人,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在使拉撒路复活前,耶稣就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耶稣对拿但业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约一:48)祂不在那村子里,但却看见那匹驴驹拴在那里,等等。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现在正照着祂对这时代的应许,藉着人类器皿继续做祂所做的工:“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十四:12~13)

感觉到信心的拉动

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缀子后,就痊愈了,那时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路八:46)这事被人知道后,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55 至 56 读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

裳缀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感谢神,仍然有能力从那内住的基督里发出来,进入患病和受苦痛者的身体里,使他们得痊愈。

神藉着伯南汉弟兄彰显出的这两个迹象神迹,使在祷告队列里病人的信心提高到足够的水平,同样地,也使会众当中遭受痛苦者的信心提高到同一水平上。这种信心从内住的基督(祂是运行那恩赐的)里引发了同样的能力,便医治了坐在会众中的人。无论是你的病,还是祷告队列里人的病得到超自然的诊断,并没有什么区别,迹象都是一样的,对那些在坐的听众作用都是相同的。为什么这迹象要再向每一个已看到过的人显现呢?摩西并没有再向每个以色列人显现他的两个迹象。一千个人可以目击神迹的显现,而同时生发信心。广大会众中任何部分的人,若其信心达到足够的水平,都可以引发从内住的基督(祂是运行那恩赐的)而来的能力;每当这发生时,伯南汉弟兄都晓得。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能力从身上出去,就如我拉一下你的大衣你能感觉到一样;他也知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甚至也能指出是哪个人的信心触摸到了基督。

在弗林特的一次聚会上,伯南汉弟兄正在为祷告队列里的人祷告,他突然停下来,指着右边二楼座说:“我刚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位穿蓝色套服和带条纹腰带的女士,她的癌症已经得医治了。”那个女人一跃而起,欢喜无比地说:“我就是那位女士。”当信心在台上医治那些人时,她的信心也在二楼座上医治了她。

有位年轻女士用担架床被抬进会场,她因患白血

病而生命垂危。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和梅奥诊所她都被告知,一切能采用的措施都试过,她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她的头脑开始慢慢失去理智。我悄悄走下台来到她的担架床边对她说,祈求神把她的信心提高到得医治的水平,那么,这个信心或是运行那医治的恩赐,或是引导伯南汉弟兄到她跟前来。我看见她的嘴唇微动,在祷告。突然,伯南汉弟兄感觉到信心的拉动,从讲台上跳下来,走到她的担架床边,为她祷告,说:“奉耶稣的名从床上起来,接受神的力量并痊愈吧。”她顺从地下了担架床,举起双手,脸上流下喜悦和敬拜的泪水,当着众人的面来回地走着,然后走下过道。后来她姐姐对我说:“我妹妹现在真是好极了。”

几个月前,在达拉斯市“美园大礼堂”有天晚上的聚会中,乐池里挤满了躺在担架和坐在轮椅上的重病号,在伯南汉弟兄忙着为祷告队列里的人祷告时,他一直感觉到来自右边的一股信心拉动,最后这个拉动终于停止了。当他结束为台上那些人祷告后,他指着乐池里一个躺在担架床上的男人,说:“先生,站起来吧,你得医治已有五分钟了。”他就站起来赞美神。那人的妻子走过去,两人互相拥抱,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从芝加哥被人带来,他的肺已布满了癌细胞,危在旦夕。他得医治了,几天后他到韦恩堡的聚会上做见证。自那以后,他又参加了其它两次聚会。我可以继续写好几页类似的故事,来讲那些在座位上或躺在担架上的人,他们在伯南汉弟兄还未碰到他们之前,就得了医治。所有病人在彼得的影子下得了医治,他并没有碰他们一下(徒

五:15)。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一天,有位希腊来的女士进入了祷告队列,她的喉咙堵塞,一口水、一点食物也咽不下去。当伯南汉弟兄为她祷告后,立刻喝了一杯水,吃了一根棒棒糖。过一两晚,在同一地点的聚会上,有九个聋哑人进入了祷告队列,九个人全都得了医治。

还有一些先天失明的人重见了光明。伯南汉弟兄为一个全瞎的人祷告后,对他说:“走到讲台那边,把手指头放在那位牧师的鼻子上。”那人笔直地走到牧师那里,用手去拉他的鼻子,引起会众哄堂大笑。

有位著名的巴勒斯坦宣教士患晚期结核病,被人用救护车从华盛顿州雅基马送到西雅图的市礼堂。政府已为他买了回程的机票。伯南汉弟兄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站起来,并得以痊愈,他就站起来了。两天后,他在自己家旁边正干着体力活呢。

集体医治

正如传道人在讲道后向罪人发出祭坛呼召或邀请罪人前来信主一样,在给祷告队列里的人做完超自然诊断和医治后,伯南汉弟兄也邀请听众席上准备接受医治的人前来,或请人抬过来,接受身体的医治。

在台上一个一个地医治病人,只是医治聚会的开始阶段。对所有在场需要从福音的医治部分得益的人来

说,这只是一堂示范课。

就如上百名罪人对传道人的邀请做出回应、并集体地经历获得新生的更大神迹那样,前几天在路易斯维尔聚会中就展现了这种奇异的场面,即所有病人都能藉着医治恩赐集体得到医治。伯南汉弟兄在那里大胆采用这种做法:他邀请那些躺在担架床上、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和瘸子先被带到前面来,然后让那些拄拐杖、患癌症以及其它疾病的人也走上前来,站在担架床和轮椅的后面。当病人开始涌上前来时,他们的信心开始拉动那恩赐的医治能力,他们得医治的场面超过以往伯南汉聚会中所目睹到的任何一次。病人一边向前走,伯南汉弟兄一边快速地指着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说:“基督已经医好你了。”那些病人立即把祷告卡扔到空中,扔掉拐杖,本来不能站立或行走的人,一跃而起,有些人喜乐地跳着赞美神。那种场面是言语难以描述的。有个坐在轮椅上不能站立或行走的男孩,我看见他跳起来赞美神。几分钟后,我向那男孩招手,并叫众人让开一条路,请他到台上来。他走到麦克风前,向热泪盈眶的会众非常不错地传讲了一番。这恩赐在集体医治中运作,与在祷告队列里一次医治一人的效果是一样的。“开放之门”教会的牧师娘在集体医治聚会的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教会好些成员在头天晚上的集体医治聚会中都得了医治。

罪人集体归向基督

最好的结果是,罪人因此而认罪并想得救。在罗马

书十五章18~19节中,保罗说,“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见过在一次伯南汉聚会上,就有二千人流着泪一跃而起,把他们的心交给神。难怪耶稣说:“无论进哪一城,……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路十:8~9)

海外的邀请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8节里引用诗篇六十八篇18节的诗句,“他登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短短的三年中,神赐医治恩赐给教会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许多紧急电话从国外和海外宣教点打来。新近许多电话是从非洲各个地区来的。有些病人从其它国家坐飞机越洋来到美国要得医治。我相信,伯南汉弟兄出访宣教工场将成为第一世纪以来教会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属灵觉醒。

在文章结束前,我觉得应该对那些读到这篇文章但不能参加伯南汉聚会的人说一句,你也可以得医治!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祷告奇妙地得了医治。神对你得医治的愿望可能比你自己的更强烈。耶稣的死使医治成为可能。髑髅地使神的每一个应许合法地成为你个人的财产。使一个人“全然好了”(约七:23)是神对广大百姓已经表明和证实了的旨意。

第二十一章

伯南汉弟兄所看见的异象 记录

(录自电子记录)

写下这些异象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和祂儿子耶稣基督。这些异象是神的圣天使显示给我的,我把它们写出来决不是为了自我吹嘘。很多人要我把它写出来,我已决定要讲述其中几个异象。这些异象对我来说是极其神圣的。

有些异象的应验需要一段时间。但它们都是按照所显示给我的一模一样地应验了。想到全能的神会向祂仆人显明这些事,这使我的心感到非常谦卑。我说出这些事,好让人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并因信而得救。

异象之一:俄亥俄河上的桥

我记得的第一个异象,是我大约 7 岁时看见的。也

许这异象并不具备后来那些异象的重大属灵意义,因为那时我还很年幼,不可能明白。但那是神给我这特别恩赐运作的最初一瞥,借着这恩赐,我在许多事应验之前,就看见它们发生了。

这个异象是当我和弟弟在一起玩耍时临到我的,我看见俄亥俄河上正在修建一座大桥,有许多工人从桥上掉下来。我看见建造那座桥的样式和它的位置。在当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都一一照异象所显示给我的那样发生了。

异象之二:警告要小心通灵术

悔改信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从一棵老橡树下回到家,那个地方是我从前秘密祷告的地方。那时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我进入房间时,父母听见了,就喊我过去,告诉我说小妹病了。我跪下来为小妹祷告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走进房间后,听见一种象两根电线摩擦产生电弧的声音。当时我是做电线维修的,我想屋里一定有什么地方短路了。但突然,那声音变了,并且有一道奇怪的光充满屋子。我看上去好象站在空中,我吓得要命,我想我要没命了。

后来,我注意到那光围绕着我,往上一看,见有一颗大星,那光就是从那颗星发出来的。那颗星离我越来越近。然后,我似乎不能呼吸也不能说话。接着那颗星就落在我的胸部。

就在这时,场景变了,我似乎置身于一座绿草如茵

的小山上,在我面前放着一个老式的四方形糖果罐。罐里是一只大烟蛾或大苍蝇,试图要飞出罐子。我就转向右边,那里站着一位大能的天使正看着我。他说:“注意,我要给你看的東西。”我就看见一只膀臂扔下一块石头,砸碎了糖果罐。那大烟蛾试图飞走,但无法飞离地面,因为身体太重而翅膀太短。

然后,从大烟蛾里飞出一群苍蝇,其中一只苍蝇飞进我的耳朵。天使对我说:“这些苍蝇代表邪灵,就是那些占卜、算命之类的灵。”

接着,天使警告我说:“要当心!”这句话重复了三遍。之后,我就回到了现实。那天晚上我再也无法入睡。第二天,我非常谨慎。我观察每一个动静,留意随时会发生的事。这整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因为那是我头一次从异象里得到警告。

那天中午,我到一个小杂货店买午餐。有个店员是我最近引领归主的基督徒。他在我后来的传福音事工中,帮过很大的忙。当我跟他讲述头天晚上我所见的异象时,有位女士从店的前门走进来。

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知道有个奇怪的灵进来了。我把我的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乔治·迪阿克弟兄。那位女士走到乔治的弟弟埃迪那里,说:“我要找一位名叫伯南汉的人,我听说他是个神人。”于是埃迪就喊我。我向那女士走过去,她问我:“你就是威廉·伯南汉,神的先知吗?”我答道:“我就是威廉·伯南汉。”

她问道:“你就是那个在医院为威廉·梅里尔先生行了神迹,又治好伤残 17 年的玛丽·欧翰宁(她住在印

第安那州新奥尔巴尼东橡树街)的人吗？”我说：“我是威廉·伯南汉,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他们。”那女士又说：“我丢失了一些房产,我想请你为我找到它们。”我根本听不懂她说的房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是撒但派她来做这事的。

于是我对她说：“女士,你找错人了;你一定是在找一位看相的或一位灵媒。”她转过身来问我说：“难道你不是灵媒吗？”我说：“我不是灵媒。灵媒是属于魔鬼的。我是个基督徒,拥有神的灵。”听了这话,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还没接下去说,就听到神的灵对我说,这女人自己就是一个灵媒,异象中那只飞进我耳朵的苍蝇就是她。

我对她说：“昨天夜里,主耶稣差了祂的天使在异象中向我显现,警告我,你会来到,并要我小心。我感谢我的主引导了我。你所做的工是属魔鬼的,你来是要使神的灵担忧。”她觉得她的胸部不适,需要吃药。我对她说：“女士,停止做这些事,你的胸部就会好的。”她走出商店,没走多远,心脏病发作,就死在人行道上。

过了几天,我在一间修车铺里向一些工人传讲基督的爱,也是在新奥尔巴尼市,我告诉了他们以上的异象。正当我准备叫人们祷告,把他们的心交给神时,从隔壁修车铺过来一个人,他说：“比尔,你任何时候来我的修车铺都是受欢迎的,但是不要把那种癫狂的宗教带进来。”我回答说：“先生,我不会来不欢迎耶稣的地方,。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是神向我显现的。”

我说完这句话后,那人一阵狂笑,然后向我摆摆手,

就走出车铺。但是,他还没能走到他的修车铺,他自己的女婿开着满满一货车废铁从门外倒车出来,撞倒了他,把他的脚和髌骨都碾碎了。

两天后,我在街头聚会上讲道,一位胳膊残疾的女士对我说:“我知道神的恩膏在你身上,请在祷告里纪念我残疾的胳膊,这胳膊已经残疾好几年了。”我说:“你若真的信,伸直你的胳膊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好你了。”当场她的胳膊就变直了,这可怜的女人高兴得流泪跪下感谢神。

旁边站着一个女人,说:“即使比尔·伯南汉所传的是真正的宗教,我也不想要。”当她转身走开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她被一块木板所绊倒,摔在地上,一只胳膊摔裂了十五处。这只摔裂的胳膊,刚好同那位得医治的女士的胳膊是同一边。

异象之三:关于教会联合

我在俄亥俄河为人施洗时,有一颗星向站在两岸的数百人显现。这事过后两个月,神给我一个异象。那时,我已准备好为我的教堂立房角石。“美国志愿者组织”的梅杰·乌尔利是我的朋友,他来为立房角石的仪式奏乐。

立房角石的那天,清晨6点我就醒了。印第安那州正朝阳初升,大自然欢欣歌唱。我朝窗外望去,百鸟争鸣,蜜蜂嗡嗡叫个不停,空中到处弥漫着忍冬花的香气。我躺着,想道,“哦,伟大的耶和華,祢是多么奇妙啊!刚才还是一片黑暗;现在太阳已经升起,万物欢腾。这

个寒冷黑暗的世界也必很快与大自然一同欢腾,因为必有公义之子出现,其翅膀有医治之能。

我正在敬拜神,突然我感到主的天使就在屋里。我在床上转一个身,即刻进入异象中。尽管当时不能理解,但我想这异象大大地关系到我现在的事工,即我在竭力使各教会能彼此交通,不该让宗派观念分裂教会,每个基督徒应该去自己所选择的教会,但同时也要保持彼此的团契和神的爱。

在异象中,我发觉自己站在约旦河边向人们传福音。我听到背后好象有猪叫的声音。我朝四周一看,说:“这地方被污染了。这是圣地,是耶稣亲自走过的地方。”在异象中我正在讲道反对这点,那时主的天使把我领到我的帐棚去,虽然那时房角石还未立。(异象中所显示的帐棚样式与实际建成的一样。)我环顾四周,到处都挤满了人,有一大群人是站着的。在异象中,我看见三个十字架;后来,我把三个十字架放在我的教堂里,样式与我在异象中所见的一样,中间较大的那个放在讲台上。我说:“哦,多么奇妙!多么荣耀!”

异象中,主的天使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帐棚。”我争辩说:“主啊,这肯定是我的帐棚。”但祂回答说:“不是,你来看。”祂领我到外面,我眼前看到的是明亮的蓝天。祂说:“这将是你的帐棚。”再次往下看时,我看见自己站在一小片树林中间,我所站的地方是一条通道。所有树都种在绿色大花盆中。一边是苹果树,另一边是李子树。我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盆,是空的。

接着,我听见天上传来声音说:“庄稼已经熟了,但

做工的人少。”我问道：“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又看了一下，看见那些树象是在异象中我的帐棚里的长靠背椅。在长靠背椅的最后一排矗立着一棵大树，上面结满各样的果子。大树两边各有一棵小树，树上没有果子，它们并排站着，好象三个十字架。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两个空盆又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你要往空盆里栽树。”于是我站在这些树之间，从两边树上各取一些枝子，栽在两个空盆里。突然，从两个盆里长出两棵大树，不停地长，一直长到它们顶到了天。

然后，一阵猛烈的大风刮来，摇动大树。有声音说：“你做得很好，现在伸出手来，收割吧！”我伸出双手，大风刮下一个大苹果落在我右手上，刮下一个大李子落在我左手上。天使说：“吃这些果子吧，它们很好吃！”于是我开始吃果子，我咬一口苹果，又咬一口李子，果子味道很甘甜。

我想，这异象一定与联合各个教会的信徒有关。在异象中，我把一种树枝移植到另一种树枝上，使两种树都结出它们各自的果子来。

接着，我又听见那道声音说：“庄稼已经熟了，但做工的人少。”我看着中间那棵大树，只见满树挂着苹果和李子，形状仿佛十字架，从树干挂下来。我扑倒在树下，喊道：“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风就把满树的果子吹落在我身上，如同下雨一般。我听到一个声音说：“等你从这异象出来后，去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句话重复了三遍。然后，我发现自己又在我房间里。我

连忙拿起圣经来,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教会中教义的分歧),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我从圣经上把那页撕下来,与我的见证一起放在那天所立的房角石底下。那“纯正的道理,”我相信就是指信徒之间神的爱。所以,这异象应验了,即我的工作不是去牧养——尽管不久后,我没有照异象所指示的去做,就有大痛苦临到我;因我没有响应那个呼召——但后来神差我到祂的工场做这项工作。我活到今天,看到了这异象的应验。因这卑微的事工,我要感谢神,借此我努力尽我本分,使神的子民联合一起,好叫他们在内心与灵性方面能合而为一。

异象之四:残疾儿童得到奇妙的医治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这是一位先知的話。我相信,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末后的日子。

我现在要讲述的异象是很不平凡的。那是二次大战刚在欧洲爆发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住在母亲家中时看到的。约在半夜到黎明之间,我醒了过来,心里有个极大的负担。我祷告了好一阵子,但似乎得不到平

静。两个小时过去了。突然,我进入一个异象中,发现自己正朝着山上的一间简陋小屋走去。我走进屋门,看到屋里有一张红色椅子和一张红色折叠床。红椅子上坐着一位正在哭泣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右边床上躺着一个三、四岁棕色头发的男孩。我看得出那小男孩受到病痛很大的折磨,他小小的身体都蜷曲起来,胳膊和腿似乎卷成了结。中门那里站着一位黑发妇人,正在伤心地哭泣,显然是他的母亲。床旁边是个高个子、皮肤较黑的男人,是男孩的父亲。

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刚刚还在母亲家呢。”再看一下右边,那里站着神的使者,穿着白衣。有一阵子我不知该做什么,但我非常同情那躺在床上的孩子。天使对我说:“那孩子能活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天使说:“让他父亲把孩子抱给你,你就按手在孩子肚子上。”于是那父亲把孩子抱给我,我便为他祷告。突然,父亲松了手,孩子掉到地板上。他的脚一碰到地板,腿就开始变直。那孩子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一直走到屋角。然后,那孩子走向我,说:“伯南汉弟兄,我现在好了。”天使问我:“这一切你都留意到了吗?”我回答:“是的,先生。”

然后,天使叫我站着不动。他把我带到一条有很多砂砾石的乡村路上。我往右一看,那边有个墓地,和一些大墓碑。天使说:“读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和号码。”我读了。天使又把我带到一处有十字路口的小村落,那里有一个杂货店和四、五户人家。从杂货店里出来一个老人,留着白胡须,穿着工作服,戴着一顶黄灯芯绒

帽子。天使对我说：“他会给你指路。”然后,天使第三次把我带走,这次我要走进一户人家。在门边我看见一位年轻妇女正在哭泣。我进了屋,注意到在我左边有个老式粗铁炉。屋里贴着黄底红图案的墙纸,墙上有一幅横匾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屋中间摆着一张大铜床,屋角有一张帆布小床。床上有个人遭受极大的痛苦。我看出那是个小女孩,她的腿都卷起来了。我一看,主的天使又站在我的右边。他问我:“那女孩能活吗?”我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他说:“你为她按手祷告吧。”

当我为女孩祷告时,我听到屋里有声音说:“赞美主。”我一看,女孩已经起床了。她那受折磨的右边胳膊原来是弯向背后的,现在已经变直了。再看她那畸形的腿也变直,正常了。我听见几个人边哭边赞美主。

我刚从异象中出来时,就听见有人在喊:“喂,伯南汉弟兄,伯南汉弟兄。”我一看钟,知道几个小时已过去了。天已快亮了,有人在喊我。来人是个名叫约翰·希梅尔的青年,我为他和他妻子施洗过。他说:“伯南汉弟兄,我遇到了麻烦。在战争中我堕落了,因此失去了一个孩子。现在,我的小儿子又危在旦夕,医生说他不成了。我很惭愧地来求你,你能来为我儿子祷告吗?”我告诉他,我会去的。

他说,他想叫表哥史内宁弟兄,他刚悔改信主(现在他是我帐棚的助理牧师),帮我们一起祷告,我说很好。当时我并不知道史内宁弟兄的参与,有助于那异象的应验。我们开车去希梅尔家的路上,我问道:“希梅尔

先生,你是住在一个长条形的两卧室房子吗?”他说:“是的。”我又问:“前房里是不是摆着一张红色折叠椅和一张床?你儿子就躺在那张床上?你儿子是不是棕色头发?穿一件蓝色灯芯绒连衣裤?”他回答说:“你说的一点不错。你什么时候到过我家?”我说:“你喊我时,我才刚离开你家。”这句话他当然听不懂。我又问他:“希梅尔先生,你相信我吗?”他说:“我全心地相信你。”于是我对他说:“**圣灵如此说**,你的孩子会活下去。”听了这话,他确信不疑。他停住车,抱住方向盘,哭着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吧。”他把心交给基督,那时我们离他家还有几英里,在这孩子还没得医治之前。

当我们到家时,发现孩子差不多快死了。他的肺部肿胀,呼吸困难。我说:“把孩子抱到我这里来。”我就为孩子祷告,但什么也没发生。这孩子无法呼吸,几乎窒息而死,我原以为他会立即得医治的。

这时我发现,一个人若是不看清楚异象里的情景就可能犯错误。一切情景都必须与异象里所见的一模一样,否则异象就不会应验。我发觉,在异象中我所见的那个坐在椅上的老妇人没在场。我不能对任何人说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等候,直到一切都符合异象里的情景。他们问我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必须等待神来成就这事。我想,我没有照神的安排去作,等候神的时间,而是提前行动了。我等了一个半钟头。最后希梅尔先生和史内宁先生站起来,穿上大衣,准备离去。那孩子当时已奄奄一息。那时约是凌晨6点左右,

就在这时,我偶然往窗外一看,见墙边走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妇人。我开始赞美主。老妇人不可思议地从后门进来了,通常她都是从前门进来的,而两位先生正好要从前门出去。孩子的奶奶进来后,问孩子好些没有。听见这问话,孩子他妈开始哭了,说“没有,他快死了,他快死了。”史内宁先生是他们的亲戚,他转过身来,我迅速地站起来,把那把红色折叠椅递给他。他脱下帽子,坐下来哭。这时,老奶奶摘下她那沾了泪水而模糊不清的眼镜,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孩子母亲靠着中门在哭泣。终于,一切情景与我在异象中所见的一模一样了。

我走到前门那里,对希梅尔先生说:“你仍然对我有信心吗?”他答道:“是的,伯南汉弟兄。”我对他说,我很抱歉,但我不能告诉他刚才我比异象所说的早做了一步。这时我说:“把孩子抱给我。”他走到床边,抱起孩子,向我走来。我祷告说:“父啊,我对不起祢,比祢异象中指示我的早做了一步,我从内心深处请求祢的原谅。主啊,求祢让这些人知道,祢是神,我是祢的仆人。奉主耶稣的名,我说这孩子必要活着。”

我的手按在孩子身上,突然他大喊起来:“爸爸,爸爸。”那孩子恢复了知觉。他张开双臂搂住他父亲,每个人都为之惊叫、哭喊。我说:“把孩子抱到床上去躺着吧。因为圣灵如此说,照异象的显示,还要3天,孩子四肢的扭曲才能伸直,那时一切就会正常了。”

第三天,许多人聚集到孩子的家。我妻子也随着去,她是一个见证人。希梅尔家不知道我会来,当孩子他妈开门看到我,就说:“哦,伯南汉弟兄在这里,请进来吧,

孩子已经好了。”我进屋后,外面有许多人趴在窗户上看将发生的事。我只是站着,没有开口,知道神会持守祂的话。就象保罗所乘坐的船在海上遭遇风暴,在第十四天有主的天使站在他旁边,他就能这样说:“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徒二七:25)我知道那孩子会向我走来,我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那孩子看了看我,就一直向我走来,把双手放在我手里,说:“伯南汉弟兄,我现在好了。”哈利路亚!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当异象应验时,它是完美的。

残疾女孩得医治的异象

关于异象中残疾女孩得医治的那段,我告诉我的会众说,在什么地方有个胳膊和腿都扭曲的女孩,她也要得医治,使异象得应验。大约两个星期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下班时,我一个朋友史各特,也是我的工头,他对我说:“比尔,这里有你的一封信。”我当时很忙,就把信放在口袋里。但当我走下台阶时,似乎有声音说:“读一下那封信。”于是我就拆开信,尽我所能记得的,那封信内容大概是这样:

亲爱的伯南汉弟兄,

我有个女儿,快十四岁了,她因患关节炎,手和胳膊、右腿都变形了。我们属于卫理公会教会,住在印第安那州的南波士顿。我们读过你写的小册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牧师说,这没

有什么,不过是另外一种“主义”而已。但在祷告会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要写信给你。我在想,你是否能来为我女儿祷告,也许神迹会出现……

你真诚的,
哈罗德·奈尔太太

有声音对我说,这就是异象里的那个女孩。我把信给妻子看了,她也认为就是那女孩。我决定去南波士顿一趟。我从没去过那里,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我教会的一名执事威斯哈特弟兄说,他想他知道那地方,可以陪我一起去。

还有一位姓布瑞斯的先生和他妻子也与我同车前往。布瑞斯太太在我的聚会上得了医治,她与丈夫都想一起去看那异象的应验。不过,我们把地方搞混了,开了许多英里的路才找到那正确的地区。最后,有人给我们指路,我们便上了另一条路;当我在开车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呼吸很困难。布瑞斯太太看着我：“有什么不舒服吗？你脸色看上去很苍白。”我回答说：“没什么,主的天使就在我们附近。”我停了车,走下来,把脚搭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然后,我碰巧往路边一看,看到那里有一片墓地。我过去看了一下墓碑,刻在上面的名字和号码与我在异象中所见的一样。我回到车子里,对他们说：“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布瑞斯太太开始哭起来。我们继续开了几英里,最后我对他们说：“到前面十字路商店门口,就会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戴黄色灯芯绒帽子的老人走出来给我们指路。”

很快的,我们就到了那门面漆成黄色的商店,附近有四五户人家。我说:“就是这里。”

我的车刚到商店门口,就看到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留白胡须、戴黄色灯芯绒帽的老人走出来。布瑞斯太太一见这情景,就晕倒在车里。等那老人走近我们的车,我就问:“请问,你知道哈罗德·奈尔家在哪里吗?他家有残疾的女儿。”他回答说:“我知道,先生。你为什么要打听他家呢?”我说:“主要医治他的女儿,请指给我到他家的路。”我看着这个老人,眼泪开始顺着他长满灰白胡须的腮帮流下来,他在给我们指路时嘴唇开始发颤。

我们到达哈罗德·奈尔家门口时,女孩母亲迎着我们,说:“你是伯南汉弟兄吧,我见过你的照片。”她请我们进了屋,屋里正如我在异象中所见的一样,有一个旧的粗铁炉,黄色墙纸上点缀着红色图案,一张大铜床,上面躺着那个女孩,墙上有条横匾“神祝福我们的家”。布瑞斯太太再次晕了过去。然后有什么事发生了。我发现自己朝着女孩躺的床走过去,按手在她身上,说:“照着祢所显示的异象,让主的大能藉着医治这个女孩而为众人所知晓。”一下子,她残疾的手就伸直了。然后从床上起来,她的腿也变直了。布瑞斯先生刚刚才使他妻子恢复知觉,及至看到那姑娘站起来,她又第三次晕了过去,跌倒在她丈夫的怀里。那女孩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穿上衣服,然后走出来,用那只曾残疾的手梳着头。这件事哈罗德·奈尔太太可以验证,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正住在印第安那州的塞勒姆。

异象之五:米尔敦的异象

上个异象过后几个星期,我又在我母亲家。如大多数其它异象一样,这个异象是在凌晨2至3点临到我的。我似乎置身于一一片黑暗的树林,正在徘徊之际,听到了一声很可怜的叫声,似乎是羊咩咩叫的声音。我想:“那可怜的小羊在哪呢?”我开始穿过雾气和黑暗去寻找它。起初,我听着那羊叫声是“咩咩……咩……。”但当那声音越来越近时,似乎变成人的声音,说:“米尔……敦,米尔……敦。”

以前我从没听说过米尔敦这个名字,就在这时候我从异象中出来。我告诉我的会众说,在一个叫米尔敦的什么地方,有只神的小羊羔在受苦。参加我聚会的有个叫乔治·莱特的人说,离他住的地方不远,有个叫米尔敦的地方(莱特弟兄住在印第安那州的迪皮尤)。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就出发去米尔敦。

到达那里后,我四周观察,似乎看不出有任何事是主叫我要去做的。最后,我决定在一个商店门口举行一次街道聚会,但与我同车去的莱特弟兄说,他想先办一件事,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我说:“好吧,先生,我跟你一起去。”我们开车上了一座山坡,看到一个很大的浸信会教堂,旁边是一片墓地。莱特弟兄说:“这个教堂除了葬礼时用一下,再也没有其它用途了。”他说这话后,我心动了一下,我觉得这正是主叫我来的地方。我把我的感觉告诉莱特弟兄,他说:“那好,我去拿钥匙,你就可以进去看看。”他去之后,我坐在教堂台阶上,祷告说:“天父,若这里是祢要我来的地方,就为我打开门

吧。”主允许这事的发生,于是,我就宣布要举办一场聚会。但我很快发现困难很大,因为当地教会教导百姓反对神的医治。

被我第一个邀请参加聚会的人对我说:“我们太忙了,没时间参加什么复兴会;我们都是养鸡的,哪有时间去听那些?”然而,过了不久,这人就死了,他再也养不了鸡了。

下个星期六,米尔敦聚会终于开始了。一共只有4个人参加,就是莱特弟兄一家人。第二天晚上情况稍微好一点。第三天晚上,有个面孔冷漠的人来到教堂门口,敲出烟斗里的烟灰,走进来,坐在后排。然后,他问莱特弟兄:“那个小比尔·森戴在哪?我想好好地看看他。”莱特弟兄来告诉我,来者不善,要我小心点。但是,就在这天晚上聚会结束前,他已跪在祭坛前向神痛哭悔罪了。他名叫威廉·霍尔,现在是那所教会的牧师。

不久之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向那里的会众提起这个异象。威廉·霍尔弟兄说:“伯南汉弟兄,这山下住着一位姑娘,她读过你的小册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她在床上躺了8年9个月,一直不能下床。她得的是结核病,几年前医生就说没希望治好。这姑娘今年23岁,躺在那里一天天瘦下去,现在体重只有40磅。她一直哭着求父母请你到她那里,但她父母都属于某个教会。那个教会向会众宣布,谁若是去听你讲道,就要被教会开除。不过,你会去吗?”

我说:“你若能让她的父母同意,我就去。”我感到神正朝那个方向带领我。那姑娘名叫乔治娅·卡特。

我听说她父亲是某个采石场的监督。她母亲传话给我,说我可以去看她女儿,但当我去她家时,她和丈夫都不会在家。

我去到那姑娘家,一进门就看见我那本小册子放在她的床头。我问她:“你相信你所读的吗?”她说:“我信,先生。”她的声音非常微弱,我得靠她很近才能听得见。那时,我对神的医治还没有现在懂得多,只知道为我在异象里见到能得医治的人祷告。于是,我告诉她关于奈尔姑娘得医治的事。我建议她做个祷告,求神引导我藉着异象来为她祷告。(后来我才懂得,尽管神仍然藉着异象向我显示许多人得医治,但凡相信神之道的人都是能够得医治的。)

米尔敦的聚会继续下去,神继续祝福,直到会众增加到几百人。有一天,我要在多多恩富特的蓝河里给人施洗,那天下午准备给30至40个人施洗。当地刚刚有一个牧师举办了一堂传讲反对浸洗的聚会,但那天下午,神大大彰显了祂的大能,以致于他教会里超过15个人穿着漂亮衣服走进河里受了浸。

那个星期里,乔治娅一直在祷告,“主啊,请差遣伯南汉弟兄再来看我,给他一个我能得医治的异象吧,那么我就可以与其他人一同受洗。”因此,施洗那一天,乔治娅非常烦躁不安,哭个不停。她妈妈试图让她安静,但她的心碎了,平静不下来。

施洗结束后,我到莱特弟兄家吃晚饭。布瑞斯弟兄也随我们同去,上次那个异象应验的时候,他也与我们在一起。但在吃饭前,圣灵对我说:“现在不要吃东西,

到树林里去祷告。”我就对他们说：“我出去祷告一下，晚饭做好就摇摇铃(他们有一个老式的乡下晚餐铃)，我就回来。”我进到树林里，开始祷告。

但是很难静下心来祷告，因为树林里有许多芒刺扎到衣服，而且我又担心赶不上晚上的聚会。不过，我终于静下心来全力投入了祷告。很快，我就进入圣灵里了。后来，我听见树林里什么地方传来呼喊声。我站起来，太阳已经落山，树林里暗了下来。晚餐铃早已响过，但我根本没有听见，他们又派人到处找我。我刚站起来，就看见一缕金色的光，从天上射进树林里。有个声音说：“上路去卡特家吧。”就这些话。这时，树林里各个方向传来呼叫我的喊声：“喂，伯南汉弟兄，喂，伯南汉弟兄。”我赶紧走出树林，一头差点撞进莱特弟兄的怀里。他对我说：“晚饭已经做好一个小时了，我们到处喊你。出了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不能吃晚饭了，我们现在就要上路去卡特家，主已经差我去，要医治乔治娅。”莱特弟兄问：“你很肯定吗？”于是，他就喊布瑞斯弟兄，我们一起上车，朝卡特家的方向开去，大约有七英里远。我们让其他人先吃饭，吃完就直接上教堂。我们不能等他们，因为异象说要我马上去。

神总是在两头做工。你记得，就好象神救彼得出牢房时那样，天使在监牢里拍醒彼得，带他出监；而在马可家里，使徒们都聚集在那里为彼得祷告(徒十二：6~17)。乔治娅此时正是异常烦躁，她妈妈很苦恼，就进另一个房间开始祷告。她说：“主啊，我该怎么办？那家伙伯南汉来到这里后，就把我女儿激动成这样子，而她这九

年来一直处在垂死的状态中。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然后她就沉入祷告的灵里。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说:“往上看。”当她抬起头来,她以为看见有影子在墙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人,样子象耶稣。她问:“主啊,我能做什么呢?”主在异象中对她说:“现在来到门口的是谁?”这时,她看见了我,还有两个人跟着我。她根据我的高额头和把圣经夹在胸前的样子认出了我。她说:“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于是跑进隔壁房间喊道:“乔治娅,有什么事发生了!”她把见到的异象告诉女儿。当她差不多说完时,只听见“砰”地一声门响,她抬头一看,正好我走到门口。我没有敲门,直接走进屋里,又进了她们所在的房间。乔治娅的妈妈朝后跌坐进一把椅子上,几乎晕了过去。我直朝着床边走去,说:“姐妹,不要怕。你所事奉所爱所祈祷的耶稣基督,已经垂听你的祷告,并照异象显示的差我来。站起来吧,因为主已经医治你了。”

我拉着她的手,请记住,她已经多年没有自己离开过床了。别人甚至给她换一条床单都很困难,因为她全身一动就会痛。她的头看上去几乎是方形的;眼睛深深地陷进去;胳膊最粗的地方也不过扫帚柄那么粗。但当我说:耶稣基督医好她时,她立即用自己的脚站了起来。她妈妈就大叫起来。在9年中,她第一次看见女儿在屋里走路,这不是靠她自己的能力,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没有任何人搀扶她。当我要离开她们时,乔治娅的妹妹正好跑进屋,一看姐姐下了床,也惊叫起来。

后来,她父亲回家时,看见女儿正坐着弹钢琴,他几

乎晕过去了。他跑进城里,告诉他所有的人已发生的事。乔治娅走到院子里,坐在草地上,看着花草树木,不断地赞叹着。她仰面望天,说:“神啊,祢对我是多么的好!”她真是快乐极了。

那天晚上,教堂座无虚席。星期天到了,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施洗仪式。下个星期天,乔治娅和奈尔姑娘都在多多恩富特受了洗。现在,乔治娅是米尔敦浸信会教会的司琴,已完全康复了。读者朋友们,请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致有关人士:

我因患结核病卧床不起达8年零9个月,医生都已放弃对我的治疗,我的体重还不到50磅,似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然而,从离我们家大约35英里的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来了一位威廉·伯南汉牧师,他曾在异象中看见一只羊羔被缠住在树林里,哭着在叫“米尔敦”(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伯南汉弟兄从没到过这里,也不认识这里的什么人。他到了我家,按手为我祷告,呼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名。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抓住,立即就站起来了,感谢神的大能医治了我。这8年来,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然后又在河里受了洗。我现在是这里浸信会教会的司琴。这次奇妙的医治所带来的远不止这些,在我这份见证里,没有篇幅把所有的都写出来。任何人若有兴趣了解我的医治,我将很高兴写信或口头详细答复你们。

乔治娅·卡特

印第安那州米尔敦。

异象之六:关于自己得医治的异象

看到基督显现的那个异象过后不久,我又看见另一个异象,它与我自己将得到的奇妙医治有关,对我特别有意义。在异象中,我似乎很高兴,好象刚悔改信主那样。我朝大路走去,正轻快地走着,很喜乐地打着空拳。那时天色已晚,走着走着,突然间,似乎有一只大黑狗向我冲过来。我以为它要来咬我,我就向它踢去并喊道:“滚开,你这条狗。”

我这么踢过去后,那“狗”就站起来,我看见是个高大黝黑的人,穿着黑衣服。他说:“你喊我是狗,是不是?”我答道:“真对不起,因为你的手和膝盖都撑在地上,我以为是条狗。”他咆哮道:“你喊我是狗,我要杀了你!”他从腰带下面抽出一把长剑。我恳求道:“先生,请你谅解。我并不知道你是人,我以为你是狗。”当他离我近些时,他看上去就象个鬼魔。他把我逼退到了一条水沟边,并吼道:“我要教训教训你,我要杀了你。”我答道:“先生,我并不怕死,因为我心里已经接受耶稣,祂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我只想让你明白,我刚才说错了话。”但他仍然说:“我要杀了你。”我靠着墙无助地站在水沟边,而他往后抽回剑来准备刺我。

我大喊起来,就在这瞬间,我听见从天上有大声发出,下来一位大能的天使,正好站在我的身边。天使用严厉的目光盯了一眼手持长剑的人,那人就往后退,长剑落地,仓惶逃窜了。然后天使看了看我,笑了一笑。

他拉拉长袍裹紧自己,就升上天去了,这位天使看起来就是日后造访我的那位天使。

我高兴得大喊起来,因为我知道神已派祂的天使来保护我。

我确实相信,两年前这异象已应验了。那时魔鬼把我逼退到一个角落,用恶毒的神经紧张症想夺去我的生命。但在危急的关头,神差祂的天使来,当场救援了我。

在我一生中,每隔几年都有一段发病期。在这段期间里,我的神经变得很紧张。有一次大会中,我站在台上,为病人夜以继日地祷告,每天只睡一点点时间。其它的聚会,常常拖到凌晨2点才结束。我知道这样做是在犯错误,但当我看见那么多受疾病折磨的人,我的心就牵挂着他们。我意识到,能否得到祷告对许多人来说是个生死的大事。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虚弱,但是我挣扎着继续做下去。终于,在塔科马城和尤金市的聚会结束后,我对同行的弟兄们说,我不得不取消已安排好的其它聚会,要休息一段很长时间。实际上,当时我的精力已消耗到一个地步,我自己心里也不知道能否再回到事奉的工场上来。

我回到了杰弗逊维尔的家,但是我的体力似乎无法恢复,我以为我要死了。有一天,我们教会一位执事柯蒂斯·胡波来问我:“你好点了吗?”我回答说:“还是不行,好象我是身不由己的。”他说:“伯南汉弟兄,我在机场有个工作,你跟我一起去干吧,那对你的健康会有益处。”当我到了机场,结果感到更遭糕,我以为再

也回不了家。我跑到机库去祷告,我哭着说:“神啊,我知道我犯了许多错误,求祢饶恕我。人们想要我做各样的事,我完全搞糊涂了,唯有祢能帮助我。主啊,我再也受不了了。”不知怎地,我还是回到了家。

大约那期间,我去了梅奥兄弟诊所做一次检查,看到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所以,在炎热的八月中旬,我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住了5天。那些医生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检查我的病因,给我做了每一种检验。

在这段期间,我一直在祷告。我对主说,患各种神经紊乱的人来参加我的聚会,神都医治了他们。神也向我显现了许多其他人得医治的奇妙异象,他们就得了释放。我祷告说:“主啊,祢还从未向我显示一个我自己从这可怕的神紧张中得释放的异象。”我的体质虚弱不堪,似乎连使自己去相信神的道也做不到了。明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

那天早晨醒来后我对自己说,再过几个小时,我可以拿到关于我病情的报告了。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会永远感激神。突然间,我进入异象中。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看上去就象我自己在那个年纪时的样子。我站在他身边,教他如何打猎。附近有一棵老枯树,我对那男孩说,不要走近那棵树,那里住着一只危险的野兽。我捡起一根棍子,敲击那棵树的一侧。突然,从树枝上跑出一只大约6英寸的小动物。看起来好象是只鼯鼠,长着黑色锐利的小眼睛。哦,是个狡猾的小动物。

接着,我看到它准备要攻击我们。我没有带枪,只有一把小猎刀。我知道这把小刀是没有用的。我正想该把小男孩藏到我身后,好保护他,但这时候小男孩却不见了。那小鼬鼠象闪电般地向我猛扑过来。但就在它扑过来之前,我听到主的天使在我右边,说:“记住,它只有6英寸长。”

然后那小动物扑到我的左肩上,它从我左肩到右肩,又从右肩到左肩,快如穿梭,我无法用小刀刺它。当我张开嘴要说什么时,它一下子钻进我的嘴里,并穿过喉咙,进入我的胃里,开始在我的胃里翻滚,滚来滚去,滚个不停。我喊道:“哦,我该怎么办?”这时我又听到一个声音说:“记住,它只有6英寸长。”

异象离开后,我朝旁边一看,只见我的小女儿贝基,我妻子都还在睡觉。我知道这个异象是指我的胃病和神经紧张。那时,我的胃容不下任何东西,体重下降到100磅左右。我想起天使说的:“记住,它只有6英寸长。”我祷告说:“神啊,请帮助我明白这个异象的解释。”我开始考虑,也许“6英寸”表示我的神经紧张要持续6个月,但好象不对。然后我想可能是指6年,但似乎也不是答案。

直到那时,我还从未想过我的神经紧张共犯过几次了。就在这时,我的嘴唇似乎在自言自语,我好象在说:“也许这是指我要犯六次这种病症。”正在此时,我感到圣灵以巨大的能力降临下来,然后圣灵的洗再次临到我身上,又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地临到。我开始回忆我犯这种病的次数,我第一次犯这种毛

病是在 7 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只会哭个不停,因为我家里事事都不顺。我父亲酗酒,我变得忧郁和神经紧张。差不多每 7 年,这种神经紧张的毛病就要复发一次。我回忆着,是啊,这次正好是第六次。我很喜乐,因为我当即确信主是藉着这次异象向我表明,这是我犯病的最后一次。

我曾自己想,医生肯定要给我动手术,切除一些胃部神经。但是,医生的手术刀正是异象中的那把小猎刀,是无济于事的。

我去诊所拿体检报告。医生们聚到一起,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我尽量地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一位主管医生说:“年轻人,我抱歉地向你宣布,你的病是从你父亲遗传来的。在你出生前,你父亲就酗酒,因此你这病永远也好不了。你的神经影响了你的胃,导致你吃的食物发生反胃现象。这是不治之症,我们不能为你做什么,你这辈子已经完啦!”

想一想,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告诉我,我这一辈子已经完啦!但是赞美神,就在医生说那些话之前,主已经藉着异象对我说话,说这次犯病是我最后一次受这可怕的折磨!

我回到家,母亲一见到我就说:“儿子,我做了一个梦,是关于你的。”母亲从前也做过一个关于我的梦,那是在我悔改信主后的几天,她在梦中看见我站在白云上向全世界的人讲道。(这梦现在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我希望能很快去欧洲、非洲和澳洲讲道。)

母亲接着说:“儿子,前天晚上(即我看见异象的同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独自在房里睡着了。梦中,我正在工作,而你躺在门厅里的一张床上,几乎要死了。我正在想,你可能随时都会死的。后来我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象鸽子咕咕的叫声。我赶紧跑到你躺的地方,只见六只白鸽子呈‘S’形从天上飞下来。它们一只一只地落在你的胸部。这些鸽子是我所见过的最白的鸽子,它们“咕咕咕”地叫着。它们看上去似乎非常的难过。然后你说:‘赞美主。’之后,它们低下了头,又组成了‘S’形,边叫边飞回天上去了。接着我看见你起来,完全健康了。”

哦,这些话给我多么大的鼓励啊!两天后,我坐在门廊上读波士务弟兄的小册子《基督徒的自白》。然后我打开了圣经。通常我不相信,一打开圣经就能在那页纸上得到一个信息。但是,这次却是一打开,眼睛就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这段经文:“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已经藉着启示、异象和祂的道来对我说话。突然,好象有声音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十五:26)我接受了这医治。我进屋把我妻子搂在怀里说:“亲爱的,神已经医治了我。”

赞美神!我全心全意地爱祂。我今天的健康状况比我有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我多么感谢神。只要我活着,我都要感谢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到,神已经应允我的祷告。

第二十二章

海外之行——

赴斯堪的纳维亚

差不多3年,一直有许多邀请要伯南汉弟兄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举办一系列医治聚会。但因各种情况阻碍而未能成行,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感到这些肯定是神的呼召。1950年1月,本书作者又加入了伯南汉一行,他让我做一个去芬兰的安排。这是信心的第一步,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旅费的钱(五人一行光是单程机票就要二千二百美元),实际上,由于最近所发生的某些事情,伯南汉弟兄还有一些额外的债务要还。然而,在2、3月份的聚会中,就筹足了资金来偿还那些债务以及预订一行人的飞机票。4月初,我们在纽约市的好信息和曼哈顿中心结束了3天的聚会后,一行5人(伯南汉弟兄、巴克斯特牧师、杰克·摩尔牧师、霍华德·伯南汉和

本书作者)做好了去欧洲的准备。

1950年4月6日

1950年4月6日下午3点钟,我们一行登上了大型远途客机“苏格兰旗舰号”,向英国伦敦飞去。1909年的这一天,是伯南汉弟兄的生日。1917年的这一天,美国放弃了历史上的孤立主义立场而参与了欧洲大战。历史学家又告诉我们,公元30年的4月6日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也许我们一行人有理由这样认为4月6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飞机以每小时超过300英里的速度和超过2万英尺的高度飞越大西洋,载着我们一行人于第二天上午降落在伦敦附近的诺索尔特机场。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参观这座世界最大城市的一些历史建筑和教堂。我们在伦敦这座大都会停留的几天中,最饶有兴趣的是参观了卫斯理教堂。我们也参观了卫斯理故居,最后进入了约翰·卫斯理每天早晨5点钟祷告的房间。在离开那房间前,我们全都跪下来祷告。那真是永远难忘的时刻。

我们又花了2天时间在巴黎参观名胜古迹,然后乘坐一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去芬兰。4月14日我们降落在赫尔辛基,有好几位牧师来迎接我们,包括马尼能牧师,就是邀请我们来芬兰的牧师,还有梅·以撒逊姐妹,她是我们出生于美国的翻译员,她的芬兰语知识为我们在芬兰聚会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第一场聚会在梅苏哈理举行,有七千人参加。之后,

有几千人整个下午在外面排队,4 人一排,队伍约有半英里长,都想在全芬兰最大的礼堂中得到一个座位。

当赫尔辛基的大礼堂借不到时,我们就往北走,到了离北极圈不远的库奥皮奥城,在那里举办了五天的聚会。这城市的人信心很大,发生了许多神迹奇事。其中之一是一个战争孤儿维拉·伊哈雷娜得医治的事,本书其它地方附有她的照片。她本来是身穿支架、手拄拐杖的,但当伯南汉弟兄从她面前经过时,她满有信心地摸了一下伯南汉弟兄的大衣,就神奇地得了医治。于是有两、三个晚上,病人们就一个一个地从伯南汉弟兄面前走过去,他为每个人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每次聚会结束后,都会出现一大堆被病人弃掉的拐杖和手杖。巴克斯特牧师负责下午的讲道,会众们兴趣盎然地领受了他的信息。摩尔弟兄和我负责上午的聚会,并专门为聋哑人和盲人祷告。每天上午都有7、8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得了医治。有个男孩恢复听觉后学说话学得非常快,竟能为其他接受祷告的人当翻译。有一件事引起会众极大的兴趣,就是当聋哑人耳朵开启后,他们学起英语来与学芬兰语一样快。

在库奥皮奥城时发生了一件事,是我们一行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是一个在车祸中被车撞死的小男孩复活的事。这件事已预先在异象中显示给伯南汉弟兄看。我们让库奥皮奥城索尼能牧师来讲述这件非凡的事:



【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非凡而令人震惊的事,

这件事对于伯南汉弟兄和我们这些刚好作为见证人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3车人到坐落在附近风景美丽的高地上的普若了望塔去做一次难忘的旅行。这次出游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经历之一,因为神的祝福临到了我们。当我们从普若往回走时,一件可怕的故事发生了。前面一辆汽车因闪不开而撞倒了两个在前面穿过街道的男孩,把一个撞飞到人行道上,另一个撞飞到五码远的一块田里。一个昏迷不醒的男孩被抬进我们前面那辆车,另一个叫凯利·荷马的男孩被抬到我们车上,放在坐在后排的伯南汉弟兄和以撒逊小姐的胳膊上。摩尔弟兄、林协弟兄和我坐在汽车的前排。

在我们急忙赶往医院的路上,我通过译员以撒逊小姐问那孩子的情况怎样了。伯南汉弟兄用手指摸着孩子的脉搏,回答说,孩子似乎死了,因为脉搏一点也不跳动了。然后伯南汉弟兄按手在孩子的心脏上,发现心脏也不跳了。他接着又检查孩子的呼吸,察觉不到任何呼吸。然后他就在汽车里跪下来开始祷告。林协弟兄和摩尔弟兄也在祷告,求神怜悯这孩子。大约过了5、6分钟,我们快要到医院时,我看了一下后座,吃惊地发现那孩子已睁开了眼睛。我们把孩子抬进医院时,孩子开始哭起来了,我意识到一件神迹已经发生了。

另一个男孩较早到了医院,但还是昏迷不醒。当我把客人送回旅馆时,伯南汉弟兄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们车上的那个孩子肯定能活下去。’

当时伯南汉弟兄对另一个男孩能否活下去还没有把握,但到了星期天晚上,他根据星期天清晨所见的一

个异象向我保证,另一个男孩也能活下去。就在伯南汉弟兄在他住的旅馆里对我说这句话时,那孩子在医院里已奄奄一息。然而,据医生说,星期天夜里那孩子的情况已有好转,尽管在我写这篇文章的4月28日那天,那孩子仍时而陷入昏迷状态。(后来消息说,那孩子已完全恢复健康了)。在我们车里的男孩凯利,只在医院里住了3天就出院了,相对来讲他感觉良好。

星期五晚上聚会时,伯南汉弟兄对我们讲了他2年前在美国看到的异象,说那天下午他为车上的男孩祷告时,那个异象就应验了。那晚聚会前,天使向他显现,提醒他两年前的那异象。两年前,他曾向数千人讲述过那个异象。现在,两年前的异象实现了。伯南汉弟兄的库奥皮奥之行是神永恒计划中早就预定了的!我们库奥皮奥的“以琳同盟会”的人感到惊讶,主对我们是这么好,祂竟赐给我们这么大的荣幸来接待祂的仆人。】

我们离开库奥皮奥城的那天晚上,很多人聚集在火车站里,用他们常用的低音唱着美妙的芬兰歌曲。当火车开出车站时,歌声渐渐地消失,但我们在库奥皮奥城度过几天的愉快记忆,是不会很快消失的。

离“铁幕”仅六百码

回到赫尔辛基后,伯南汉弟兄继续在梅苏哈理举行几天的聚会。有一天上午,我们冒险去了一趟“铁幕”的边界上。在那里,我们离苏联红军只有600码之遥。芬兰边防军围住我们的汽车,警告我们这里不是停留的地方。我们回到旅馆后感到放心了。那些当地的共

产主义份子强烈反对我们的聚会,实际上要求政府逮捕我们。库奥皮奥城前任警察局长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出面为我们干涉,使我们获准继续聚会,没有再受到干扰。整个聚会结束后,我们在一位富有的基督徒太太的城堡里歇了3天。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国王一般的款待。不过,有一天晚上,打开收音机听莫斯科新闻时,我们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我们得知)他们声称美国间谍在某种幌子掩护下正在赫尔辛基活动。我们知道莫斯科电台指的是谁,对于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名声”,我们丝毫不感到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们知道倘若战事突然爆发,在离苏俄枪口仅10英里之遥的芬兰首都必定立即关闭一切出口。曾有一种谣言说,由于苏联打下美国的一架飞机,美苏关系破裂了。这虽证实只是一个谣言,但仍使我们心里感到不安。恐惧笼罩着欧洲,多数芬兰人民知道,苏共势力的大坝冲过边界,把整个世界推入哈密吉多顿的恶战中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芬兰国家教会的牧师们接受医治的事工

我们离开芬兰的那一天,收到一封由芬兰国家教会牧师之一写来的特别信件,通知我们说,芬兰国家教会召开了全体牧师大会,通过充分讨论后,该团体在伯南汉聚会的启迪下,投票决定接受神的医治事工。这封信写得很精彩,我们希望在得到可靠的译文后,尽快刊登在《医治之声》杂志上。伯南汉弟兄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并鼓励芬兰弟兄们相信神在他们当中所要行大能的事。尽管我们明白,作为一个整体,芬兰国家

教会投票赞成接受神的医治,但这并不表示该教会的每位牧师都同意。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对者,这也是预料中的事。但是我们在芬兰最后一个上午收到的这封信中,出现的压倒多数的赞同意见,确实对我们是一大鼓励,并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芬兰之旅并不是徒劳的。

挪威

我们向芬兰好心的朋友们最后告别后,登上了飞机,2小时后便达到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在那里,我们发现会众有类似的兴趣,但不幸的是,那里的政府圈子对神的医治事工抱反对的态度。挪威卫生部长曾经强行颁布过一项禁令禁止为病人祷告,作为外国人,我们知道一旦违背这项禁令,就会被驱逐出境。尽管如此,这项禁令也产生了一个料想不到且显著的后果,就是奥斯陆的牧师团体召开一个200名牧师参加的全体会议,会上“与会者只用了1分钟就喊出了他们一致的意见,即要对此项禁令提出抗议。”下面的抗议就是由挪威宗教界著名人士起草和签署的。

致:奥斯陆,挪威政府

诸位先生:

通过信心和祷告医治病人,是福音中固有的一部份,也是耶稣基督生活和事工的一个基点。历代以来,这项教义在全体基督徒的生活和传道中具有牢固的地位。

在此问题上,挪威全体基督徒的态度原则上是一

致的,尽管在具体作法和形式上各地各教会可能有所差别。

有鉴于此,下列签名者态度鲜明地对我国政府有关机构的作法表示遗憾,并对有关禁止性规定,以及对基督徒传道力图推行审查制度,提出抗议。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这种作法具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性质,并且违背了自由敬拜的原则。

我们建议由奥斯陆警察局强行实施的禁令立即废除。

1950年5月5日,于奥斯陆。

抗议委员会名单:

H.阿萨可—克里斯汀森,

挪威浸信会秘书长

艾温德·伯哥瑞夫,

国立教会主教

O.何勒斯比,

教授及著名作者

路德韦革·厚普,

挪威救世军首席秘书

J.B.加纳司,

福音派教会团契副主席

奈而斯·拉维克,

国会议员及挪威西部国内布道协会副主席

阿而弗·莱尔博士,

“不从国教”议会主席及循道会联合会主席

塔夫·斯多拜,
福音派传道人团契主席
阿而弗·巴斯颠森,
国教教会教区长
丹尼尔·布伦德兰,
编辑

接近午夜日照之地

我们从挪威到了瑞典,在哥德堡举行了几场聚会。在延雪平举行了一次晚上聚会,接下来的 5 天在厄勒布鲁举行。著名的《传道报》报社就位于这个城市,从那里不断地出版了一期期的基督徒读物。第一场聚会是在公园露天举行的,有五千人参加。我们在厄勒布鲁逗留期间,在各方面都是很愉快的,我们相信也是很有益的。

伯南汉一行从厄勒布鲁到了恩舍尔兹维克,那是位于北极圈南面不远的一个小城。据估计,帐篷内外挤满了大约六千人。据说——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世界历史上北极圈附近最大的一次宗教聚会。尽管当时是五月中旬,半夜时分却有足够的自然光线,可以拍下帐篷的照片!

从恩舍尔兹维克我们往南到了斯德哥尔摩,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其活跃成员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主日学有五千人左右。我们与列维·彼得弟兄和他儿子奥利夫(奥利夫是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翻译)在一起的时间,是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逗留期间最值

得纪念的经历。有两个下午,我们很荣幸地和列维·彼得弟兄进行了私下的交谈,他的谈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位弟兄外表毫无架子,靠着神所赐的智慧,他在过去40年中很大程度上引导了瑞典全福音运动的发展。彼得弟兄具有单纯的信心和属灵的敏锐性,这使他能打下“全福会”事工的坚实基础,直到今日瑞典“全福会”的工作在全世界还是很有名气的。

伯南汉弟兄的事工在斯德哥尔摩很受欢迎,事实上,到我们离开时,彼得弟兄表达了对伯南汉弟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重返瑞典的愿望。于是,我们的海外之行就告结束了。伯南汉弟兄和我们全体都很喜爱这次欧洲之旅,但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乘坐的巨型客机从斯德哥尔摩机场起飞时,我们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就要回国了。

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艾德威尔德机场。当伯南汉一行人的脚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大家都露出了快乐的微笑。

伯南汉弟兄回到了美国。斯堪的纳维亚之行已成为历史。他迫切期待着一次早该得到的休息,并去山里度假。当然,过不久,他又要继续夏季大型复兴会的传道事工,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他知道主会保守他远离恶事,直至进入神的天国。正如古时的但以理所听到的:“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十二:13)

信息磁带和书籍

威廉·玛利安·伯南汉弟兄大约有一千一百个英文信息录在磁带上,其中许多已编辑成书。若需要磁带和书籍的话,可以写信给以下地址索取:

VOICE OF GOD RECORDINGS

P.O. Box 950, Jeffersonville, Indiana 47131 U.S.A.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本书是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工具，获准以家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作为个人使用或免费发放。本书在未经神之声录音机构®书面允许下，不准售卖，大量复制，在网站上发布，收藏在检索系统中，翻译成其它语言，或用于募集资金。

欲获得更多资料或其它阅读材料，请联络：

VOICE OF GOD RECORDINGS
P.O. Box 950, JEFFERSONVILLE, INDIANA 47131 U.S.A.
www.branham.org